

藝文志 分三篇上篇仿班書例志書目中篇仿文徵例志文下篇志詩

上篇 書目 分經史子集

易傳 六經解 春秋疏解 四書略解 宋進士毛璞著

禮記疏解 明進士李實著

五經註疏 明舉人韓位甫著

五經集粹 清舉人何登燧著

四書集註 清舉人何飛鳳著

琴臺學說 清貢生李含志著

易述五種 易歷一卷 易蘊一卷 易文一卷 易門一卷 易貢一卷

清恩貢生郭潤德歲貢生郭耀德合著

入聖要言 師說 清舉人陳英著

格致堂語錄 清庠生車雲湘著

孫子十家註節本 道德經集註 金剛經集註 清廩生曹國佐選輯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書目

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經史入門 治經一變 易孝合參 古文尚書簡明辨 周易從宜便俗讀

本 尚書約解分段便讀 毛詩約解標韻便讀 周禮排文便讀 儀禮指

要便讀 春秋集傳便讀 二戴記合編便讀 爾雅指要便讀 治經簡法

重輯四書讀本 孝經訂本分段章義切解 大學古本分段切解 中庸

定本分段切解 孝經實施法 論語治要 學庸合說 論語諸賢學案

顏氏學記 孟荀合龕評點 演孔圖 墨子分前後兩派攷 和通八教圖

說 三我頌 仁書四錄 清舉人李偉著

江陽譜 晉永嘉中曹永叔著 見通志今失傳

江陽異聞 闕名 今失傳

紹興瀘南兵變錄 瀘南牋天錄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有此名作者失傳

瀘州庚申志 明弘治十三年敍瀘兵備副使羅安纂 今無存

江陽志 明教授李濬著

瀘州辛未志 明崇禎四年知州全天德纂統括舊聞備一代文獻亂後無存

瀘州丙寅志 清康熙二十五年知州王帝臣奉總制蔡毓榮命延聘張我策
搜羅殘闕据拾舊聞成上

瀘州己丑志 清康熙四十八年知州張士涪因巡撫能再修省志據丙寅志
輯呈

東巖志稿 清舉人周其祚著自領鄉薦至服官訪問搜求參合王張兩志輯
成此稿

瀘州己卯志 清乾隆二十四年知州夏詔新輯林基深採東巖志稿成之詳
核簡當嗣後修志悉因之

瀘州庚辰志 清嘉慶二十五年知州沈昭興纂初十六年知州余梅村奉制
軍命續纂稿成未刊王元本余觀和復考載籍參以見聞爲綱八爲目十六
並取屬邑新志隨類附入

瀘州壬午志 清光緒八年知州田秀栗鄧林纂華國清施澤久分纂
方山志二卷 雲峯慧安南海僧月蓮輯 板存雲峯寺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書目

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三餘錄 宋進士毛璞著

章奏賦詠三十卷 宋太僕少卿許沅著

計部大事記 少岷存稿 明戶部郎中曾璵著

初溪集 明進士朱子和著

丹水詩文集 明舉人韓位甫著 艾千子有序 見藝文

西臺疏草 明御史李惟觀著

東園雜詠集 清隱士張我策著

之溪老生集 勸影堂集 清隱士先著著

味回集 偶存草 清舉人周其祚著

冲然堂文集 清進士林中麟著已梓行

抱經堂詩文集 清舉人林基深著 藏於家

本朝十二家文選 巴蜀薪傳集 清舉人何飛鳳選

未信編稿 清舉人何飛鳳著

方山文集 清舉人王正常著

少鶴遺稿 清進士王元本著

尋樂堂文集 清庠生林基崧著

水竹山房詩集 清舉人陳英著

聽竹山房時文 清舉人萬孚著

事餘集詩一卷 清舉人李樹敏著

桐琴山房三集 清廩生劉遵著 上中詩下辨論

知勉齋詩集 清廩生萬知瑩著

友鶴山房駢散文四卷 苜蓿謠二卷 清舉人李登淮著

水月吟窗詩草一冊 清貢生李含志著

閒閒草 清廩生張學古著

松石山房詩文集 清歲貢生周于高著

山憇山房文集 清庠生萬慎著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書目

三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十硯齋遺稿四卷 清陳嘉麟著

穀詒堂詩存二卷 清進士羅經學著

友竹山房詩草 清馬騰驤著

聽濤吟館文集二卷 清進士黃紹謀著

勞人草草一冊 清廩生陳金華著

塔陰書屋詩鈔一冊 清舉人高桹著

高給諫奏稿二冊 日記八卷 晉輶日記一冊 遺稿一冊

詩鈔一冊 藉禪堂詩鈔一冊 清給事中高枏著

快隱堂詩文一冊 清舉人高楷著

郭公純詩集 清廩生郭雲龍著

鴿原錄一卷 金鑾瑣記百首 珠巖山人詩鈔 清進士高樹著

清菴堂詩文集 清增生車鳴盛著

雙桂山房詩草六卷 清庠生何錫璠著

唾餘初集一冊 清廩生陳忠炳著

鶴田詩鈔 清舉人杜應鳴著

抱璞堂詩文集 清庠生楊宗漢著

隨月軒詩文遺稿 清廩生江維瑛著

韻碧山房詩稿 清貢生蕭毓俊著

仁世堂詩文集四卷 清廩生曹元琛著

澹園詩鈔八卷 古稀前後集四卷 清庠生任謙著

直坡詩文鈔二卷 清貢生陳鑾著

十柵山館詩鈔八卷 詞鈔一卷 清歲貢生鄒宣律著

睫園吟草二卷 清廩生孫燧著

蘇山詩草五冊 清副貢蘇啓元著

澹遠齋詩存二卷 駢散文各一卷 秦蜀征程一冊 清庠生蘇俊著

樂素齋詩文集 清舉人陳鑄著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書目

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蒙藏邊事管見一冊 蒙藏主事羅廷欽著

荻遺唸舍稿 清廩生艾希濂著

儀顧堂詩集 清陶開永著

鑄錯齋詩草四卷 清舉人王沛霖著

歷朝詩教錄 兩漢八家文鈔 江陽詩文偶鈔 清廩生曹國佐編輯

梅氏文鈔 怡養齋文存 清舉人梅光鼎著

瀘縣志卷第七

乙亥重編

藝文志

文

籌國用疏

宋 李鳴復

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陛下試思之今之爲國其有九年之蓄乎今之國計版曹實司之分版曹之責任者內則有司農外則有四總領是也臣家於蜀嘗究觀蜀之總計矣蜀賦總入之數以緡錢計之歲約二千五百餘萬向也和議未絕煙塵不警尙可支吾今也邊戍倍增用度益廣每難酬應朝廷以其數之不敷歲降七百萬緡以助其費此其大略也臣邇者忝丞農扈亦嘗究觀農寺之出納矣農寺歲催之額米以石計凡一百三十餘萬錢以緡計凡一百六十餘萬以既入之錢糴未入之米以供一歲之用農寺之所催僅可爲一歲之出求其儲積以備不時之需蓋無有也類而推之湖廣總計猶是也淮東西總計亦猶是也此所謂經費之外卒有緩急取辦於朝廷之樁管散在他所者不得而知也其米斛之在京城者可得而言也曰兩豐儲曰中下界其倉凡四以石計之總不過二百萬水旱之科撥歲寒賑濟閏月之貼降皆於焉取之此猶曰常程也最可慮者江西湖廣粒米狼戾之地昔號樂土今爲盜區虎豹橫行鴻雁來集賦輸不入綱運轉虧諸總所以匱乏昔常截大農之綱以周其急矣寇賊未平漕運未至則其告匱必不能已也農寺以貼降請嘗撥樁管之數以償其虧矣截撥之令不容不行則其求償又當與之俱也移東而補西已非策之得已若捉襟而肘見不知計又安施識者殆凜凜焉可不急爲之圖也哉去歲浙右之地皆以稔告朝廷和糴視舊有加廟算深長動中事會獨惜乎任是責者不務大體競爲淺謀錙銖必較則負販之徒安能奔走以聽命網羅交設則藏積之家不免懷疑而待價名爲和糴實類科糴始於趕時終於失時然猶幸其可以爲國計之助他不足問也今日之勢迫矣所積有限而所以仰給者無窮將何以爲計臣願陛下軫

念時變之來急爲根本之慮其於時政實非小補

論用兵可憂者五疏

宋 李鳴復

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金子才并除三京留守中原故都盡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不一載而坐復之此固薄海內外喜聞而樂道也然臣實憂焉所謂得之易守之難也中原之兵所至清野邊闕皆知之特朝廷未知耳襄帥之所主在和旣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勳淮帥之所主在戰亦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爲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迨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盡起兩淮之夫悉空兩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漕運撤防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恐遇大敵勝負未知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有所餘不爭其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卽吾財也築甬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卽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皆吾民也今咸無焉所獲者空城耳必

也散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闢貨可通川竭谷虛邱夷淵實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不講和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性不滅金不止也今釁隙旣開忿心必激邇者偏師相遇小戰不支然其國酋將佐猶深居草地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則其禍愈大將恐不擊籬籬而直犯吾之堂奧不爭指臂而直衝吾之腹心此可憂者三也邇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闕內以弭蕭牆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弗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乘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走秦隴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爲界志非不大論非不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韃寇南來王師小衄亦可小警矣而斂兵據險之外沿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沿江也當風寒之衝者荆襄也子才握闔之權未嘗至洛陽報罷制闔之命乃使守襄

聞諸道路子才與葵爭欲得開封爲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韃人直趨峴首徑擣江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征橫斂未有不自用兵始今天下費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特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陝府行之熙河至湟鄯之敗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兌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爲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用度未足萬一楮價益賤艱於支遺又何以爲策此可憂者五也雖然臣猶有言焉益之告舜也首發其歎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也而終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人君能於是八者戒謹敬懼雖異類莫敢不來王矣臣所憂者五將相事也益所戒者八人主之事也陛下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躬中興不難致矣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謹釋憲法疏

清 高 樹

奏爲謹釋憲法二字源委以正俗說而杜流弊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恭讀上諭預備立憲基楚等因此欽仰見皇太后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凡屬臣民莫不歡欣鼓舞慶萬年有道之長矣臣遭際聖明莫罄贊揚何容贅議惟是憲法二字經典罕見不知者以爲外洋新名詞臣謹考據本末以正俗說而杜流弊謹爲皇太后皇上陳之伏查倉頡造字憲從害省文中從丰草亂生貌言治國家除民害如農夫之去亂草焉下從橫目與心言人人心中皆當守此法也嗣是古之帝王因一事定一規則謂之法法既定而子孫臣庶世守之謂之憲字造於倉頡中古應當有憲法而書缺有間二典無憲字謨始有之曰慎乃憲夏書仲康曰臣人克有常憲商書傳說曰監於先王成憲周書穆王曰永弼乃后於彝憲大抵皆虞唐三代憲法也而憲法二字連綴成文則自唐宰相陸贄始其擬授韓滉平章事制草也曰內誥謨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

贊之意蓋謂貞觀政要爲有唐一代憲法滉爲相望其舉行故制誥及之贊博通經學而達治體屬文一字不苟日本最重唐文變法時不便借用泰西語言文字見贊集中此二字辭嚴義重遂爲新政之美名近年奏疏公牘常引用此二字叩以何出則舍贊不言而言出自外洋新名詞臣甚惑焉且新名詞之流弊不少矣臣考外國憲法既行上不虐下貴不驕賤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有合羣愛國之心無官府士民之隔此憲法之體要也臣以中文譯之曰公曰信曰簡曰質曰和可也而世人偏引新名詞曰平等曰平權又見細民無失所之嗟婦孺有必伸之隱僑寓不安則責言於鄰國匹夫無罪而慚謝有公卿此憲法之仁惠也臣以中文譯之曰皞皞曰籟虞曰各得其所可也而世人又引新名詞曰民權曰自由又見名分不可妄干時事無妨婉諷是故鄭校不可毀而違律者報館可封烏臺不必扃而讐言者演說可散此憲法之寬嚴適中也臣以中文譯之曰寬而有制威而不猛可也而世人偏引新名詞曰言論自由又見上議院爲朝廷股肱下議院爲庶民代表上必協於下者欲知小人之依下必

質於上者願備芻蕘之采此憲法聯貫也臣以中文譯之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可也而世人偏引新名詞曰政黨曰民黨又見或出或處門戶不分知古知今品流互重館閣大有藏書之府山林永無禁錮之儒此憲法之大爲包容也臣以中文譯之曰處羣不爭並行不悖可也而世人偏引新名詞曰新黨曰舊黨又見羈人所至保衛送迎禁令偶違悉歸裁判兩國之官長相見脫帽握手以修儀列邦之兵弁乍逢注目舉鎗以示敬此憲法之大同也臣以中文譯之曰賓至如歸入國問禁愛人者人恆愛敬人者人恆敬可也而世人偏引新名詞曰均勢又見德建新軍以抗法日爭半島以拒俄士卒入陣不願生還婦稚捐金咸知助餉此憲法之成效也臣以中文譯之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可也而世人引新名詞曰義務凡若此類不可枚舉知者觀其大意而得其真銓愚者語有重輕而惑於祈嚮介在疑似別於毫釐是不可以不辨也獨至憲法二字造於倉頡而文成於陸贄粹美無可疑者而世人顧目爲新名詞何哉愚民不解無足深論士大夫奔走功名不暇考究一

且行人失辭數典忘祖亦中國之恥也然而失辭猶小焉者萬一以訛傳訛謂憲法與民權自由同是新名詞則憲法固重而民權自由亦不得獨輕甚且謂憲法之中卽隱寓民權自由之義則流弊伊胡底也臣不揣固陋謹爲憲法二字分別考據亦孔子爲政必先正名之意至朝廷舉行憲法如臣所謂體要仁惠寬嚴聯貫包容一一徵諸事實以底於大同而坐收成效焉則堯舜周孔所
有志未逮者亦漸已逮之又豈僅媲美泰西日本而已哉洵如是也臣願爲優游盛世之民而拭目俟之矣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旨政務處知道欽此

瀝陳四川亂象請更換川督摺

清 高 枏

奏爲四川全省亂象已成辦法日行竭蹶懇請特簡重臣馳往補救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近日聞京中大小各官皆以四川可危爲言復徧訪四川鄉人所得家函皆言盜賊飢民會匪義和拳分之爲四合之爲一其形大著其勢甚危始自川南之長甯興文納谿江安等處盜賊縱橫該督猶復掩飾及至資陽安

岳事起殺教士毀教堂戕教民劫署圍城報紙紛傳而外人之責言日至該督猶不能補救弭患已然馴至盜匪蔓延全境騷動附近省城一帶邪拳盜賊指不勝窮省城門爲之晝閉加以飢民麇集所在擄掠閭閻困不聊生官吏無能爲計日來外間傳聞奎俊電至外務部瀝陳窮蹙之形是其辦法竭蹶已可想見臣於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盜風各情上陳並壽辦法其時但去一貪濁釀盜之阿麟除五六惡劣之州縣卽可倖其無事乃今已閱三月阿麟仍鋸首府捕務一切毫無振作無怪閭省州縣相應成風匿盜諱盜畏賊養賊以至於今也然已至此又非專去一首府所能補苴也飢民當賑拳匪當禁會匪之爲首者當捕誅盜賊之糾衆者當攻剿募兵於裁兵之後籌餉於缺餉之時此非坐鎮雍容之督臣所能爲也四川稍一蠢動邊界則西藏松潘協餉則滇黔甘肅鄰封則湖南湖北在在均有掣肘之虞征輸不繼商賈不行楚蜀新舊賠款數百萬必有不能足額之勢而苦累遂將迫於朝廷關乎四川者如此關乎大局者如此非特簡精明果決穩練堅固之督臣往膺督篆必不能保大勢將

危之四川卽不能保私心自危之奎俊早年奎俊爲蘇撫本屬中正和平及入川任劉心源又得藩司周馥以相助故吏治卓然可觀土匪亦卽時撲滅及劉心源周馥相繼升任乃深信貪黷之首府阿麟昏憤之藩司員鳳林故四川之多盜成於州縣州縣之諱匿成於阿麟阿之濫居首要則又督臣奎俊有以縱容之也言路諸臣有知之者率以奎俊爲軍機大臣榮祿之族叔皆恂恂而不言今事勢急迫至此與其徇小節而壞完善之封疆何如循公義而紓兩宮之宵旰懇我皇太后皇上召榮祿問以四川今日情形奎俊是否實能勝任在榮祿公忠體國必能據實面陳更懇命榮祿等於京外大臣中擇一能紓蜀禍之員請旨簡放迅速馳往或可轉危爲安以圖補救於萬一臣今日言之亦恐緩不濟急若復隱忍貽誤非輕謹將大致情形陳奏外並就所知開具清單於後臣爲急圖補救全局起見且職司糾劾迫切縷陳是否有當伏乞謹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首府阿麟之門丁王四與督臣門丁表裏爲奸賄賣各缺悉由阿麟與王四主持每日午後王四坐青紗大轎徑入督署面告該督門丁其應如響故督臣不惟去阿麟而不能並去阿麟之門丁而亦不得

一藩司員鳳林年老昏憤一事不理凡札委差缺一聽首府門丁與督署門丁所爲無不遵辦且於各項捐款解庫時加收陋規督臣毫不禁止

一四川去冬今春皆缺雨栽插不及十分之二至四五月雖有小雨不能補栽米價陡貴石米漲至十兩以外該督在川乃謂雨水調勻糧價平易且六七月間省城外窮民食大戶者每處聚集二三千人省內拉人勒贖之事亦復時有所見川西川南移家入城者紛紛在道該督乃曰人心大定此皆阿麟等巧爲朦蔽所至

一道員朱上洲督臣義子也去年帶營駐紮合江有川黔合拿之盜魁馮紹武逃入其營朱上洲遂極力袒庇及沈秉堃通稟大憲索而誅之朱上洲竟無庇盜處分而反得調劑夔州府釐差

一官運局銀鞘及商賈銀鞘向皆銀擔幫挑運每次一二十挑護送者荷鎗保

衛以行乃去冬至今春在榮昌富順各界遇大夥盜匪劫奪九次共二十餘萬之多官不爲理近則瀘州江安富順等處每日劫案各至七八起省內外則每日十餘起

一四川向無拳匪聞因已革浙江臬司榮銓充軍到川沿途州縣竭力辦差繆夫僕役至二百餘人及抵省城阿麟以知縣王永平所賄八千金之房住之又爲之盛其儀衛以壯觀瞻拜會官府列隊而行愚民聚觀轟動仇教之官始得如此尊榮無業游民羣相推奉於省城東門外十五里之大麪舖南門外十八里之紅牌樓北門外二十里之龍潭寺無不假拳爲名直煽惑至新津雙流縣竹一帶該督不能斟酌時勢將榮銓移駐僻邑乃聽阿麟逢合肇此禍端

一瀘州知州榮麟係榮銓胞弟嗜好太深精神短少性情浮滑前年以瀘州事繁資州事簡上稟求調上年又以瀘州稅契較旺復請調回督臣皆曲如其意榮麟回瀘適鄉間獲盜送官榮麟斥其擅自拏人將盜開釋且謂事主曰若非爲富不仁何以被搶於是盜愈得志瀘屬多盜自此而始瀘州爲繁劇地方鹽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局銀庫常積百萬銓麟疲滑無能其地益大可憂

一本月十八日邸鈔有川督甄別屬員一單保舉安岳知縣如栢查如栢旣署安岳縱到任未久亦當在兩月內而安岳鬧事卽近在目前乃不以爲辦理不善而反登諸上考况該督於資陽鬧事曾將甫經到任五日之馬成基並列彈章何爲事同一律辦理兩歧又所劾有知縣雷金銘聞此人的是賭棍劾之甚當特雷金銘前在川省並非差員前月在京驗看至今尙未領憑出京豈人未到省文憑先到歟督臣盡職全在舉劾分明而竟敷衍搪塞如此

一該督素性慈柔凡處決盜犯皆素食唸經去冬督署火災有兵勇竊該督珊瑚頂玉翎管者兩司請訊明正法該督游移不決及正法後猶復嗔怪兩司而省城匪徒不感其恩益欺其懦

一長甯興文江安交界之萬里箐上年鄧雲峯卽擁衆二千餘人在其地開爐鑄礮聲勢甚大遠近皆知官長不敢過問相率諱匿近且裹脅至四五千入四出劫掠

一四川武營廢弛已久自協鎮以至都守凡有劄委汛弁之權者營求委署非賄不行甚至兵丁補額亦必由賄而進省標將官尤爲異常貪贖

一威遠後軍統領丁鴻臣上年奉派來京所帶兵勇沿途騷擾行至巴縣所屬之唐家沱逗留一月軍械多委棄而去比抵漢口逃亡亦已過半乃本月十九日邸鈔該督以星馳入衛朦混請獎所保武弁如此其爲有心欺罔可知

續嚙嚙議

清 王正當

川有匪名曰嚙嚙卽盜也其初無業而蕩不過三五人耳久漸十百爲羣始戮白繼搶劫甚而姦殺人逐之則砍木支刃以拒民遭其毒視若蝎虎宋懷山作嚙嚙議大指用連坐法顧廷尉跋謂連坐恐擾民當求詳於官愚謂二說者修而兼用之可也醫者治病當視其病所隱伏之處而力治之斯其患可立解嚙嚙之搶劫不至於殺人卽不敢以聞於官其不敢以聞於官何也事一聞則吏胥不能無需索而有司畏處分反以窮姦詰宄之能搓磨事主或忿不顧身當捕送而坐食城中者若干人其爲時或延至數月小民懼所費之不資遂相以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隱忍而不以告而嚙嚙益得以肆行而無所忌由是以談隱忍者民之過而非民之過矣計莫若力行保甲卽責成保甲以舉首以集捕而嚴禁吏胥之需索今之保甲現行矣然懸牌已耳未見實行也保甲就近聯屬十甲爲一保有保正選公正而幹者充之爲盜爲窩卽首舉審實大懲之有賞反是而誣陷罪坐而徇隱罪連坐內盜去也外來之嚙嚙則羣起而集捕製器械明號令置木籤一戶置鑼一勾鎗一有警則鑼傳戶出一人持械往無故不前者罰拒捕格殺例勿論凡舉首捕送執籤入令無阻一切傳稟鋪堂諸陋規絲毫禁如是則無顧慮而民氣壯無使費而民志鼓舞責保甲之舉首以清其源卽用保甲集捕以竭其流以人治人此治病之良劑也比年以來案未嘗不犯然犯一懲一黨與窩弗問也黨何嘗不緝窩何嘗不究而仰之差捕民益擾蓋差捕不利於眞犯而利於素封眞黨以賄縱眞窩以賄隱而捕風捉影株及無辜官不可無役而患有蠹役御之無術蠹役飽民必饑是以外感之故而轉致內傷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不知安民卽所以弭盜爲治而不擾則元氣固元氣固則內亂不

生外患不入矣是在善治國者

招民榜文示

明 吳登啓

各郡流寓瀘民知悉爾等鴻飛肅肅豈不思歸蓋虞集澤未安故迴翔而復逝目今度之可以歸矣赫赫王師天心助順逆賊滅此朝食可歸者一本道十年蜀吏洞悉民艱六腑皆春一腔似水雖廁法司而正憲必偕民牧以求芻可歸者二總府效金城方略兵民兩安間有往來客兵過而不擾可歸者三州城當水陸之衢馭氏居貨賈人通貨舳艫上下生意甚饒可歸者四吉甫興周人傑也鹿山獻瑞地靈也不必擇土卜鄰但旋故里處處安居可歸者五江之南北皆沃壤力能莠彼豐草孰我嘉禾何難積千倉而盈百室雞犬桑麻之景只在目前可歸者六可歸而不歸意或曰懸弧志遠何必懷此江城樂土堪怡聊以棲遲衡泌獨不聞萬派尋源仍會海千枝落葉必歸根又不聞梁燕營巢知舊宅老狐泥首不忘邱何必舍己之父而謂他人之父舍己之母而謂他人之母喪家狗尾籬下頻搖鷓鴣宿枝頭自矜得所祖宗墟墓睨如紫塞骷髏世守田園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三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拋若邊陲赤地捫心自問能不憬然粵稽西漢曾移俠士郭解以實關中之曠土迨我國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實富榮二邑今固不能移外籍之民於江陽亦安得空江陽而遊爾民於外籍噫嘻雙塔雲封六門煙鎖西巒靜峙東水空流以三巴扼要之名區鞠我茂林修竹六十千額賦一緡之貢莫供數十萬丁男三尺之童安在連雲甲第堪嗟灰燼之餘四望田廬竟作虎狼之穴本道若繪圖以獻縱不得倣移民之例豈任爾等久假而不歸况天地有人乃成三才郡伯綰符總爲民社爾等不歸則社似培塿城如甌脫虛受牛羊之托徒糜司牧之肱將使覩菑畚於石田責空桑以杼柚胡可得哉示後速整歸裝士農工商各人有業鄉村城市無地不春爾民所好欲得所惡欲祛口不能言本道心誠求之條陳具報議革議興蠲雜差力役之煩戢遊卒黠胥之擾嚴釐奸宄敢云白日青天慈撫善良願作和風甘雨生聚教訓次第觀成所謂既遠來之必安之也其掛名戎冊者原未食糧非衷甲者比祇以棠蔭不及於逆旅乃借庇於細柳之陰倘願明農列鎮自有寬典本道濫竽巡南駐旌江上昨冬以來

餐魯公之貸米坐諸葛之草廬麾鹿豕以爲民呼木石以爲吏上體廟堂宵旰下憐州制沉淪日昃歸鴻如母念子是用嘔心嚙指告爾瀘人庶幾倦飛而知還毋或衰然而充耳

贍軍田碑記

宋 魏了翁

瀘爲郡介江洛二水間密邇疆場自熙寧升帥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爲泉十數緡而官不加予也民日以病眉州青神楊公由工部尙書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具修嘗以歲儉爲民代償所輸之米且前守嘗欲代輸而未給也亦爲代之又念餉皆軍儲未裕發七萬緡以助之然終以瀘人抑配之害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瞻郡國蹙蹙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爲乃知清心約己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之軍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其制且地中有水爲師地上有水爲比此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旣非令典亦無明文雖考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參之遺人食宜官給而質人與司兵又各有受馬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民者若虎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知於何而給大抵政無傳而四司馬與士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憑私臆決直以田穰苴司馬法爲證審如其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二牛使盛世有此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寡與六畜車輦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夫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算正邦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檢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何怪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

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迄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楊公市田以供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舉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社會養濟院義塚記

魏了翁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而二氣雜揉強弱異質短修異類貴賤貧富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者位乎兩間有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流南裔猩鬼與鄰誠不自意身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聖靈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瀘川縣庠繕城郭植觀闕念民困於科糴歲以四萬緡敷二萬斛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予爲出少府餘財增至二千斛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徧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士民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時糶糴爲穀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沒新收之交細人末作昏暮得穀春揄無所出緡錢萬有三千糶米千斛爲倉廩於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概量糶以元值將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會不能常糶乃與寮吏躬視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於太府寺丞王公大過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入三百斛約其所入可飽百人第歲久腴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療孤且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塚自故相趙文定公名創於真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於寺之南而男女混淆牛羊蹂踐過者顛泚乃爲相地於使君岩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各二十丈出緡錢三十萬庚之甃石爲穴凡無主之喪全而藏之周以土牆飾以門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

十有三斛歲儲其入於常平庫而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傅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爲是也節縮浮費此四方之邦交幣獻不有其一錢以臻於是是無不可以無紀予愀然曰是惡足紀也古之爲政壯有用老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秩瘠齔跛躄斷者侏儒有食其徒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幸而道死也瑾之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骹也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得其所此君公師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區然爲小惠以說民且社倉歲糶之數視昔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爲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癯殘疾顛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瑾死之不廣也爲之行營高燥多其兆域益其儲峙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於是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之乎自聖賢視之直不滿一笑尙足以爲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

重修州治碑記

明 鄧 卿

瀘蜀大郡也上接滇貴下連荆楚人物之產文學之富甲於他郡其州治肇自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六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宋嘉熙間國朝洪武三年州守陳侯謙重修之然自鼓樓公庭以及廨宇露臺等制皆未之備也成化乙未滇之臨安邢侯幹自司空郎中奉命來守是邦越明年政通人和乃慨然曰州治政教本源而聽其湫隘何以承流而宣化於是命工匠經理之崇其臺址廣其矩度歲己亥十有一月而鼓樓成製壺漏定時辰五鼓分明矣庚子八月後堂成棟宇森嚴八窗明淨退食有所矣壬寅秋廨宇公堂儀門露臺相繼落成承流宣化胥於是乎在其布置整齊規模宏遠誠足聳具瞻焉嗟乎是舉也前守衡陽賀侯讓嘗圖爲之矣以費浩弗果崑山張侯翔嘗經理之矣以軍旅故中止今侯從容區畫而民不知其所爲可謂善爲設施者歟抑民之戴侯也如其父母故不俟刑驅勢迫翕然就役所謂經之營之庶民攻之者歟侯在瀘凡七載其耿介之節冰蘖之操信於士庶久矣是舉也成適郡人戶部主事陳綬監察御史李復貞守制於家諸縉紳以爲侯之善不可沒共伐石以誌不朽而屬予爲記遂述其概如右云

學田碑記

王藩臣

州大夫岳公具仰治瀘之二年民恬士淑訟息風清惟日詣學宮與博士弟子員講道論學津津懇懇如也嘗慨學制多所頽缺爲增修其垣墉而聖輝之櫺星門左畔有八角樓屹峙據勝者亦爨木其中使無傾欹八窗門梯皆備而學宮成一鉅觀矣歷發民樂捐田共計四分歲可得租二十四石有奇實諸廩資士饘粥此嘉惠之大凡也公以入覲行廣文蔣振先與其生徒閔效孔等思紀其事以昭久遠而徵文於予予度不可辭則亦就事論事鳴其以儒術卮國事不爲俗吏已矣公固關中名獻能永其先大夫之賢且思罄展之其爲政挺勁不撓可與薄雲霓撼金石而揆情合度嘗近易以親其田畷之孱魯者性復至潔清纖垢不染嘗見其輕舟遊燕行李一肩左右列蘭桂二五行如是而已瀘素多黠役自公之來皆水竄穴奔無敢入市今在官者率羸尫僅僅持槩戟於是窮鄉婦子羣高枕而頌生成矣語曰有內觀者必有外樹公惟學得本元故能以其真神自治以其餘緒治人新巒宮而養髦士固其措治之一端也而意念深矣是豈徒誦遺經塗治迹囂囂然誇詡一時者哉廣文蔣振先等皆躉予

言曰以是頌公政不必備也而未始不備也遂筆之使刻焉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吉日記

重修雲峯石橋碑記

闕名

江陽多佳山方山爲最初名回峯宋更以今名云方山左折一峯而下得平阜雲氣常出沒巖谷遂題其寺曰雲峯寺之建久矣而雲峯之高不知其幾上有龍湫春水暴至則懸瀑自巖端下注直擣寺前如長江巨浸浩不可禦先是老僧天然創作石橋厥後僧人法新輩重修之隆慶庚午上元日子偕于實宣登寺之鉢盂石攜觥下法堂訪方山三生等處少憩此橋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水明秀照入輿梁令人應接不暇因誦少陵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若爲此設橋之于寺亦奇矣哉近而圯行者危之或漲作至不可武山之僧法顯等各捐資財協心共成越兩月而事竣其密櫛比其石孔堅其堊孔鮮山若劃而增高水若瀨而增妍蓋雲峯之石橋一新而行者坦坦觀者嘖嘖謂非法顯不足以謀始圖終而集事則法海法會界淳界峻了然了成了達等之功居

多若夫置田以贍焚獻之不及開路以闢壅塞之未通于茲寺俱裨益者非伐石紀名何以示後爰以請於予予諾而應之曰夫橋之爲益始於商盛於周秦漢而下乃各冠以地或稱以水近則多歸於浮屠氏蓋佛慈憫利物爲心而橋梁又爲八福田之一今茲諸釋子克襄厥成直與開山師古峯楚山天然印空相爲媲美何必說三千五十會之妙法運四十八萬座之浮屠而後足以彰西國之靈度南閩之衆哉遂書之碑後來有所考且有所勸以嗣經久之圖焉明萬曆九年辛巳仲秋月念五日立

科舉題名碑記

明王 揆

瀘蜀大州也其士領鄉舉及科第者自洪武甲子迄宣德乙卯凡十有九科士自李清至張瀾凡四十有七人皆仕於中外而其間大理寺少卿張宏志道按察副使李祥則尤顯繼其後而張濬况純則兄弟叔姪後先著名者也志道自巴東司訓陞吁貽教諭祥爲御史陞副使今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駿則少卿之子也朝廷嘉其賢推恩其親於是封志道爲少卿階中順大夫致仕家居瀘守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林道節學官劉訓王綸以州多賢士而少卿父子顯貴如此欲立石題名垂示後人以記屬予予覽西蜀之地岷峨之山聳拔奇秀巴江之水淵淪浩渺靈氣所聚鍾而爲奇偉俊傑之士自昔多人若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楊子雲唐之李白陳子昂宋之蘇少師明允及其二子子瞻子由與范淳夫張忠獻諸公而瀘州則有尹吉甫董允唐子西諸人其事業文章輝煌照耀著之簡冊天下後世所稱道而仰慕者也夫蜀士之多若是而瀘之讀書顯著者視昔有加知山川之靈不獨鍾秀在昔而亦于今爲烈也但挺生存乎天地之秀靈而成就在乎政教之培養政教之本豈必遠求之瀘以外哉獎其先達而誘其小子使之修身勵行窮經博古道守其正學務其實他日出而致用又豈無勳業可紀文采足觀遠則如三蘇近則如少卿父子者哉見賢思齊君子之志州守學官之所取政在此也予故爲之記若乃少卿之學行僉都之德量海內所共知自清而下諸人之歷官行事州人必能談道不待余言也

馬夫人墓碑記

清 于士琛

王蓋詩云俎豆舊祠周孝子歲時誤說白將軍非惟弔古抑以正訛也考尹伯奇之父吉甫佐周中興功第一夫人馬母伯奇生母也夫人生於瀘沒葬東漕尖峯山之陽後世郡牧歲時致祭土人慮其擾也遷其兆於土地垆卽今之戰鬥口是揆諸邱首之義夫人之體魄其憑依茲墟也宜矣國家隆禮前賢詔天下考先代功臣墓康熙四十六年巡撫能以馬氏夫人墓聞請給祀生世襲焉辛未夏杪予署篆江陽甫下車祀生尹良因楚民黃姓盜葬墓側報憲繳訴於庭予旣斷之遷復查夫人墓惟一抔土並無碑誌無惑乎人不識之屢犯盜葬此豈所以彰先賢於來茲者固祀生之怠亦郡牧之失也亟爲清釐其界爲文刊石誌之嗚呼臣如吉甫可謂至矣夫人實伉儷焉子如伯奇可以無愧矣夫人實誕育焉是知夫人之與夫若子並傳不朽者固自有在宜乎歷三千年而一抔之土莫得而湮沒也然則封古塚禁樵牧官斯土者當思與王氏之詩並附垂於勿替云

修考棚碑記

張含輝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九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聖天子加意文教凡天下州縣無不整飭學宮以敦崇儒重道之風卽無不整飭場院以爲選建俊乂之地是場院與學宮並重由來尙矣瀘負山帶河幅員千里控制番禺撫有五屬長江舳艫絡繹不絕實昌松馬叙之門戶荆襄夔渝之咽喉蜀中一大都會也舊制設有場院校試士子與成都九郡等自兵燹後焚毀殆盡每遇試期衡文者調附他郡士子躡屣擔簦閒關以就遂將此鉅典委諸草莽矣二十餘年未有謀復舊制者康熙庚戌楊公奇烈以三韓碩彥一旦來守於瀘下車後振衰起敝百度維新常念場院煨燼使童冠奔走星霜非所以優恤子弟也謀欲率而鼎新之予卽以詳當事報可於是因官廨廢署捐俸創造凡三月而工畢民不知有役是歲六月予校士於瀘見其規模軒豁棟宇巍峨始嘆公之才大而且敏也天下有治人始有治法自場院頽敗以還蒞茲土者豈不知修造之爲宜率以因循安其蠱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使國家之典章法度隳廢於泄泄忽忽之中者不知凡幾今公茲舉不肯仍前人之苟且豈爲瀘之黃髮兒童再覩威儀而際盛事哉持此心上報朝廷下達蒼生

矯其恬嬉之俗而振其明作之神其施於政事之間又何如也爰勒貞珉以誌不朽爲之銘曰維皇作極文教覃敷遐方殊域實籙凝圖蜀南重鎮瀘實奧區巋巋院制堪侔大都自經兵燹荼毒焚燬他鄉就試忍苦羈旅涉水跋山行邁靡靡垂年三十誰議更始天降神君用牧乃疆俗登三五造士不遑規畫創建式擴用光爰因舊址復立文場吉蠲揆景是經是營工勤趨事九旬觀成高廠朗豁殖庭覺楹粉壁宿照油幕風清規度久湮一朝復旦灼知宅俊文章丕煥六經七教日炳星爛永泐千載南州之冠

改建明倫堂碑記

儲掌文

府州縣各有學以與賢育才學各有明倫堂以講道論藝由來尙矣我國家聖聖相承文教四訖一切褒封之典享祀之式宸翰之賜加意於廟學者尤詳而西蜀介在偏隅規制間有未備豈誠力不足勢不便耶毋亦守茲土者兢兢焉惟刀筆筐篋是問而其他直有所不暇爲耶瀘陽襟帶雙江羣山環拱人文之秀甲於川南先是學宮在城南之山康熙己卯以形家言改卜今所其地高踞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一〇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山麓下迫民居殿南向而門東出陂陀而下繚以短垣徑路紆回到者失望乾隆戊辰前署牧孝感胡公觀海奉觀察吳門樊公天游命始鼎新之買地闢門正厥方位既乃建櫺星鑿泮池黜堊丹雘次第就理樊公記之詳矣獨所謂明倫堂者規撫隘陋弗稱具瞻方謀改建而胡公以憂去樊公以調任川北去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蓋將以待夫後之人歲己巳正月既望我晉陵劉公辰駿來攝州篆顧瞻廟學考厥廢興慨然曰是誠在我爰偕二州桂陽劉公承高捐俸以倡別買地泮池之東磴石庀材屬兩廣文先生董其役閱五月告竣棟宇軒翔簷阿華彩高明之觀游息之所於是焉具然後知瀘陽之學非樊公胡公莫與經厥始非公莫由臻厥成抑公之爲此有深意存焉者茲州水陸要衝五方雜處每長吏至輒牒訴紛呶及兩造匍伏公庭非其宗族卽其婭媼甚至一室之內戈矛互操夫惟倫之不明故至於此傳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今公鼎建斯堂揭子朱子所書三字爲之鵠俾過其下者睪然思憬然悟有不恥其囂陵而勉爲敦睦豈情也哉公江左宿儒以經術飾吏治嘗三令於閩旣去而

其民謳思不忘甫蒞瀘首闢鶴山書院招生徒課讀其中日省月試蒸蒸鵲起用以廣聖天子樂育人材之至意而斯堂尤有關風俗人心之大者非直務興作侈觀美而已予與公同鄉又嘗爲瀘屬吏樂觀公德化之成而抑願瀘之人之善體其意也敢珥筆爲之記云

雁塔題名碑記

夏詔新

古者里選鄉舉升之司徒進士之文見於戴記漢有孝廉方正賢良茂才諸名目其弊也爲三府辟召九品中正唐宋以後始置科第其所以取之之法雖代有沿革大都以文詞爲黜陟視古之論官定材者華實愈分矣然因華求實其道亦要於不可易昔人有言尙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尙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世之好爲高論者動云科第不足以得偉人予謂科第固不足重重其所以爲科第者耳今上之丁丑予蒞瀘且兩週嘗慨州志訛舛公暇輒取而刪芟多有所更定閱選舉一則尤脫落蓋兵燹後文獻無徵前此緝志者皆掇拾於斷簡殘編灰劫煨燼之餘宋南渡以前無考矣其確鑿可據自紹興陳王賓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一一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以至乾隆壬戌林中麟登第者若干人自洪武李清以至乾隆丙子盧儲登科者若干人雖僅存什一於千百然固當時知名士也夫自我而信之不自我而久之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因與諸薦紳謀倣唐人雁塔題名故事立石泮沼之旁而勒名其上庶幾來者有所考衆翕然稱善以予爲州長也而授之筆予惟瀘故文物藪自太師尹氏著於周勳名德望天下莫先之者其後董允匡扶於蜀漢成叔翊贊於南宋至有明一代如張李朱韓數大族要皆起家科第置身通榮歷官行事俱卓卓有所表見而韓氏尤以文武忠孝顯豈獨其地靈於昔哉與是選者當顧名思義磨礪拂拭以追步先蹤俾後之人指而目之曰某也忠某也孝斯無負國家制科之意而爲貞珉光典型不遠可以奮然興矣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歲林鍾月

改建永寧道署碑記

夏詔新

蜀南之有巡道也昉於明成化初瀘郡則宏治初始建署嘉靖戊戌江陰薛公甲以其地右隴左伏陽抑陰亢於風水非宜乃築臺於署前之左顏其樓曰大

觀屹若嶽峙截若墉壯今巋然在望者是也國初移駐古藺州爲永寧道而瀘負山帶河車馬舳艫繽紛輻輳自宋學士孫公羲叟刺史魏公了翁俱以爲控制西南莫重於瀘以故近年來當斯任者不駐藺而駐瀘亦由中制外之義也署卽前明故址而構造之規模其高下廣狹考之於古多未有孚且年久剝落已不勝塗飾前監司閩中施公廷翰暨平陽張公載齡又相繼櫛歸於是術家咸以爲言關中張公棟以部郎秉憲茲土甫下車慨然聚衆而謀之曰吾於風水未之講也然此署則顛朽不可仍矣敢不急圖鼎新隨稟諸大憲報可捐貲千餘金庀材鳩工市地於民而遷其位次堂以外悉易其舊始事於乾隆壬午之十月自冬徂春駸駸就緒不虞其遽抱風木也士民羣相與咨嗟歎息之余牧於瀘且八載一切修廢舉墜諸公務靡不刻以爲念而護理道篆者三茲署之不完是吾責也爰割分廉以終事綜其費共二千餘金要之皆無絲粟上糜於帑下累於民也夫職官之去來何異寒暑循環而傳舍公庭者所在皆是公奮然此舉視官事如家事而數百年之頽垣與千百年之疑竇不難改觀於一

且雖工程未竣而其事則根蒂矣爲山平地豈分一簣九仞哉持此心以利物澤民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後之君子其不相繼以圖勿壞思永久未之有也董其役者嘉明巡檢曾之濤分其任者庠生陳維聰余雖尾其成而不敢貪爲己力也謹書端委勒之石焉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仲春

四川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移建碑記

院址初就前清會府舊構於法院不中程會頒三級新制庭員且加廣益迫隘不足以容學海志仲乃請於善後督辦兼二十一軍軍長劉公許移瀘縣試院堂室就圯場屋猶存改作之費規以萬元舉三款而集成之一者六千元則川東各縣司法解款之撥入也二者三千元瀘縣地方法院得舊分院而償其直也三者一千元則出諸瀘縣政府而以之合尖也費既定於是本年春審曲面勢鳩工庀材三月始工十月落成民刑聽訟之庭推檢治牘之室度卷典繕之處吏警服務之場訴訟人候案之所以及廚溷廁踰之屬咸取具焉都凡大小屋宇七十二間四周垣墉凡九十九丈庸土木石工凡九千九百有奇益以髹

漆材料費凡國幣一萬有奇咸著於冊報獨念斯院之成也主於善後督辦今省主席劉公及前政務處長今民政廳長甘公與夫高等法院首長謝公毛公左右之力而今日賴以葺事者則繫乎第七區行政專員兼瀘縣縣長裴公也最初計劃預算者陳君漱雲隨時監視工作者周君洵九也學海志仲亦幸其躬竟斯役也是爲記

重修馬鞍寺碑記

林基深

自釋氏之學盈天下梵宇琳宮所在皆是吾鄉馬鞍寺距城十里許國初寺僧平水翦鬪荆棘創基旅先康熙庚午雍正癸卯兩度重修則寺僧燦白爲之其徒澄源與有力焉嗣是而後寺田屢被豪占里人節次鳴官獲保無恙乾隆癸酉復勒石以杜侵漁余方歎斯人之爲寺謀何其用意深遠一至於此而今寺僧通法尤禪門中之強幹有能者蓋寺僧至澄源下世繼非其人園囿荒蕪花木凋零廟貌亦多就腐敗通法到寺數年竭力滋培元氣漸復又慨前殿狹隘迫欲改爲以乙酉春募衆始事訖丙子冬告竣約費金二百有奇巍峨壯廓什倍曩時中用石柱者八高以丈餘實從前所未有且酉戌兩載秋成不收斗米千錢飢民寄口於木石以工代賑全活頗多竊謂人家子孫匪材往往墮壞祖宗之堂構巒牆泮水中土類繽紛或且置聖域賢關於漠外觀通法此舉豈不可爲汗顏哉而坐視鳩鵲之面形不能破升斗以延殘喘者其用心又居何等也通法瀘人田氏之子二十歲薙髮滇楚吳越間遊踪幾遍云

新修老雲峯重建山門碑記

江世春

瀘之南數十里其拔地而峭立千尋者方山也山之麓叢林碁置其磅礴鬱積鍾爲名刹者新雲峯也新雲峯建自宋閒曠幽深幾逼桃洞沿寺而上嶽奇峻峭約里許有福地焉則老雲峯故址也老雲峯建無可考自五代至宋屢經兵燹久已化爲荆棘丘墟隴畝矣然而高人達士鑿山探奇往往歛歔而感喟蓋以古跡久湮而名山勝地之委去爲可惜也崑山禪師入丈十餘年歲丙子慨然以復古自任於是誅茅除地鳩工庀材經營有日矣予適設帳龍華寺乃登新雲峯與師遊俯仰憑眺卽欲盡覽老雲峯之勝然以工未告竣不果往戊子

春師乃挾予賈勇以登鳥道羊腸巉巖陡絕不敢下視及躋其巔別開異境其新修老雲峯也堂殿兩廂及前殿山門臺丹高明輪奐望之翼然左有池如鏡之澈右有石似獅之踞周遭流覽則又雲捲長風去天尺五飄然凌丹梯而接天語矣迴瞰錦水一縷晶白俯視萬山跳踴躑躅似雪濤沸釜中誠巨觀矣夫以頽圯久湮之蹟歷數百年陟茲巘者咸謂一廢而莫能舉也及觀此事之作在數百年之後不煩托鉢數月而成則夫言人之不樂於復古者其信然也歟方寺之未建也師夢其先師合翁語以速修及請匠開窟寺右苦無水師默然禱之揮鋤泉湧工竟卽止又有木客者自言夢金身人化木遂施梁一根木一筏噫佛之靈也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歟抑師之慧劍芒寒明珠色正實爲法中龍象故有如是之感召歟寺之工合木石瓦墁丹牖及雜作者一萬有餘其耗金約千兩現撥僧焚獻若而人馮家灣買虞姓田載糧五斗一升入爲老雲峯常住亦足以見師之智慮周詳善爲貽後之謀也師湖南郴州永興人也以乾隆九年朝峨眉遂抵新雲峯入定茲建老雲峯爲靜室旣竣磨石求記遂爲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二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之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應鍾月住持慧安立石

州判阮公德政碑記

王正常

州判古稱監州權最重其後權歸刺史州判位尊而偪遇事例以嫌不敢可否雖得爲者亦不得爲坐是才德無由表著瀘自宋韓公國華張公奎以下俱以判稱循吏而元明百不得一二職此之由乾隆辛巳黔南阮公判州事越庚寅始陞雅安令十年中歷署煩劇暨委辦諸重務無寧歲駐瀘實不及五載瀘民德公甚於其行也依依如失慈父母翕然謀誌之石有肅而進者曰公署諸大縣鋤奸宄興學校所至俱有聲是可誌有津津言者曰公開墾馬邊安集窮黎均平中寓寬博今比戶猶生祝之是可誌又有慨然太息者曰公之採辦巨木也體恤夫役如赤子故人樂爲用而民不傷言未既有奮袖起者曰此公之爲德于外者彼旣歌頌之矣請言其德於瀘者瀘爲蜀南殷實地刺史一人不勝理自公來歷刺史四咸倚公如左右手有疑難輒諮焉凡端士習厚風俗緝盜賊裕儲蓄諸大政出於公之贊成爲多而捐膏火以資寒士建體仁堂以收廢

疾修陳公祠於其墓前使民以時祭祀尤獨力任之而不自有其功平居則與士較文課藝娓娓不倦至一毫不苟取位尊而望重又其所性成者願以此誌公可乎僉曰諾夫公惟爲其所當爲雖不得爲者亦爲之而不爲其所不爲直焉而已直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同官無所疑忌用能和衷共治表率屬員以才德自見而恩光施於無窮此日瀘民去後之思豈泛泛哉昔羊太傅有惠政民爲立碑於峴山自是賢有司去率碑之蜀中州牧縣令所在林立不知其果賢與否惟瀘州別駕聖清百餘年來計自公而上不下數十人從未有碑者豈前日之人心不靈耶抑蒞斯任者皆不得爲而不爲而反爲其所不爲耶何獨於公惓惓也嗚呼是又三代之民之直道而行也夫公諱樹字德滋貴州大定學畢節人乾隆癸酉拔貢

重修董侍中墓碑記

沈昭興

距瀘治東南四十里許有地名董允壩蜀漢侍中守尙書令董公允所藏冠劍處也按本傳公之先本巴郡江州人遷南郡枝江漢末公父和率宗族西遷仕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二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劉璋至益州太守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卽將死之日丞相亮嘗追思不置公少以父任選爲太子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卽丞相亮將北征遷公爲侍中領虎賁中卽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公皆專之處事爲制甚盡匡救之理如止後主之采擇責黃皓之干政納董恢之修敬生平守正下士凡皆此類官終輔國將軍以侍中守尙書令延熙九年卒陳祇代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國事遂壞蜀人無不追思公焉予謂守正下士四言有國家者修己治人之要道也後主唯不如此故昵比皓而追怨公終至覆國然則蜀漢之所以能延四十餘年者固武侯盡瘁於外之功而亦公維持於內之力也歟諸葛墓在沔水南定軍山側封土穹隆廟貌巍煥至今居民墓祭者歲率數千人而公塚之在瀘也墓地多爲土人所侵占明萬曆二十六年州刺史阮公時升修葺立碑並樹與邑人韓似甫唱和詩碑於其側迄今二百年來碑圯墓頽漸就湮沒予自丙子歲承乏茲土披覽郡志慕公之爲人欲以公餘之暇理其墓而祭之重以邑紳孫世瑞王藻等之請爰勘定界址刊立誌石繚以垣牆以期永久後

之守斯土者其亦繼踵修葺毋使公之冠劍遺址終歸荒蕪是所望也

改義學爲書院記

劉辰駿

瀘故有義學僑於州倅廢署中改建今所則自三韓馬公始公當雍正九年由叙永丞兼綰州符而倅與署一時並復別購學宮之西得范氏故宅焉庀舊更新規制較宏敞計屋若干楹基址廣狹若干步捐俸金若干兩見於所自題額甚詳嗣後歷任相仍歲必脩脯延師課讀由公志也今年春予奉檄來州攝篆適當天威遠疊西鄙解嚴武功告成文教斯振而雲溪尹同郡儲先生越漁方引年得請留連未卽歸先生素乏宦情恆以嘉惠來學爲己任予以禮敦請於是月望日正席臯比旣又念義學之名特以助夫貧無力者而已今將進茲土之成人君子晨夕於碩師之側日變月化斌斌與三代同風其所屬望尤遠且大不揣弇陋更其名曰鶴山書院而亦以仍存舊額俾無忘所自始云乾隆十四年四月

重修水星閣記

朱 棫

益州居中夏之西南而瀘又居益州之南故敍瀘資道謂之下南以八方之位論之於卦爲離俗傳域內外多火患民以爲苦前觀察余延良謀於衆度地建閣奉水星其上以鎮之閣在道署左垣觚稜嶽嶽雄踞高標與大觀樓逼近而若相頡頏蓋森然表一州之壯麗矣余由甘肅鞏昌郡守承乏下南道任奉祀之餘閒亦乘輿登覽未兩載值秋淋彌月柱礎偏傾機勢甚危謀之都人士鳩工庀材舍其舊而圖其新漸增高焉功旣竣矣郡人請立碑以誌之余以水之爲物也在天爲膏雨在地爲流泉蓄乎原野以厚民之生放乎江河以通民之利有功德於民者必祀之是故敬天勤民之一端也至若不祀水而祀星又必高其閣以奉之者蓋天下無地非水非若川瀆之各有主名而精氣總聚於其星水雖泛而難憑其星實灼灼而可指故不祀水而祀水之星爲其有所統宗也水雖就下之物其星實懸象於天祀以高閣懼其卑而褻也噫余游宦西南歷數千里其間如朝元望仙古之著名於世者嘗身履其地皆邱墟不可復識良以彼爲無益其成毀固可勿論若斯舉者民不能一日去此水卽不宜一

日忘此星又安可一日無此閣哉不然卽謂瀘本南邦居屬火地則尤不可無此水星之閣以鎮之也謹書所見以俟後之嗣而葺之者

重修城隍廟碑記

王正常

祈報之祭達於上下而徧於郡邑者古爲社稷後世乃有城隍城隍之名見於易廟祀莫知其所始考之史有吳赤烏二年之建廟伊耆氏祭蜡水庸居七水隍也庸通墉城也說者以爲祭城隍之始唐張說張九齡杜牧俱有祭文傳於世明初郡縣祭附山川壇洪武二十年改建廟宇制等公廡設座判事如長吏狀迄今守牧縣令朔望展謁文武廟外唯城隍偶遇水旱呼號籲禱唯城隍百姓銜冤辨屈疫癘死亡畏譴輸罪莫不奔走歸命於城隍以致史巫紛若無虛日而祈報之祭盛於社稷鄖郡城隍廟創自前明國朝以來未有起而修葺者乾隆乙卯余奉命守鄖謁城隍見歲久剝落垣壁欹斜及閱城則坍塌若通衢心竊慮之方與僚屬議次第舉而木石不能旦夕致越丙辰春正月荆宜賊蠢動勢甚張余與鄖令葉治亟設策築城會有言城隍廟庇材可假用乃集工分

段築甫竣而城卽戒嚴數百萬生靈恃捍衛以無恐由是迺守迺剿迄五月而賊平竊思建廟已百餘年矣少因循亦可支誰實啓之胡然而議修材庇矣誰實緩之胡爲修而不果直至事會相乘假修廟之用以修城而用無不贍此非城隍於冥冥中相之者耶於是奉血食而歌以侑之凡以云報也夫繕城與修廟自兩事也顧天地間山林川澤莫不有神聚一方之民而爲城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明則城池而陰則城隍也禦災捍患誰其尸之夫有所受之也不然吾屬何修而獲安全也昔北齊慕容儼鎮鄖城始入而梁師至城守孤懸衆情疑懼儼相率禱城隍大獲神助鄖郡城隍前有殺虎事載韓襄碑記中凡祈晴禱雨罔不應蓋威靈顯赫不自今始而今尤異焉繼自今所爲保障生民以捍衛社稷者皆仰賴於神然則祈報之祭不與麋庸山川共厥靈長也哉嘉慶二年郡人張欽若錢先德等鳩衆修建工成爲書所由於石其捐貲姓氏得並書

重修文昌閣暨二程子祠碑記

王正常

周禮大宗伯以燎祀司中司命星傳稱文昌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先王制祀不曰文昌而曰司命司中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又知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卽所以祀文昌也道家者流遂以梓潼神當之謹按神生於蜀之越嶲姓張氏諱亞子爲母報讎仕於晉以死勤事其後唐元禧兩宗入蜀神顯靈異故奉之由是言之文昌天神也梓潼人鬼也合而稱之經生以爲疑顧禮以義起神忠孝大節炳然天壤精氣所聚著於星象如說之箕尾朔之歲星詎盡無稽者卽以梓潼爲文昌固無不可郡舊有祠在府學右歷時既久風雨剝蝕幾於頽壞乾隆丙午歲余調茲邑瞻拜之餘爲愾然者久之越明年紳士等募衆修葺屬余爲倡都人士翕然從之逾月遂完好如初先是二程子祠在河東書院之側某歲祠圯乃移像於祠之前庭昔宋時五星聚奎二程子誕於齊安與周張朱子先後應運而出天人之應昭昭也黃陂舊爲齊安屬邑二程子之得祀於郡也固宜後之人見先哲於羹牆知天人一理仰不愧俯不作人事之盡上合天心不獨文昌梓潼二而爲一卽有宋諸儒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二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亦一脈同源於以風示來茲俾景行有自其有關於教化豈淺鮮哉於其成也紳士等請誌之並以捐貲諸姓氏鐫於碑陰所以勸來者

按蜀祀張亞子爲文昌實以仕死勤事生爲上將歿爲明神如傳說之上應列星東方朔之歲星相同後世尊之太過著爲化書而文昌之祀誣矣化書本庸妄子託言正如三國演義叙諸葛之設壇禳星名雖尊之實爲誣之闢其誣而存其祀倘亦達識者所許歟

花意臺記

王正常

乾隆戊子春余築臺於堂東偏縱橫丈許蒔菊芍之屬花雖少有花意焉按賈耽百花譜名目多不經見尺寸之臺安得盡羅而致之然花有盡意無盡也吾意中有花則凡手拈目觸焉往而非花如介介焉留於意則癖矣吾於花在有

意無意間因名曰花意臺

夢燈樹記

王正常

乾隆辛丑十月二十有二日夜夢觀燈成句云夜月管絃聲細細紅燈盡演魚

龍戲更看玉樹出青霄一串驪珠三十四覺猶記憶之不解其所謂因憶吾鄉上元遍城鄉不二里必有燈樹地多在祠宇前擇其高而廠立石夾豎竿若檣約四丈許頂置小篷篷之下繫正燈燈皆以釋道家所說神像名之其略大者曰玉皇燈下綴小燈分兩行如貫珠始初九止十六燈之數以漸加九夜數九皇燈十至十三數二十四曰諸天燈十四至十六數三十六曰天罡燈而統名天燈又其旁橫列三燈曰三官燈祠內曰佛燈曰神燈村居籬落曰門燈壙野叢薄曰墳燈登高縱目則燈樹與他燈或長如赤繩或點點如列星交相映也維時遊行之燈則首事者手執高柄方燈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字於上中間管絃扮古人爲戲子燈鼓鉦扮俗事爲端公燈長歌短謳俚語小曲爲採茶燈放羊燈近日爲太平燈亦號墊江燈而統名花燈至風喧雷動口喝喝呼爲龍燈魚燈蝦燈車燈走馬燈獅子燈凡燈必於各天燈下演之每明月朗星逐隊尋行往來如織幾達曙歲以爲常蓋熙熙然太平景象也余自己亥冬公車北上茲以護運之役寓彝陵去鄉三載矣偶有是夢遂援而記之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二九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修坡仙亭記

王正常

昔宋漫堂中丞幼時嘗圖蘇文忠公像於座右而貌已侍於其側厥後倅黃州幸與公同益慕效之爰購求詩篇序以行世表章不遺餘力有如此余後生公之鄉幾五百餘歲讀公本傳時想見其爲人及來西陵謁公像又未嘗不翹首峨眉切景仰焉夫文忠砥行立名有先立乎其大者語言文字特緒餘耳至於足跡所經餘風流韻唯西湖最著而營東坡築雪堂臨臯浮春諸遺蹟則齊安較多迄今變遷靡常消磨半不可識然仙風道骨遺貌堂堂瓣香下拜固伊人宛在也公像在赤壁之麓覆以亭康熙間賈太守額曰坡仙歲深亭就圯乾隆庚戌余建之而額仍其舊云

古佛洞碑記

雷良楷

瀘東北五里許有天然石室豁訝軒廠廣十數畝高八九尋窅而深繚而曲清水一綫循巖飛瀉清韻冷然前明萬曆間里人肖佛像其中臨巖構飛閣梵唄經聲與巖泉答和春祈秋報于焉舉事歷歲既久漸就頽圯國朝嘉慶間鄉人

葺而新之建山門顏曰古誼寂寺迄今漸復剝蝕不爲之拾殘補敝勝境爲之減色恐山靈不免笑人咸豐丁巳鄉人復集金錢鳩工庀材壞者補之舊者新之並建東西兩廊繚以長垣不數月聿觀厥成爰志其原委勒之貞珉于以見諸君子能繼前人之志以相與有成矣若夫以佈施爲功德以募捨爲福果此緇流之所爲非君子所樂聞也故不之及

金雞義渡記

何飛鳳

錦水東會資江沿流而上未經十里有地名金雞灣路通滇黔涉是水者日不下數千人胥于此招舟舟子因權其緩急但知索利不知載危約數年而死于舟者纍纍嗚呼千萬人之性命懸於一二人呼吸間民其魚矣里人有袁關梁捐錢四十千又有王承祖周宿公捐貲募化一時同心首事二十餘人得銀五百兩置田若干畝修船四隻以濟行旅事聞太守林公及觀察樊公咸捐清俸以觀厥成而張子寬戴美玉周克明不避利害與義渡相終始焉予嘗沿江自岷山過瞿塘三峽溯河自龍門至熊耳桐柏浮於大江達於淮海計水程數萬里往往遇風波怒濤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屢矣凡舟之人匪商賈卽士宦誰無父母妻子之愛一旦臨不測之淵飽江魚之腹卽幸萬有一生猶且寢驚而夢愕况目擊顛危居可以得爲之地而乃忘其險阻傲然枕席不思與之爲利濟哉今觀金雞義渡落于數人之手建亭立碑集衆美以成一善使風帆浪舶出入於波濤浩淼間如適坦途可謂盛矣後有從善如登者一唱百和則此渡之擴充盡善更不知若何余故樂爲之記以爲人心風俗勸

檢骨亭碑記

曹元琛

出瀘州西南關外踰大忠山而西縱橫數十里彌望皆山壘壘然塚新故相積壓地故淺薄貧無力無親故相監督者率聽役夫所爲畚鍤略舉窆窆卽就深不盈咫尺不踰寸風雨傾圮榱木腐敗骨殖離異豕突犬噬見驅則避乘間則至予嘗過而悲焉乙未州役余河伍榮等爲亭於其麓亭高三丈闊丈餘周以石而虛其中司役二人日循行荒塚拾暴骸實之並籌貲稟州牧方公立案爲久遠計旣成乞記於予予曰嗟夫此紈袴富兒所能爲而不爲者而河與榮乃

爲之乎此仁人君子所欲爲而未及爲者而河與滎已爲之乎自王介甫易助役爲雇役而胥役之橫肆久矣其人大都市井無賴之徒寡廉而鮮恥朝廷終歲所給又不足以贍其身家於是穴社憑城益肆其狡獪之性以長官爲刀俎以百姓爲魚肉伺隙而逞毒者比比皆是矣今河與滎乃如此毋亦藉此以補其過耶抑或其人漸老而其心漸慈耶就事論事固亦與人爲善之君子不忍瑕疵也然吾又聞之世有業雜骨者或陰賄守亭人竊取脛股膀膊之屬混牛羊犬豕諸骨中而售之以漁利茲之亭安知其不類是也無已其少則暫蓄多則合瘞也夫

雲谷洞記

碑在百子圖高三尺七寸廣一尺九寸厚三寸二分

黃雲鵠

傍先涪翁舊題滴乳巖左壘石爲洞成顏曰雲谷洞客曰子名雲鵠字芸谷今命洞以雲谷有說乎曰雲之與芸鵠之與谷均寄耳通十二萬年計之巖與谷亦寄耳有不寄者子不能問予亦不能言其寄焉者烏屑屑爲客會意嘯歌出谷遂書爲記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三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報恩塔記

黃雲鵠

塔在瀘州開福寺當城中最高處宋安撫使馮楫建周東岩志要及通志載馮公少孤離母泊官瀘求母不得誕日羣丐聚乞署外一瞽嫗泣曰吾兒亦今日生若在何至此家人入告楫進嫗詰以生年月日正符復問身中有可記驗處否嫗曰二子駢生聯臂以刀分之一生一死者臂有長痕楫號泣抱扶母起焚香告天跪餽母目復明因建此塔命曰報恩敘述情事甚詳決非傳會杜撰或乃咎舊志不應錄取致通志亦採入且斥爲好怪殊不可解近有一種異學專于掎擊前人于先代正人尤苦心掎擊不遺餘力語稍近理輒薄爲宋儒事近忠孝節義特付己弗能輒薄爲一節之士甚且斥爲怪妄馮公此事與宋朱壽昌近時宜昌鎮羅縉紳遇母事正相類何爲怪妄卽謂其不應崇奉佛法建塔報恩然較之孝廉父別居及耨鋤德色箕帚諛語者相距不啻天淵以之風世厲俗激薄警頑于世教豈無小補吾儕與有風俗之責不敢隨聲曲和特書顛末刊石塔下乞後世留心世教之君子是正焉

溪在瀘城東北八里之羅漢場先文節公謫涪州別駕安置戎州時遊此墜馬書拙溪二字于石以自嘲從者就石刊之至今完好下爲洗馬池志稱公墜馬後嘗洗于此明章懋書洗馬池三字于池上蓋景慕之誠如此拙溪與柳子厚愚溪同意人所共知墜馬特一時失檢何足云拙公自道生平云爾公早負海內文譽陟官清要安坐緘口可致卿相以不阿權貴直書史事遭貶謫拙之一權要怒作史者四人公獨承親見安石治河果同兒戲拙之二公文章孝友海內共尊權貴亦欲羅致公抗節不少屈拙之三三謫蠻荒九死不悔拙之四詩字文翰謫居益工且多獨無一字上千權貴拙之五既不得之任復不卑小官念念不忘涪拙之六時宰授意牧守月報存亡至禁人留居蓆處層樓如乞丐然而賦詩作字意殊自得拙之七挫辱萬狀無怨戚色卒獲令終不屑以愁死拙之八令拙不至此極然當時不拙而巧避禍害善附權貴者今復安在公以至愚大拙孤行一時垂光萬古然則公無負於拙拙亦何負於公哉居人士告瀘縣志

體仁堂八事章程記

敖册賢

上古世風沕穆所以養生送死之具缺焉不備相安于結繩之治泊聖人出易毛血以菽粟易羽皮以絲麻因其乏也而濟以錢刀因其疾也而瘡以藥石因其死也而藏以棺槨塚墓又以死生相嬗古今相續無以述先而詔後也于是爲之文字故三代盛時計井授田民生康富人能自謀養生送死之具且庠序學校之教行農工商賈亦沐浴於同文之化而愾然于斯文之可寶貴迨井田法廢豐民少而嗇民多養生送死不能自爲謀而庠序學校之教不能家告

而戶戒也往往賦性愚闇目不營書策視斯文如土芥而莫之恤故斯人之存亡與斯文之存亡又岌岌乎有不能自主之勢雖先聖亦無如何而待後人之補救者此體仁堂八事章程之所爲作也八事者有四施曰醫藥曰棺木曰棉衣曰年米其不以施名者曰種牛痘曰置義地曰收字紙曰借錢局皆善舉也循其法遵其禁是所望于後之君子

體仁堂六所章程記

敖册賢

昔聖人有志於大道之行而未之逮也其言曰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孤寡廢疾者皆有所養噫聖人志在天下是以仁天下而無一夫一婦之不獲也吾儒體聖人之志而於老弱孤寡廢疾之隸吾宇者坐視其呼號輾轉于顛危阨塞之中而莫之顧此心必有蹙然不安者然徒思恤其人以全其天而不域之以地將飲食教誨法亦有時而窮卽以貞女貞婦言之無舅姑父兄子女之親子然一身思善其終莫大于男女有別深居靜室而後百年之名節全聯其類則氣不孤畫其疆則氣不雜推之老幼廢疾皆當有地焉以域之其在詩曰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今制爲所者六爲章程者四十有七州之窮而無告者庶可庇于斯宇而無害乎

遊方山記

馬騰驤

方山瀘之勝境九十九峯在其上焉遊者不能名其名因從慧安禪師考古乃徧歷之始由雪霽峯上此卽爲第一峯冬雪時諸峯未白此峯先白諸山雪花此峯獨存日光雪影同照最極奇觀雪霽之前有顛池峯顛池之前有龍湫峯由雪霽南則慧日峯爲昔慧于和尚結茅處雪霽西南則五老峯五山磊立如五老狀在雪霽西爲普明峯登之四望朗如明鏡然其後有獅子峯畫屏峯錦屏峯或如獅踞如畫如錦酷肖其容若紫微峯接天峯以其高也文殊峯以其象也千里峯以其遠也文筆峯薄刀峯以其秀也削也又有普賢峯小峨峯土地峯凌霄峯飛霞峯皆以神異亦有望瀘峯饒峯回峯太極峯象鼻峯象王峯俱以形成至若松濤謾謾松濤峯也老桂飄香天香峯也以外有芙蓉峯華陽峯降龍峯風拂峯獅鈴峯伏虎峯觀斗峯登臺峯中興峯雷音峯大都以義

□名因山繪景登其上者一覽盡悉其據山麓之勝則爲雲峯宋有雲峯悅師遊此因是得名殿宇巍峨規模宏敞寬數百丈高數十尺僧衆數百人禪房數百所丈室參禪齋堂延客遊人多悅樂之山後幽篁夾路松柏如雲瀑布飛泉暑不知熱洵塵寰中所罕有每當四月上旬浴佛作會男女相朝拜者攘攘而往于于而來鐙影燭影鍾聲磬聲集稠人于香篆之中遂極一時之盛由雲峯左聞竹浪峯之竹響觀貓兒峯若貓蹲登歡喜峯使人心生歡喜望鉢盂峯宛見捧獻盂盆連而數之爲龜龍峯爲卓錫峯爲東澗峯西澗峯爲玉皇峯白雲峯彩霞峯烟霞峯心月峯石盤峯爛柯峯臥雲峯迎江峯歷歷可指若觀音峯善財峯龍女峯宛然大士之座聖水峯則接聖水之源白練峯則飛白練之瀑由是從妙高峯過德雲峯走別見峯到天臺峯喜狀元峯躅弱獅峯挹芝蘭峯沐瑞靄峯而尤異者玩湧蓮峯有清澗水映如蓮湧波際其間或送或迎峯巒不一曰普照峯曰揮塵峯曰談元峯曰碧翠峯曰賞琴峯曰棋局峯般若峯相傳高僧補衲曰補衲峯也古洞呼猿曰呼猿峯也排如雁字曰雁字峯也澗月

可指曰指月峯卓立如手曰一拳峯有如少林面壁之石則曰面壁峯也別有林泉峯甘泉滴乳耀金峯日出光射跨鶴往還者是栖鶴峯環如玉帶者是留帶峯遠常數百步近或數十步憑臨護國峯四面峯華嚴峯祝聖峯直達昭明峯天竺峯麒麟玉露兩峯寶印金英點石三峯至長壽峯觀石立如壽星象以此終極此方山之九十九峯也綿綿延延蒼蒼鬱鬱千態萬狀莫不離離奇奇也觀止矣

龍馬潭記

陳受

龍馬潭者潭在江陽城東山田中蓋水自某溪歷山田入於此洄而爲潭復自潭歷山田以達於江潭渟涵如直環其長又數十百步其廣不盈畝可以舟潭之中有山焉其長亦數十百步其高不數仞而蒼松古木匝沓陰映之遠瞻森聳儼然雲氣若有神怪余從前嶺遠瞰之識其異旣至則飛薨隱映盈盈一水又如靈山之在望也捷而渡拾其級門之曰小蓬萊其中爲三神殿殿各數楹皆有古木殿不爲宏侈而蘇某觀察所置亭臺樓閣夾殿以起其左右者甚宏

麗窅映竹樹間足以壯此潭焉然已略頹矣蓋人世盛衰之故無不如此者是何足道哉山後有亭眺覽四山間若環若抱皆坡壠逶迤無垠墾之奇余周覽既畢坐殿門大松下睥睨各數千尺啜僧茗而去老僧語予曰每秋水澄澈魚數十百頭自出及夜靜人語亦輒出如聽也

餘園記

萬 慎

餘園者喻君毓人昆弟所葺以居之園也園在小市餘甘渡之上游出州城北門一葦航之循沙磧行不半里卽詣其所門之曰濱湄別墅園割半以棲孥其中有一樓曰花萼樓有水有石有池有亭修成而復毀此外爲筵賓之堂燕息之所春時園中花開爛如雲錦草芊綿被徑柳絲垂作婀娜媚狀都人士女飛觴坐茵以敖以嬉翕然盛也秋高木落風物蕭槭往往夕陽西下櫓聲聒耳出門四望風帆如葉與水光蕩漾隱隱見忠山一角在蒼煙暮靄下又儼然一巨觀焉君爲吾從叔新甫妻兄與余家故有連且意氣相好也余以事入城策蹇棲遲其間信信宿宿月凡數四一日君觴余曰余園名餘抑知名之意乎余曰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三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昔袁子才老人得金陵隋氏之園名曰隨園近盛旭人觀察得姑胥劉氏之園名曰留園仍其名別其意今君姓喻氏而名餘園者喻餘一音之轉以姓氏其園便熟悉人口其隨園留園之例而無俟肇錫以嘉名乎君曰非此之謂也余所餘者僅此園耳余先故業鹽鐵由楚而蜀而滇黔各行省延立門戶星羅棋峙家頗餘於貲余弟兄亦得於其閒暇闢數椽於山光水色間與來青李竹園遙遙相映嘯歌偃仰散慮肆志而賓客賢豪不我遐棄兩祛高蹶惠然肯來如敖靜父包弼臣蘇弗丞諸先生及吾鄉一二鉅公飲酒賦詩婆娑往還無間也自甲申乙酉年饑以來遷延因循生理折閱剝剝啄啄叩關索逋者日更數十番數十輩不能休駢馳翼驅門限爲穿諸賢旣風流雲散此外賓客亦稍引去余兄弟東馳西突先世所遺尺田寸土半爲債家富人所得而其珍器玩好亦復如魯衛分器咸備抵質翩然墮蒂百無一存惟斯園也如晨星如碩果如魯靈光之巋然獨存苟美苟完以甯以居亦若有所眷戀悅慕而不忍決捨者余負園而園不負余其名餘者僅此園耳子曷爲我記之余惟凡物之數當其盛

時取精用宏雖極衆多不甚愛惜而其既也卽小小者亦必鄭重瞻顧不能自
已凡百皆然而飲食起居其尤著也余嘗北游京師見夫諸公貴人當其憑藉
權勢炎炎隆隆一時廣營宅里大興土木靡不百拱千櫨以爲勝抗虹翼綺以
爲華金碧丹青焜耀耳目而妖童戀女爭妍妒寵朝歌暮舞窮極奢靡用自娛
樂不數年間高臺平而曲池傾或其人已死而家破或人未死而家已破向之
歌樓榭館盡變爲蔓草荒煙問其一椽片瓦靡有孑遺焉轉瞬之間喧寂頓異
追尋陳迹渺不可得不獨楊憑之宅白傅居之蕭復之園王縉居之以及昔爲
馬氏宅今作奉誠園者千載而下供人憑弔歎歎也已君今雖稍稍矢志斯園
也禽魚飛潛山清而水幽鬱鬱葱葱致有佳氣視其他之蕩無贏餘者迥不侔
矣夫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惡盈之常也而陽極退而生陰陰極進而生陽
又事會之循環有足信也今者一堂昆季薰薰熙熙讀書課兒金石琅琅時乎
時乎有餘味焉其益鏗除豪習委已於學觥觥矜奮無卽過差將來恢宏聲光
中興其業請操左卷以右卷責之者則繫詞所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將於君
見之矣獨斯園乎哉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三六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移館治平寺記

高枏

癸未十月中旬以舊塾湫隘遷居治平寺東偏虛堂雙翼危樓一角削板作戶
編篋代窗雖爽塏未更晏嬰嫌其近市而秋聲在樹歐子可以讀書觀其山屏
晚青江鏡曉碧老僧肅客古佛笑人墻鈴咏風邀之晤語鉢鐘鏗月略當投籤
此誠兀坐可藥其孤襟聞聲可鞭其惰志者矣矧乃凍雨如溜積雲欲流對榻
哦經擁被申紙就龕取火剝蘚尋碑池塘之草載馨庭階之蘭斯孕羊仲伴讀
喜宿釀之在壇髯奴供庖問兼味之可賈煨芋午餉則燔炙不芳焙茶夜分則
乳膏遜潔鱣啜應晷程課因時筵歡於孔顏甄味於慮皞脩哉館乎蓋不知鄜
市間矣五兄薦糜包君鐵仲暨兩姪外從遊者何子張子十有餘人良契不違
雅境彌遠狀此幽渺並告同志

重葺珠崖草廬記

高枏

珠崖者先祖父瑩所在也去夏先母卜殯後結廬一椽伴慰靈爽白茆再覆黃

篋四周霖霰時漸颿霆或擗鴟隼掠其檐額黽巢其砌址綿歷半載遂以坍塌於今十月復謀更始代竹以木易草而瓦基不改辟楹不再增環堵蕭條間以土壁春秋將事用度溪毛婦子是依亦免露處公瑾友萃坐軒而可邀無忌甥來下榻而斯寢紙錢飛處藉秧歌迎神菜根煑餘以山泉侑裸營只寸晷便乃百族時或落葉宵戶明鐙在窗呼兒誦吟恐貫母誠某孫讀詩某孫讀禮琅琅之聲遠答山谷先靈倘耳之懌之乎色養雖絀志事猶緝顧此卜築北堂瞻之廬共九楹房二間扉雙板窗一區容榻三桌一柜二光緒九年冬月某日記

遊方山記

高枏

光緒庚辰初夏儕輩約遊方山束靈運之屐筐韋侯之茗泛舟東上不數里有山巖崑噓噏雲霧偪側霄漢舟子曰此卽方山也又十餘里抵石礪鎮卵石溜青晴沙炤碧窻衡銜構父老趁墟煙痕炊痕回互如織易舟而行數十武出鎮外山徑邪紆塍隰中絡樹影陰陰遙爽眉睫田路旣罄行迄山麓松釵蓬鬆上捍羲馭蒼路蜿蜒旁無雜木脛力幾勸鐘聲飛來翹首瞿然則金隄一帶石巒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三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雙蹲已至雲峯寺矣外清流橫波水皆縹碧徐颺微扇涼意逼人沿溪而西爲雲峯新寺韓大史士修之墓在焉住持鏜厥荒壠冠以飛宇同治初韓裔訟之不直良足扼腕憩溪梁者頃拾級而登闌黎應門肅客入座授巾滌汗小坐清言山茶斯呈盃飴繼薦客堂四壁斲囱代垣瓊瓏空虛豁此襟懷外敍叢篠時來窺人有聲嚶嚶然丁丁然如唱如和則翠羽翾於上竹雞巢於下也堂棗破山遺翰一聯虯龍蹕驤胚胎懷素破山乃聖可授鉢之師聖可卽方山建寺之祖也又懸何道州五字聯云萬葉出雙桂諸峯同一雲乃其按試時遊山所書寺派出雙桂故云繼乃整衣徧詹佛像佛殿三楹悉跨山趾峙中者佛殿椒圖丁門宏窻冥肅環佛殿者爲僧寮蠡房駢衍禪榻斯在右偏石砌數級級之半石罅窅深山僧因石鏤龍緣罅置吻噓吐幽泉以爲烹茶餉齋之用珠瀑溢噴足沁詩骨中冷之泉何以侈茲寺後杉滿積翠宿靄不威鯨鏗一震白鷺橫飛返照將沉望舒東御溪聲鳥聲爭落枕畔飄飄乎有出塵想焉次晨著屐齒扶竹枝扳蘿拊藤蛇行而上可五六里裁及山頂俛瞰寺觀在雲氣靉黳中週歷

山形峻整靡頗東襟大江西帶潑水結茅寡戶雞犬罕音求蜀漢秦子勅碑不
得土人云何道州到此曾訪之僧畏弔古者踵武已毀之矣惜哉惜哉山何無
靈以護此碑哉遊二日始返同遊者蔣秋帆與其弟墨香孫桐邨龍逸田廖秋
實次則九弟及予也陳迹恐忘爰爲之記

冬夜獨宿珠巖記

高枏

癸未臘月以母塚土薄復埤益之十四日午後由耳城登舟夕景未墜寒月已
升冬山睡沉呼之不起尺波粼粼冽人肌骨巖腹茆舍晚煙始生古木垂頭若
喪魂魄遠來客舫鼓柁爭宿飲犢牧童倒跨看水菜圃連畛雜以黃紫野人三
五脛浪澡蔬葷敕筐籃儲侍朝市遊目旣疲發篋出卷鮑謝名什供我詠歌子
子無儕倍思良伴帖仲季弟昨從今違十月二十二日帖
仲九弟同來山中一歸一遊仲回南溪
九往巴州均之阻

闊塔焉逾頃迺彼岸舍舟而步山月遇予遠火明滅微露林際老母必曰八
兒來乎曩何命儔茲何僂影也言入草廬遽眺岡壑瘦竹不笑層松愈蒼茶飲
無殘燈盡靡膏哆口欲言僅有梓匠經紀李老與談家政難葦漉釀引此冷夢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三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毗邨吠犬又復聞之至三鼓後始遽然睡去也次晨七兄來垂偵宵况記以代
告

三費局度支記

陳鑾

吾瀘之有三費局由來舊矣其性質與他州縣不同他州縣之三費緝驗解也
吾瀘則合緝驗解爲一費學務爲一費慈善爲一費故不同也三費之款始由
民間樂助其後乃抽取契捐二釐自前清同治五年州牧許培身定案以來凡
四十餘載以余所聞三費局素稱殷富鄉中耆老每爲余言余亦深信其貫朽
粟腐也宣統二年冬余爲閬州人士推管三費局財政其明年到局視事值年
者爲李君敏生羅君五峯余詳覽章及各種簿冊乃大異於昔所聞者詢之司
事則曰某款舊章則開支也某款新案所提撥也近數年來驗解少而緝捕多
慈善輕學務重出入大相懸絕余甚憂其不繼思有以整理之而未能也是夏
司法委員來瀘調查局中經費欲使盡歸司法因有學務慈善僅劃若干爲司
法費議已定矣其秋中國各省謀脫滿清羈絆紛紛獨立吾瀘亦以十月反正

厥後局用愈繁逮余與陶君雲璈值年而局中大勢駸駸不可支矣夫以殷富之局元氣尤厚忽焉貧窘如是豈非支撥繁多之故哉當其支撥之時司局事者豈不知量入爲出乃或迫于議論或窮于勢力又不料賊盜蠡起緝捕一費至如今日之多緝費既多而支撥又不能已安得不貧且窘乎余曩閱近年預算決算表冊宣統元年之度支較多於光緒三十四年至二年則稍進矣視元年增加十分之一二三年則更進矣視二年又增加十分之一二反正以後有加無已而局款之盈虛亦視此爲比例由是以推歷一年出款加多一分進款卽加絀一分恐不數年而局事壞矣余甚欲清理財政者有以維持而補救之故記其顛末如此時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也

滇軍救火記

陳 鑾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壬申夜瀘城外後河街火人火之也上抵城堞下訖江濱左距會津門右距東門相去數百步一炬焦土赤燦絳天聲聞遠近余旣居城中去火所尙遠未懼也明日客有造門告余曰昨宵火警變出非常護救者咸能盡力尤爲瀘人所倚重則滇軍也余因請道其詳客曰火之始生由河街居民失慎固未嘗有他故也然是時川南總司令署方獲巨寇研審甫畢火起咸疑其黨羽所爲又值裁汰巡防各軍之後時勢洶洶亦疑游勇勾結故成列後出城門遲之始啓惟其慎也地方司令陳君道循胡君易督飭營勇彈壓指揮五區巡警弁兵水槍水龍濤翻雨注職務所在其盡力也固宜滇軍本居客地乃能與主同憂街衢柵欄分兵屯守傳令戒嚴如臨大敵遇有攘奪財物者卽以軍法隨後誅僅二人而事竣莫不震肅蓋瀘人注重救災滇軍注重防亂設非滇軍鎮攝之力瀘人恐未能寧帖也余曰信哉然誠如客言余轉知懼矣客旣去遂書其所言以爲記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明 薛 瑄

瀘陽張鵬遠來省其兄鵬舉於京師將歸其友人戶部主事王君冶合凡交遊徵文以道其行余猶記少年時從先人宦遊川蜀及東歸舟過瀘陽留再宿因得登覽其山川之明麗風氣之清淑意必有文儒忠信魁奇之士鍾其秀而生

其間余雖未及訪亦嘗志於心不忘後十六七年乃得與鵬舉同登辛丑第時鵬舉已傑然爲名進士又七八年乃得與鵬舉同官內臺時鵬舉又赫然爲賢御史余因竊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其在鵬舉乎既而又知鵬舉之尊府志道先生以學行老成歷典教事所至有聲及鵬舉官顯遂棄職就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豸冠繡衣退居於家余復自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尊府乎今鵬遠水陸浮走萬里來省其兄於官次睽離之懷旣展友愛之情彌篤僅茲一年而又思盡子職於庭闈之間士大夫咸嘉其孝友欲文以張其歸余又思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弟乎昔三蘇父子亦蜀人也鍾眉山之秀而其名聞於今不泯鵬舉洎其尊府既有聞於時而鵬遠方少年一出卽獲美譽駸駸乎有聞行將漸及於是今之歸侍奉之暇其尙益肆力於正大之學他日以自然之充積振揚尊府之家聲接武侍御兄之芳躅則瀘陽山水之秀鍾於張氏一門而流聲於後者將與三蘇同久矣

韓丹水詩文集序

明 艾南英

吾師丹水韓公詩文若干首皆公宦遊所及酬唱征行之作也公自綿而馮而滇自滇而取道建越奉徵書以達都門爲途萬有五千餘里所至皆重巖複澗毒霧淫蒸猿獠狒啼風嘯雨之地然後南踰江淮則金陵之勝具焉刻成而讀公之詩若文者莫不驚其富畏其敏以爲才有過人者而余則謂此未足以盡公也從古征行之吟莫詳於杜少陵而山水奇偉怪癖之好無如柳子厚子厚之愚溪西山幾與酆鄴杜爭泉石之價而少陵自陷賊至行在中更酈秦梓閬雲安夔巫艱難百折盡見於詩然讀子厚之記如復乳穴誌苛政一似不忘情於時勢而誦少陵者必以其饑寒流離一飯不忘君爲重以爲此三百篇之意也推此義以論公可得而知矣公今以衛尉躋戶曹江南之名俊過陪京而問業者踵相接也其所酬唱固與少陵子厚殊科其作令於滇皆當今文武重地亦非如兩公播遷流寓者比然是時西南之亂再見告矣而吾州爲甚公所爲憂家痛國比於北征陳陶之什者不啻數見至於建越紀行尤三致意焉此地諸葛武侯所從濟師以靖南中承平日久當事者視如蛟宮鬼國讀公所

記者如設官會川武定以通聲援摧銀場以共郵傳一二夷弁酋婦忠義之概不及聞於朝與夫川事所以敗而人未知者皆足備當事者之採錄然後知公之詩文與史氏相表裏而區區以櫛風沐雨不廢吟咏爲足以見公之才皆未可以盡公也韓氏爲州望族先吏部之風烈羣從子弟之博雅衆所推畏而余又辱從公遊其知公之深固有出於衆論之外者且公雍容郎署仕方通顯宦遊之轍將半天下所居必皆東南冠蓋財賦征輸軍國寄命之邦非如少陵子厚僅以空言見志而天下所推文墨議論有十倍於滇雲者公將叱馭而驅之蓋不啻九折之坂七縱之橋以箐險稱勝也故吾所以序公者如此要使讀公之詩文者得其忠孝之思而已矣

按此文載天備子全集原註云代作其稱瀘州爲吾州必其人亦瀘人也文千子乃有明大家此序雖嫁名其稱丹水詩文如此必

非苟譽者而今皆無有矣兵燹之禍詎不烈哉

創修瀘州雁塔序

清 何飛鳳

人物者山川之所產也江陽之山自龍泉來袤延至寶山而其氣一聚江陽之水自岷峨來旋城東而抱支江其蜿蜒融結之氣發而生英才俊士者蓋幾千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四一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百年矣當周之時太師尹氏秉憲萬邦所謂維嶽降神者也爵祿七世廟祀至今而滄桑以後鞠爲茂草有心者徒切仰止高山之思夫道德文章乃天地之元氣苞孕而成瀘之人物如蜀漢董允南宋成叔元之毛璞鄧濟明之朱張韓李或以功業顯或以節義傳或以文學著類皆起自科甲與古人鄉舉里選之法名殊而實則一者也自秦漢唐宋以還瀘之登科甲者復不下數百人此吾郡清華靈淑之氣輝映往古來今英英不可磨滅者使芒寒色正埋沒于蔓草荒煙而無從識彼姓字當亦山靈所感喟而太息者也今聖天子右文崇儒立教自學校始而吾郡夏侯撫蒞茲土兢兢以整學宮爲事自捐清俸鳩工庀材廟貌固煥然美備矣而雁塔之舉再三措意余惟前賢芳躅示我周行後人步趨須當尙友因偕何雷諸紳士商之同好期共濟以觀厥成卽未起古人而晤對一室而當年之雄才偉氣亮節高風已與江山平遠同焜耀於無疆也豈止一時一世之計而已哉是爲記

馬氏一門三節序

李惺

瀘之石洞鎮有綽楔焉州人府同知馬君塋所新建者顏以一門三節其曰三節則塋之祖母曾太孺人母龐孺人本生母趙孺人也太孺人年未三十遽失所天孤子二曰國鳳曰國輔國鳳聚於龐國輔聚於趙孺人實生塋未幾而國鳳沒太孺人命以塋爲之後未幾而國輔又沒趙孺人龐孺人共撫孤塋成立蓋柏舟之詠太孺人倡之兩孺人賡續而終之所謂三節者以此聖朝章志貞教首重彝倫凡閨閣中之堅持雅操足以輝我彤管者例予旌表瀘人士以太孺人暨兩孺人苦節之貞宜膺寵錫因上其事於州並達於部部報曰可而恩綸賁焉幽光發焉今夫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所維繫也忠臣孝子不恆有節婦則在在有之人遂疑忠孝難而婦人之守節似易不知事無難易視夫一心自非識力俱定必不能以深閨弱質獨立於危疑震撼之交故節婦與忠臣孝子事或不同理則無二且節婦卽在在有之率散見於一邑一鄉至欲求之一門則不可多得余今年來瀘瀘適修節孝祠祠外表以石坊朝代姓氏朗如列眉自漢孝女元紹以下凡一百三十九人中間自唐迄元因州志久缺舉無可考而此一百三十九人中不無同姓要未有以婦姑娣姒互相輝映者絕無僅有則馬氏一門而已馬氏何修而得此豈惟馬氏卽三瀘亦與有榮施也嗚呼盛矣龐孺人趙孺人已沒今太孺人尙健在當夫寵命之來人咸爲太孺人慶又或爲兩孺人惜惜兩孺人之不及待慶則慶夫太孺人之艱辛於前而慰藉於後也余謂此亦俗見則然耳人之卓然有以自立者不知其苦又安計其甘故雖死猶生在兩孺人固不啻一人而古井無波太孺人之視兩孺人又不啻合三人爲一人也事成而志已遂矣世俗悲喜之情何足以動其毫末也哉余旣以塋之請題其坊柱瀘人士復請以文誌之闡揚盛德誼無可辭故序而論之如此塋之祖父名青雲州廩生國鳳國輔俱太學生備書之使後之徵文獻者有所據焉

郭公純先生詩集序

萬 慎

郭公純先生旣死之十六年其甥馬蘭生秀才刻其詩以行世爲集若干卷爲詩若干首郵寄余爲之序其端曰嗚呼歐陽子所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其信然

耶抑物盛而衰其理固如是耶如先生者滋足悲已先生神解超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顧不事制藝喜爲詩與其表兄富順朱眉君相切櫛上下今古交譽互彈酣恣而不厭時家頗有餘於貲蕩儻好義濟人急揮財可川谷量築琬玻樓以居遊客因眉君以交長州顧子遠宜賓汪梧村漢州張薊雲每當春和景明草蒨禽肥傳觴賦詩詼嘲舞歌意氣豐盛靡然樂也自咸同間軍興以來流離轉徙田荒不治眉君挾其所學爲諸侯上客之粵之燕旣客死於燕賓客亦各引去獨先生寂寥莽蒼山嶺水碓行吟寡儔躑躅悲嘯家漸落樓漸圯而身亦貧且死矣先生詩瑩然而清盎然而和鏗然而簫韶鳴無叫囂凌雜之習蓋規模王孟者先生距余家不三十里與先叔父玉叔君爲石交亦時以詩相倡和記年八歲時先叔父攜余客先生家登琬玻樓先生令屬對稱善並舉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語相戲謔因而拍掌大笑今先生亡矣歲月不居序先生詩忽忽不知爲三十年前事也

國朝文類編序

陳鑄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四三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古文家無所謂宗派之說有之自國朝始時代不一學術不一性質不一不可強同也規制互異各有師資宗派之說於是起焉國朝桐城望溪方氏聚六籍之華闡道翼教爲文一以雅潔爲主而再傳弟子姬傳姚氏選錄古文辭類纂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於明獨取震川歸氏國朝獨取望溪方氏而才甫劉氏附焉歷城周永年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由是步武方氏之文者皆曰桐城派道咸間梅郎中曾文正公倡提其學一時能爲桐城文者不下數十家而長沙王氏遵義黎氏又有續古文辭類纂之刻王氏求合夫桐城之轍者得三十九家黎氏取之較博而每類冠以經史與姚氏異實用曾文正公經史百家抄例也學者循是而取途焉斯亦足矣奚必臃脆雜陳始有下箸者哉近人欲祖惲氏而祧望溪號子居之文曰陽湖派又所以求異於方氏也夫文章之道其源皆出自聖人而未流所及譬一父之子支派日繁不能無性情面目之不似也雖然守一先生之言則鄰於隘泛而求之如遠遊者不知取途終馳騫而無所歸宿余集國朝文不見錄於姚氏王氏黎氏者若干編分爲四類一曰言學之文所以示途也二曰言

事之文所以廣識也三曰言理之文所以範身也四曰言治之文所以致用也而一切遊說如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以及朋友往來酬酢之作文雖工皆不錄非求異於姚氏也文章之體淺深純肆開卷朗然無能諱也學者博觀而約取之以增其閱歷焉綿莊程氏曰墨守漢學非墨守宋學亦非况區區文章必入主出奴繪形襲貌以自附桐城者恐亦非方氏姚氏之所許也

譚大司寇五簋約跋

王正常

五簋約者大司寇譚公撫晉時作大中丞渭南蔣公兆奎述之以貽浦城祖方伯之望刊行於晉中者也余維生人嗜欲縱恣何窮口之於味其一端也茲約豐而得中殆駸駸乎有儉意焉敬繹其義厥美有五因爲說以廣之其山珍海

味雜然前陳故謙菲薄無以娛賓相率爲僞鬪勝翻新守茲約也可以存真其二

杯盤狼藉意氣相傾既醉且飽勉强搢搯以養爲傷入口滋病守茲約也可以

養生其三麋鼠飲河不過滿腹無端暴殄腐餘梁肉盈案充廚物命亦蹙守茲約

也可以惜福其四儉爲美德清淡神恬浪費恣取饕餮無厭古爭一介律已綦嚴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四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守茲約也可以養廉其五逸諺且誕踵事增華管絃燈綵過眼風花弊去其甚寧儉無奢守茲約也可以保家

跋王烈婦傳後

王正常

昔賢謂女未廟見無夫婦恩於義不必死且不必守古來共姜而下皆罕有其傳余竊疑之保孤守節正義凜然古今一也豈昔難而今反易歟抑過高之行聖人不以難能望人故不錄歟吾蜀宜賓龍公輔先生一媳一女俱以貞女守節其女李至斷指自誓先生歿後家中落一子不能立門戶二貞女鬱鬱卒嗚呼可哀也已讀懷山王烈婦傳後世固藉以不朽矣二貞女卒未有傳者因附書於後

劉霖傳

羅廷唯

劉霖永川人也自少負豪俊才隱居不求仕進常客遊瀘州與賢士先坤朋者友善宋季元兵攻蜀德祐元年六月胥萬壽以嘉定降已而長寧開達及巴渠諸郡望風響應瀘州安撫使梅應春殺其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其城降

先是合州守張珏知霖及坤朋名乃深相結納以爲內應至是霖不欲辱身率鄉人起義兵自保乃亟走詣珏獻長計乞兵恢復瀘州初珏疑其反覆未之許也霖慟哭幾絕願以身爲質珏知其無他始決策遣所部趙安王世昌等附霖引步卒兼程潛行至鐵瀘城下夜四鼓遣敢死士數十人梯城而入殺守者破神臂門鼓噪而縱火餘兵乘勢悉入霖當先鋒督兵巷戰獲應春數其罪而殺之盡復瀘地時二年之六月也珏大喜亟表薦霖於朝以參謀幕府累功陞知南平軍事於是川東南依以爲安堵矣居無何元兵轉圍瀘州霖復以計援之十一月瀘城粟盡人相食遂敗霖復歸於珏所元至元十五年元兵取重慶路珏軍潰敗霖亦被執不屈同珏死難於舟中適信國文公繫燕獄爲瀘州詩以悲之云東南失大將帶甲滿天地高人憂禍胎感嘆亦歔歔霖誠高人之儔哉

忠烈瀘州蘇公傳

曹履吉

蘇公諱瓊字赤友別號青城江南石埭人也呱呱時聳目砥矐神姿流露迨能言能步又於剪煤捏爨稔覘才情自是日見岐嶷稱神奇於閭左讀書纔著眼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四五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便了其意自身心政事以及軍旅韜鈴家言靡不融貫嘗謂人死牀簣間不若螭糜鳩掇慨然有許國從王馬革裹尸之志曾以忠孝字黔背以自箴冠而衿青敦族睦嫺操行足風井里萬曆四十一年吳公茲勉理雲間郡入南闈見公卷驚賞不已亟薦之爲主司所格僅置倅榜公曰人第患藏器不預不患無時於是閉影深山潛養二十年崇正六年領鄉薦七年成進士旣而奉命守景州九年寇陷昌平屠戮多處獨景州戎備修整士民依栖資保障者蝟集景城多奄尹戚勳其隙地半爲侵作池亭月榭數日間迫令毀還公家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更製心法巧器神機毒火增以草龍地網扎穿機橋之類寇偵之咋舌去十年量移蜀之瀘州時當寇警公捐俸募義勇團聚忠山曉夜防守而城頭池面咸有法火神器賊不得近城而置足適奉楊閣部嗣昌檄調戎卒五百以從征城爲之空又有松潘備兵使黃諫卿以新蒞任道瀘逼令啓門獻賊乘勢闖入孤城無援寡不敵衆公遂被執加刃頸上迫之降公大罵犬豕敢屈天子良臣亡命弄戈直旦夕鬼耳賊怒支解之詈聲猶烏烏復抉其舌剖其腸同執者

一時被害舒夫人在署中聞公訃哭曰君死國我當死夫乃引刀自斷其頭血流皆碧色僕婢七人相謂曰主父母死我輩義不獨存三觸樹兩創地兩自經皆死之居民坐危迫中不自恤而街號巷哭風慘雲愁賊亦爲之心動公子禧字凝之幸先歸里得存碩果於一綫天蓋成公忠節委蛻賊手存其神於簡竹琅函使劫火不灰以風千秋之忠節也方今樹表易名大葬俎豆馨香永於萬年更榮厥裔以錦蚡金蟬視彼腐其殼於裊簣間泯泯無施於後世不逕庭哉

彭敏齋先生傳

高楷

童時嬉戲先君子側有客橐橐至塵色怱遽先君子起逆驩甚出肴酒勸酬客談長安風物先君子益驩以醉而客亦酩酊歸矣次日請問客伊何先君子曰此吾師敏齋先生之子字桂堂者也客華陰倪公幕數年今始歸汝曹當叔事逾歲桂堂公子煥章來讀家塾昕夕共筆研於是彭氏與予凡再世交矣楷固耳先生賢擬紀之以慰先君子從學之衷豎鄉國師道之式今煥章述先生事以請曷敢辭謹爲傳曰公諱汝時字輯和號敏齋少以文見賞趙佩湘提學補

諸生食餼噪於庠鄉試輒躓乃以其學誨授後起大江南北遠邇喁喁羸滕荷笈贊而請者常數十百人都人婦穉咸尊禮之一時門墻之盛無與倫比巋然爲蜀南文獻者垂四十年高第弟子如先君子及蔣孝廉宗弼以孝友篤行著餘如倪印垣邱鼇劉邦傑何維楨王廷采等均馳駸文翰先後爲吳省欽顧耕石所賞拔出任民牧讀讀稱良吏其他亦皆繩尺寡過以被其身而式於家先生雖不達於時而澤之及物者蓋可略見矣先生家終窶而口不涉利坐蓬戶水飲菲食淡泊無所營慮日鈔古書十餘紙細楷端正裒然成巨帙教人不專主文藝時道以忠孝廉信下至出詞動容起居游息篤敕而嚴誠內外斬斬遇人和雅無忿語戾色然不概於心者必反復其是非不爲縣遁兩可語門人蔣氏子豪族也人愆愆入貲出宦先生曉之曰汝齟齬不學何挾而仕且母老弟幼將安託蔣感動止數月暴卒人咸服先生知焉觀察某夙欽重先生延師其子某戚以訟係操餅金乞一言誣諉俾無我枉先生曰君訟當理必直無待言我亦不能言也卻其金後訟竟勝然終不掠爲己德其坦正多類此嗜學耄不

勸訓弟子暇兀坐誦經傳聲琅琅與及門書聲相答和卒之日素冠帶危坐誦所讀書百千言逾時聲漸微視之逝矣詩文質直純懿不存稿惟鈔古書數十卷存於家

鄒瀟舫黃小廬合傳

高楷

瀘州自流寇亂後世家大姓遷播流徙典章文物蕩然以絕我朝勞來安集商賈農氓負耒挾貲跋涉斬又以生以聚粵楚黔閩靡國不屈而至自江右者尤夥其能紹前學以詔後者亦惟江右鄒黃兩先生最焉鄒名容彥字瀟舫從其父商於瀘聰穎絕俗書過目輒曉大意時黃公扶其父太守公柩歸籍復來瀘而鄒已中副車矣兩人舊且好也黃齒少於鄒而於姻爲尊因益矜奮讀書藍田寺中每搆一藝見者輒稱歎鄒尤譽之己亥恩科鄒以本省鄉試第三人薦賢書黃始入州學至乙酉拔貢己未鄉選文譽日起而鄒則六躋禮部試蹉跎老矣時川匪熾甚朝廷以湖南鄉紳辦賊有效飭朝官舉鄉紳知兵者於是御史趙樹吉等疏薦在籍詹事李惺總兵虎嵩林及鄒公等十數人以應鄒感上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四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知籌糗糧繕軍械而檄軍功謝維孟生員穆天澤等堅壁蹙賊天洋坪黃公在都聞賊偪城倉皇歸則鄒公已踣賊不得逞乃大慰之次年壬戌會試黃不欲行鄒公曰以君才非久居人下者吾日夜望君達以用而倡吾瀘吾當與君行奈被命捍鄉里義不得去且君去勝我矣傾囊助之鄒少銳志功名至是絕意進取故他郡辦賊者或致通顯邀獎叙而鄒布衣如故卜居沙溪執贄者從以數十有女慧甚兼課之師生父子吟唱溪光山色間自製櫂歌十餘章命榜人鷓冠博衣歌櫂歌操榼放舟沿溪上下然性孤峭不喜客客亦少至而多歸黃公黃倜儻疏曠一日無客卽走東四招酒饌精雅或匱乏則典衣裘以供客絲竹競發晝夜不絕而卒以酒致疾歿數年鄒亦卒兩人情雖洽爲文多不侔鄒務刻深堅韌鏤肝鉢腎至日月之久始成一藝初讀之幾若不解久乃歎服黃則談笑欬唾已成音和而氣疏又如珠玉瓌寶光輝徹映其教人亦如其性鄒嚴而黃寬鄒教獨久故成就亦較多焉黃名象先門人稱曰小廬先生

王元本倪印垣合傳

高楷

國朝家瀘者率草荆門閥以故世家尠其讀父書紹家學者推王倪兩大令王名元本字立齋方山觀察孫也觀察垂四十年爲福康安貝子畢秋帆中丞所激賞清介絕俗歸裝載古書萬卷諸孫中惟公能讀所藏書觀察解組時公已有聲庠序得祖權乙酉應選拔試倪公第一而公第十覆試題爲誠心金不開試者擱筆莫解然學使坐堂皇無敢請者公揖學使而請曰題爲劉向新語乎曰然曰誤矣新語乃誠心金石開非不開也學使愕然徐曰殆我書非善本耳然汝安得有善本且日可攜以來及公袖書往學使旣善其藏書之富且精又嘉公之博識也歎異久之召倪公曰以文女當選拔然彼能讀古書且年少於女當舉女優行貢成均而拔元本以勸讀書者公遂以是科拔貢聯捷成進士知江南豐縣雖案牘駢衍而嗜書如故漏三下燈熒熒然手一編有餘味焉詩文清麗精衡鑒自小試至分校鄉試皆得士而馬公學易呂文節公賢基尤其著者後文節校順天鄉試倪公竟出其門

倪名印垣甫通其字也祖某官閩以事譴戍伊犁聞命卽多攜古書及二慧妾瀘縣志卷第七藝文志文四八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以往至戍所昕夕點勘朱墨燦然往往風雪中坐穹廬垂氈簾二妾左右侍滌筆點籤服勞如弟子且讀且誨故二妾通經史能吟咏後公卒戍所二妾扶柩歸以節終父某官教諭亦博識公少承庭訓嗜學凡乃祖校讎本皆取而讀之下筆淵懿醇厚試輒高等道光乙酉始以優貢入成均時優貢無朝考公以謄錄得知縣中順天鄉試十名舉人出任陝西華陰地繁劇而衝過謁者車馬殷闐款酬無虛日而貲俸以竭幕友曰君貧賤厄苦數十年始博一官盍稍留爲子孫地乎君曰吾不敢薄賓客者以深知貧賤苦况耳且子孫賢何待留不賢留亦何益夫父錙銖而子泥沙者豈少哉於是揮霍如故藩幕某挾勢恫喝求千金不予以此嫌公思中傷值臨潼屢歲荒歉江南大營需餉急前令支絀請代某曰倪能令也若往必能徵收足賦大府飭公往至則捕蝗賑飢以憂勞卒於任

清封中憲大夫署湖北按察使安襄鄖陽道王公正常神道碑

楊所憲

今上乙酉憲以蘆山令分校蜀闈得瀘州士王元本蓋卽本科拔萃才也詢其家世則乃祖方山公亦以乾隆乙酉選拔登賢書心竊異之解組後客遊瀘州時元本已成進士而其弟元棻以公神道碑文請始得拜受公之行述而讀之益知方山公眞偉人也公諱正常字徽五號慎齋別號方山其先蜀之通江人太高祖道衍公遷巴州祖楚石公遷合江考與苞公遷瀘州故公爲瀘州人乾隆辛丑會試後高宗純皇帝命選鄉貢士之才能者而試以吏事公與焉需次楚北洊至監司其間凡一爲山西太軍廳而生平宦績皆在於楚始權枝江天適旱決積獄而雨設捕船二於水次以備盜大吏善之下其法於他郡兼攝江陵決積獄如在枝江時疫不爲害繼權武昌武昌多積蠹錢漕弊尤甚公嚴其法諸弊肅清時公已補咸寧矣將之任武昌人遮道留公絡繹數十里不絕丙午歲大饑上發帑金數百萬賑之上下侵冒民多饑殍死壯者起爲盜一邑坑盜數十人事覺自制軍以下皆獲罪而咸寧獨以廉惠聞公之初至咸寧也前令以供億故虧庫額公撙節以補之庫額完將引疴去而李制軍侍堯移公黃岡黃岡俗素悍遇勘驗事動聚千百人爲恫喝計公置不顧一繩以法其風頓息丁未早徒步禱郭外陰雲冉冉生壇所雨如注未入郭門水已深尺許矣鄰蝗入境公立自責爲文以祝於神忽有雀數萬蜚食蝗幾盡其餘孽化爲蝦蟆武昌貢生李友杜爲神雀頌以紀其異將治一巨猾覺而追捕之論如律邑人快之當是時公聲名籍甚民之赴愬者咸欲求公一言以爲決楚中諸郡守皆欲得公爲屬至有爭於大吏之前者乃擢公權守武黃丞而掌讞局焉以卓異薦遷山西太原同知蔣中丞兆奎知公才凡有疑獄悉以屬臨晉民以錢糧事抗官吏勢洶洶公馳驛往諭之帖然無譁者上求方面才蔣中丞以公應遷鄖陽甫半載而白蓮教之亂作鄖屬多無城鄖房亦半圯公亟率屬完保聚繕甲兵扼關隘糾義勇誅內叛者數十人賊至却之房縣被圍公以義勇援之殲賊萬計房圍解賊據廣山寨公募敢死擒其渠而別遣鄉勇萬餘圍廣山會秦督以兵至遂滅之嘉慶元年丙辰事也然是時楚中賊所在蠶起旋撲旋生軍興無虛日以故公常在兵間公有知人鑒尤善撫卹士卒所拔鄉勇率以功名顯

有戰死者必求其尸斂葬之房縣九道梁巡檢黃詔歿於賊妻王氏投崖死公撫其子女而婚嫁之且命孫元楚壻其次女聞者義焉賊窺鄖陽難民數萬人欲渡漢江以避賊守者慮賊謀溷其中拒不納公時從戎於均聞之馳歸鄖責守者曰奈何以數萬生靈付賊手亟揮舟使畢渡而令其人互相識有不識者二人謀也誅之事甫竣而賊至數萬人懽呼慶更生曰王使君活我必有以報相率出死力殺賊屢致克捷先後多陣亡者賊氛自是亦漸衰矣公乃建議謂兵貴精不貴多分則弱合則強請撤防兵選銳卒以制賊且節冗費當事者持不決相國書公攝督篆聽其議從之賊遂平以功遷安襄鄖荆兵備道江漢壅溢久爲荆襄下游患汪制軍志伊檄公疏濬之公買棹上下江漢間月餘盡得其要領乃以次疏下游之水而倍鍾祥之堤以禦其衝千里沮洳化爲沃壤楚人至今賴之原公之學一本於誠誠則人樂爲用當教匪倡亂時鄖兵以征苗故調赴辰沅城守空虛人無固志微公繕完激勸鄖屬幾不可問卒之民爭致力以守以戰克底平寧雖曰國家之福亦公積誠之所感也至禱雨兩應祝蝗蝗死疏水水平何非一誠所默契哉聞公少時從林儼齋先生遊得聞程朱之學精進不已至以涼水沃面不覺何其壹也公所至興學校獎寒畯得士甚衆有仕至中丞者平居手著有方山古文正外集其言皆切實用然特公之緒餘也不具論論其大者系之以詩詩曰峨峨忠山江水環之厥生偉人起而濟時山川出雲作爲霖雨所至潤物是不一處往二并州蒲民有言我公戾止民帖以安公再至楚萑苻始起終始九載公勞靡已金湯屹然衆志成城曷以致之公惟一誠誠罔不格感及飛躍謂予言夸相彼神雀

黃葛樹考

在寰宇記一名嘉樹蘇子由詩
余生雖江陽未省至嘉樹指此

吳省欽

癸巳冬予於敘州見所謂黃葛者幹枝複互怪詭百狀賦詩有疑是南海榕禿鬣不蔽方畝宮之句嗣見亡友趙光錄文哲黃菓樹歌蓋從軍滇緬時作其狀怪詭略同其爲植較巨因念菓特葛之轉音而自敘州而下樹漸多漸大蔭漸廣水經注有黃葛峽宋熊本敗瀘州柯陰夷於黃葛下蘇子由自江陽見之以謂嘉樹獨怪子瞻致能務觀諸公無一語及之而楊用修有安濟廟榕樹詩明

史合江縣南有榕山山多榕樹俗名榕子山三體詩註云榕初生如葛藟椽川木後乃成樹間以舉示閩與粵之人皆曰榕有大葉小葉二種此蓋大者乃考之以通兩家之郵而予向使桂海時憾未見一榕且以嘆遇物能名者之爲難也

渡瀘辨

林基深

瀘州古江陽縣華陽國志云漢光武微時過江陽蜀志云魏武屯漢中諸葛出江陽是也非不毛之地也嘗考李臯西山堂記郡得名爲瀘者梁大同中嘗徙至馬湖口置瀘州馬湖卽瀘水下流因遠取瀘水以名州諸葛渡瀘乃在越雋之地楊升菴文集言孔明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水乃今之金沙江黑水是也而范成大吳船錄云近城有渡瀘亭不知的於何處渡又治中有南定樓取出師表也放翁諸名士俱留題其上大抵前人追慕武侯故以之顏亭樓亦如會稽禹穴存其名而已獨郡國志載瀘州瀘峯山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爲此言者無乃誣甚山故名寶後易之曰忠武侯廟冠其巔下瞰雙江萬瓦麟集宋太史黃山谷爲書砥柱銘碑而揭榜於其旁之木龍崖蓋江山平遠故址也紀載之謬傳聞之誤士大夫以名目相沿不復深辨而吾州自漢以後號稱冠蓋財賦者遂復淪爲不毛之地謁選者得茲州輒視若鬼國蛟宮逡巡不欲赴無可奈何則揮涕以訣其親友恐瘴癘之爲己毒也不知千百年來生於斯長於斯者朝夕過其地夫非盡人子歟或亦有患氣相乘如郡國志之所云而卒不聞一人死於此官斯土者亦全軀鮑橐以歸未有毒之中其肺腑也夫賢人哲士所過之地後人無不引以爲重武侯之渡此與否輕重固無足論獨念當是時蜀都始定南中未靖武侯不憚勞苦深入五溪自黎州而兩林而瑟瑟而嵩州以達於瀘水然後南抵弄棟則姚州地也在滇蜀之交距州不啻千里迄今按其輿記求南人就服之所要皆淫蒸毒霧崎嶇不可狀而武侯冒通塞以殲蝨螞而報魚水生平鞠躬盡瘁半在於此引而置之不煙不瘴不魑不魅之鄉則五月一渡平之無甚險矣聞近科有瀘人登賢書者晉謁兩座主談及諸葛渡瀘事或曰瀘州或曰打箭爐生微辨其非兩公俱頰赤乃摘生文

中錯謬語償之夫以瀘實瀘猶混於其同也以爐易瀘則字之從水從火俱不及辨是又可爲絕倒書以印汲古之君子

尹太師故里辨

吳省欽

伯奇之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以爲伯封哀其兄作黍離者韓嬰也以爲被放而歌首髮早白者王充也以爲見虐於父作小弁者趙岐也以爲尹吉甫信後妻殺孝子其弟伯封求而不得者曹植也以爲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以美樂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歌疑以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者揚雄酈道元也以爲兒行中野獨無母憐者韓愈也以爲清朝履霜編荷芰而衣采椽花而食者郭茂倩也以爲勇於從而順令者張載也瀘之穆清祠祀尹吉甫而以伯奇配創於宋慶元時陳帥損之州人太府少卿許沆記之王象之輿地碑目采之明成化時知州邢幹我朝康熙丁亥權知州朱載震乾隆丙子知州夏詔新先後重建而碑之曰周尹太師故里皆以揚雄蜀人其序琴清英云必有據也方周宣時方叔召虎申伯仲山甫張仲韓侯蹶父皇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五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父程伯休父諸人俱見於雅尹吉甫以雅材而伐玃豸城朔方與仲山甫之諫立魯公子戲諫料名太原尤多表見六月之詩人旣以爲憲萬邦也而其詩言彝則言柔嘉言穆如如其暱讒而至殺子將何以憲萬邦而御諸友且伯奇旣放流至此而此故其里居則焉用沈之而伯封又焉用求之雄之書惟太元法言存耳訓纂久不傳方言或疑後人依托何獨於琴清英而信之法言言正考甫常晞尹吉甫未嘗於吉甫有貶詞若苔之不可衣藻之不可帶椽花之不可食雖至愚亦能辨焉乃伯奇操此吉甫又因伯奇之故而操此是父子先後日歸雍愉操縵已矣而尙何怨哉三代卿大夫仕不出其國王朝者不出其畿尹爲周室婚姻之舊故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姞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猶申伯之後爲申侯蹶父之後爲蹶趣馬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舉不能濟美於周豈聽讒殺子之事吉甫有以導之而伯封者又如伯适之於伯達雖弟而仍以伯名蓋亦害禮傷教之甚而不可信矣然則祠之非歟曰祠可也祠吉甫而以伯奇祔或祔及伯封無不可也伯奇放此容有之而不必死吉甫必里鎬而不

里蜀若其爲太師傳記無之而四川志州志又言州東六十里有尹夫人馬氏墓誠不意周宣時已有氏馬者也視榮縣榮夷公墓荒誕不滋甚耶

駁吳省欽吉甫非瀘里辨

林基深

按白華之辨博則博矣而其持論則未允彼謂吉甫賢於方叔諸人必無曠讒殺子之事而遂疑揚雄之琴清英爲後人依托夫琴清英之出於揚雄與否姑不必辨然家語載曾子出妻終身不娶曾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不免於非乎此言白華豈亦未之見者而謂諸說皆不足信過矣又云三代卿大夫仕不出其國王朝者不出其畿遂謂吉甫宜里鎬而不里蜀試思萇宏蜀之資州人而爲周大夫必謂吉甫不里於蜀將萇宏亦非蜀人耶雖鄖陽志載吉甫爲房陵人卒葬房之青峯山然又傳南皮平遙皆有尹墓是無定里且不在鎬矣况鄖志亦載瀘之歸子山爲吉甫故里太師祖墓壘壘則吉甫何嘗非蜀人乎白華或亦見此故不敢确指其里但據卿大夫仕不出其國二語遂臆斷其里鎬而不里蜀

夫亦先無定論矣何足以饜服人心要之韓嬰王允曹植去古未遠酈道元韓愈郭茂倩學問淵博至揚雄本蜀人也知蜀事必詳是吉甫之信讒殺子不免爲賢者之過正不必曲爲之諱而吉甫之爲蜀人亦無可疑乃必以尹氏爲周之婚姻而遂謂其不里於蜀有是理哉

按伯奇見放之事傳聞異詞殆如符先孝女絡一名元紹之類耳事則無可疑者可疑者沈江耳省欽辨之誠是然疑其不必死並謂其非瀘人則亦泥漢柏此辨亦誠當考鄖陽志吉甫父子並祀鄉賢亦謂瀘之歸子山爲吉甫故里吉甫殆始爲瀘人繼爲鄖陽人也鄖陽故庸蜀舊有瀘禹之時蜀爲梁州岷嶓旣執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土貢田賦入於虞夏至周之時千有餘年矣牧野一役蜀人與庸並從伐殷則其世爲與國效忠周朝列爲勳戚又可知也吉甫或生於瀘居於鄖仕於周死於他縣展轉遷葬於房如舜之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董允之生於枝江仕於蜀漢葬於瀘之董允壩伯奇則生於瀘卒於瀘葬於瀘鄉賢則父子並祀於瀘鄖皆以忠孝

感發兩地之人心故也里鎬里瀘里鄖皆可不必辨也

誅少正卯辯

王正常

刑罰者天下萬世之公也情罪兼權確有可指斯與衆棄之是謂明允秋官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刑惟不率教者宜重典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聖人忠信之至也孔子攝相時公弱私強陪臣僭亂橫決甚矣少正卯獨無事可見而獄乃曰心逆而險記醜而博云云指爲大惡目爲奸雄舍顯然之惡不誅而擇一怯弱文人坐以曖昧之罪而行之不緩須臾過矣且同時有父子訟者孔子以不教而誅爲非禮嗚呼何其仁也卯大夫也獨不待教而誅耶律以議貴之條猶得少從未減豈刑誅必自上始耶宰予晝寢孔子曰予於予何誅誅責也竊疑孔子於卯亦數其前所云云責之如鳴鼓而攻之已耳假謂誅爲置之死則是宰予短喪僅責以不仁而白晝偃息幾服三就之刑也焉有是理哉

書瀘士周挺歷代書

宋魏了翁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和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瀘縣志卷第七藝文志文五四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爲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挾冊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

楊君畫像贊

並序

黃廷堅

楊君存道累世以儒學知名薦於鄉乃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於余同年進士其爲人孝弟慈祥其文學鄉先生以爲可宗其爲吏不愧古之長民者不幸年四十九而卒其葬也余爲贊其畫像以教鄉縣之子弟云存道諱從居江陽久矣莫知其所從遷也贊曰

顯允臨叩吏師文宗能者述之德宇恢恢疏而不失有物實之於義當然確乎不奪强者屈之愛民如子曰予用威誰其恤之圖像如生雖不能言誰敢忽之其事在人歲月其逝勿墜失之後有南董詢事考言尙其筆之

滴乳泉贊

黃雲鵠

懸崖下垂滴滴如乳養老宜人清肝潤府幽谷醴泉晴天膏雨不竭不盈億載萬古

石枕銘

黃廷堅

來此暫憩修省退藏藏久遊倦息茲石牀少息則可甘寢則荒老何敢荒匪憚石涼

尊經閣銘

章懋

有閣峨峨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有籍龍牒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九流七略竝蓄無遺翠蘊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型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灑灑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言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棟崢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於經師尊視此銘刻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黃廷堅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入蜀生德言爲山南東道觀察使因不能歸占籍於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生著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五五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於眉州又干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弟多委束脩於門遂老於瀘州妻子或褐不足君熙然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者雖隣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既晚莫不及仕進閒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夫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銅鎬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州之上白芳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眉山而葬瀘州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州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緼袍後禿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州洋洋樅栝其岡勒銘詔藏尙其嗣之昌

誥封宜人高母王太宜人墓誌銘

敖册賢

光緒甲申秋在瀘被朝命將入都高氏昺通弟持其母王太宜人狀來索銘冊賢初來瀘卽聞州人讀讀高氏學謂非太宜人教弗及此善言懿德嬪衍傳述冊賢耳熟久矣後與高氏相過從其季楷從予受古文因益歎母教之賢今讀狀則尤悉太宜人王氏渝處士永年公次女永年公豪於財好結客中落以醫遊瀘家焉贈文林郎高公學山元室譚孺人卒遺子四曰義智敬毅皆羸且稚甚難繼室聞宜人賢遂聘之入門字遺子如己出道光丙申義病痺自知不起呼母曰兒受撫育恩不得終事母願重來爲母子不然不瞑矣因泣母亦泣辛亥敬又病約爲母子如義歿時語踰年贈公夢義敬聯袂入曰父猶憶否兒等復來矣是夕宜人孿生子枏楷時咸豐壬子十月二十四日也母善相人諸子客至常從屏戶間窺客善否而俾諸子取棄之合江李超瓊縣竹楊銳南溪包崇祐及親串黃紹謀龍志清等皆母許可者也尤精越人書內外子姓病者得母方立愈贈公歿時遺命雖貧無廢學母乃爲延江安楊敬生主家塾者十五年終始敬慎子若孫文譽日起先後爲張孝達譚叔裕朱肯夫學使所識拔謂瀘縣志

有家法瀘人遂駸駸嚮學矣太宜人生嘉慶丙子二月十三日歿光緒壬午五月初六日生子五其次澤殤餘皆舉於鄉枏己卯舉人樹乙亥恩科舉人枏楷丙子同榜舉人女四適士族孫男守先附生雲先優廩生春先霖先惠先復先庚先敏先寅先恭先乙先德先篤先熹先孫女十五人以癸未三月葬城西珠巖冊賢往會焉銘曰方山之東松杉青葱維賢母之幽宮克教令子怡怡書史世緒昌熾蕃厥祉後爲母者視諸此

五明山重修佛殿小引

張學古

萬重山碧十里雲黃剝古苔荒林深徑曲不許俗塵飛到霜夜鐘清自從振錫來臨雪天磬朗梅檀香聚幻出浮圖泡影緣空結斯靈境山門松老盡長龍麟經閣花深常留鶴步樣玻璃而作瓦藉翡翠以爲樓丹碧輝煌金銀燦爛仰聖賢之忠義俎豆尊崇愛仙佛之慈悲香花供養籜冠椽屐禱祀年年白叟黃童歡娛歲歲雖未城門失火忽驚回祿爲災燬後殿之兩偏存神像之一半蓮花世界原從火裏生來祇樹園林復自火中煉出嶽智上人者九年面壁萬念心

灰說法而頑石點頭參禪而浮雲過眼憫空王之露坐駢集檀那思大廈之落成鳩工土木戊子建年壬戌紀月基仍其舊宇則維新讓竹三分依山一面五百阿羅漢衆得所憑依三千大衆沙門皆生歡喜予也塵寰一介夢證三生偶過親知來遊山寺菩提樹底煑茗尋詩秋雨聲中捫碑讀字十三載匆匆駒隙我爲前度劉郎數千里奔奔稱名師眞無上尊者藉管城力自知塗糞佛頭說殿宇功表此佈金勝果

募貲重修瀘縣特凌橋引

萬 慎

去瀘城東行不二十里曰特凌場不至場三里曰特凌橋橋之得名以場故先是有孝感橋者相傳某因親病急渡而溺死後建橋以旌其孝事載州志然稍卑狹水大至淺者及人腹否則滅頂漂沒是懼行人色沮清乾隆四十年楊君天佑傾貲建特凌橋橋長近十餘丈廣約二丈高三丈有奇橋成而楊家覆然橋爲瀘渝通衢平平坦坦萬趾魚貫丈夫紅女車馬駢駢人思楊君之德不衰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六月十二日溪流暴漲橋傾圮片石寸礎一無存者二十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五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四年王君世杰集貲復孝感橋之舊土人名之曰小橋人思王君幾與楊君等然高下廣狹較特凌橋懸絕民稍稍病涉如前國語載單襄公適陳見其橋梁不修知其國政之衰而子產以乘輿濟人孔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輿梁徒枉歲有成期聖明之世利涉無病今者輪舟鐵軌絲聯縵屬萬里之遙近若咫尺經始之初一唱百和揮斥財幣有如搤苴何其勇於赴義矣茲特凌橋之修也逾百廿年其墮壞也亦近廿年費也或過萬金或不過萬金乃令其廢而不修修而不堅固宏壯致使夏秋之交淫雨積潦天吳肆威能驚驕號曳聲舉踵視爲畏途見義勇爲固若是乎彼髡緇羽流建築招提增置壇場檀樾應期捐助恐後不輕重殊異乎夫蘇彝士河至艱阻也而賽樸雷司能成之地域至險遠也而哥倫布能探之衆煦可漂山也聚蚊可成雷也當爲有志竟成朝簿而出暮貲而歸是所望於邦人君子秉慷慨之性懷慈善之心當不令楊君獨擅美於前也

與王瀘州書

黃廷堅

劉公敏蒙薦引遂有成命蓋公樂得人材不廢芻蕘之賤矣欽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樽俎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妄李備至安旣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也若得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理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興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爲吏長於督察吏史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

又與王瀘州第十七書

承欲漸解舟至王市治行盛暑良不易聞撫司廳亦可少駐使節若俟治舟略有倫序放船就江津以待江水似佳聞老兄橐中亦不豐然隨緣以爲日用豈有闕耶子姪皆賢想處之裕如也聞命之初賢愚無不動心以爲老兄何以處之獨不肖以爲不然夫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喜寒而惡暑世必以爲狂疾人至於樂成而憂壞則謂之有智不可乎老兄鑒此必有餘不能忘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五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情故及之耳

見黃山谷全書

致李匯川廣文書

高枏

疎闊道微二百旬矣抵家後卽欲乘魯直之輿詣季長之帳又以纏藤中葛鄙事未靖企矚東山幾經馳慕遡自去臈五日束裝赴省謁別老母淚將墮而復收還辭兄弟言欲盡而不敢復思盤根錯節以別利器飾憂爲喜毅然登輿雨宿風餐有如孤雁視昔年奏技秋賦選夢春明彼何躍如此何子余寸刻百感悔慚麤集茅店停車則燈縮如豆宵柝驚夢則霜寒若刀影將形伴糲不飢療沿途相知入門見訪語未出口泚卽顙生嗟乎匯翁能不悲哉路行七日乃抵錦城擇寓而居如入林之鳥畏寒而坐似縮頸之鱸一僕一主一榻一檠朝餐敝衣夜烘葺鼎季野在外偏逆吳兒陸機孤行又逢狗盜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倘或爽曦在天泥濘未集則枇杷巷外遣此客懷古柏祠邊消茲永晝雖曰蕉萃猶賦逍遙然而憂中尋樂憂更甚焉若夫綿雨纍夕殊陽不驕沈沈更鼓疊疊關山始則平子多愁繼而休文善病蒼蒼之髮時元一莖灼灼之晴竟成短

視其不爲泉下物者匪藥石之有效迺神靈之所矜也猶幸齊年之友尙非絃
星日中之客仍踐雞黍人事遷變視予準昔而擊祛慰我我因慰而益悲歎覆
消愁愁以消而更起酒後耳熱輒發悲歌言與泗俱遲遲不覺然較之夙夙踽
踽口閉如塑者又有間矣最難堪者換符之夕學友散歸入闈而遊圓靈似漆
登榻而臥冷衾甚冰欲祭島佛之詩竈焉安在擬聽柳生之卜命也如斯飢腸
與爆竹偕鳴瑞雪共淚珠齊下拾遺有云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猶未足形
茲苦况也隸夫春首蹙蹙靡聘熊湘鴻儒命參講席綿竹子勅共案而示奇文
臨邛相如聯牀而商舊學坐風餘晷結伴遊杜老之祠語雨閒情租船弔薛媛
之井冠賡童和悅我孤襟花媚草酣沁此危魄所學未得而結轡又少紓焉後
因觀察來省聞同姓不肖塵起汗人爰繕訴詞請歸與質業荷俞允買權旋來
稟覲慈親涕因喜出尙幸靡恙閤家晏然不料汪洋叔度坏土已巍黃次典已於
端午日病歿
郎當三郎蔣秋帆綿攀如故嗟乎三人遘阱一禁一亡雖較勝於二公而惶恐之
灘百重舟已下而猶慄險巖之嶺千折車已過而猶驚今雖天心悔旤宗祖慶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五九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餘青蠅營營揮之使去而風波旣平債臺又築清夜不寐凄然欲絕回首前載
殊愧洞達我心匪石能不傷乎聞公宏開經幄羣彥鱗萃棣華之下春風風人
孟氏三樂已得其二埃諸務畢竣再爲稽詣承授德音邇來赤日在地梅雨不
時寶嗇神理是所切冀

翰林院檢討韓君行狀

清韓 莢

君韓士修字琢菴先世江南虹縣人明高陽侯成之後永樂間有以功授瀘州
指揮使者因家焉父灝明末舉於鄉國朝知大理雲南縣頗以經術潤色政治
有古循吏風君幼穎敏能自強力學性至孝承候顏色未嘗頃刻離左右以隨
父任入鎮南州學後歸就童子試學使者見其文曰異哉童子軍中有是人乎
亟召問君語之故曰固也非初學所辦今年解首定屬子矣卽於前覆試題者
三下筆立就文益奇使者益喜曰蜀中誠無先子者吾言驗矣旣而果然始君
赴省試時母李太夫人病君堅欲無行父趣之君曰應舉求祿以養親也母病
若此兒寧忍捨去太夫人則強起慰君曰吾幸亦無所苦兒但行倘成名卽吾

病立愈矣君不得已而往甫終場不待報馳歸然母病益甚竟以不起君號痛幾不欲生既殯始進粥朝夕一溢猶以父故強自抑遏不欲貽之憂然心絕痛不暫釋也體素羸自是多病庚戌計偕竟不能赴至壬子冬始以父命來京師明年癸丑成進士選入翰林君子富貴利達泊如也以親遠在數千里外舉進士卽欲歸覬顧在詞館日受程課旣未得引去則急遣一力奉書迎大人就養邸中報書以明年當來是冬滇逆告變明年春全蜀皆陷君家旣阻絕未得其父平安音問則日夜泣雖當一飯之頃不忘冀一見之也平居獨坐對客常探肺腑欲自道或哽咽不言而神傷性不喜酒後自疆飲顧酒後益悲無可奈何卽舉坐爲之愀然而罷尋亦謝客不復出雖數邀之亦不至矣諸厚君者譬解百端咸相謂君必將成疾疾必且不支然不能移其意君疾旣革神色不亂一語不及他事強起衣朝衣面闕謝西望拜哭辭其父爲書云兒不孝彌天今死已惟大人勿以爲戚厚自愛也又書付稚子見祖吾不孝無德以至於此幸賴祖宗之澤以有汝也汝今往依外祖視之如祖勿違教訓以冀成立克振前緒

努力爲望道路通卽扶我喪歸拜見祖父事爾母認爾姑姊若兄汝早失恃早夜勤篤天必佑汝時君外舅在濟南未至也君留書與別亦如其所以諭見祖者余往視君問更有何言曰吾千古之罪人也復何言已又畫余掌作入川二字嗚呼君之志具此矣豈僅首邱之思哉君生平無他嗜好惟酷嗜讀書常語余自丙午歲欲纂集經史分類成一書尙未就以故自耗竭心輒忡悸旋罹吾母大故益以增劇今裁展卷及數行心輒痛不可忍已矣子當知吾此心也臨終又詔余篋中尙有雜文及所作詩雖不多可存者姑爲我存之余素歎君之學能志於古其文謹嚴爾雅其鄉關之思亦往往見之詩可誦也將盡檢之其寓舍以行世以成其志君卒於康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距生年三十有六子二長幹祖次卽見祖也其外舅陳恪令將挈其孤以君之喪東歸而徵君之狀于余余知君爲審故狀其關於人道之大者聞于世俾傳君者有可考而知焉

葵字元少號慕廬江蘇長洲人康熙癸丑第一人及第官至禮部尙書謚文

懿與士修同年入翰林極相洽京師有三韓之目故文真摯若此 琢菴入書肆閱書歸而鈔之不遺一字嘗於書房研墨夫人送慈糕豆麪及取器則豆麪如故而濃墨無矣其性敏學如此 瀘州志外紀

瀘州高氏兩世遺事

黃雲鵠

予既爲瀘州鶴山主講高孝廉桄作其母王宜人傳訖後聞其祖及父遺事有足紀者高爲今瀘州巨族昆季四人並列科第同舉甲乙科者再可謂極盛孫曾亦極繁衍顧其祖若父皆極貧苦位富者其祖也五歲時母以三子求食遠出泣謂之曰吾母子終餓死高氏之鬼其餒而對曰有兒母何懼母驚其語父耀買永川往跡之以無資不歸授以鎖曰他日以鎖汝藏鏹遂歸覓食活母未成童卽擔水爲業一日行傷足視之得白金懷持白母母疑以盜怒之示之足傷痕固在乃易米及胡豆少許先謝神祇乃母子同食長學販牲畜雞魚又販麻布及皮革每遠出屈母誕必先期歸數十年無爽由赤貧起家累數萬金每購田產給值時必暗增其值曰鬻產傷心事聊歡之耳嘗販米下楚舟將沒恍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六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惚聞有曳舟出者遂終身敬祀江神其生平經紀無定業得古陶朱公白圭氏人棄我取之意晚益料事如神長子愈謙郡學生次子鳴謙持家不棄讀雖未成名極好文字敬禮師儒若天性嘗怒佃不給租佃給之曰有兒方讀師有事支脩金故暫緩公曰若有兒能讀乎能文乎曰能卽起檢筆墨與之忘索租矣兄沒撫孤成立嫂且老乃泣語人曰恨知吾叔晚方嫁第七女時貸錢數十千有貧士嫁妹無貲者輒與之去家人愕然公曰同一要事同一窘境我有貸處彼尤難也有戚託貸千金代償息者屢戚不安以薄田倍值償之書卷訖呼還給之貲俾作活計蓋不忍其徒手歸也援例入成均以未成名自恨臨終以手製硯分遺諸子曰善繼吾志言訖而沒以上所紀高氏兩世逸德皆有關世教故臨行爲紀其大略如此時光緒十八年八月旣望

穆清祠祠文

陳 矩

矩生於黔地與蜀隣蜀山靈秀古多偉人讀崧高諸什履霜一操竊歎忠貞純孝萃於一門冠於周京而吉甫雅頌伯奇哀曲亦爲西蜀詞章之祖廟堂宜祀

獻酒奉牲光緒丁未歲宰井研夢入一園漣漪綠竹掩映雲根一堂中峙雜陳
彝尊寂無人語階繡蘚痕堂下侍者云守尹門出步江岸水若操琴聲悽調古
滌我塵襟不知何地久銘於心戍申歲奉檄筦澄溪權政旅館復夢使云來自
水府假余藏詩使云水府假惠棟註漁洋精華錄醒而異之檢閱錄中有過撫琴渡詩及止溪上祠與舍隣夢痕宛在疑夢
裏身詢之後裔譜系尙琛吾家損之立廟捐金閱七百載矩止庭陰庭蕪祀缺
有愴於心續修祀典神其來歎

祭瀘州蘇瓊及其妻舒氏文

明懷宗

惟爾忠烈秉質清剛官不踰方久任民社之重危能授命不忘君父之尊筮仕
景州多方禦寇繼任瀘水大驚妖氛始而戒嚴終則攻瑕適啓城兆禍非厥謀
不臧振臂一呼率同官而力戰捐軀靖節廿九死其如飴於戲闔門慘殞血染
清波萬姓悲思歌殘黃鳥人之云逝朕所軫懷傷茲烈魄之乘箕宜慰英靈之
泣月特頒諭祭且治歸藏永祀祠以勸旌庶欽承於無斃崇禎十六年十二月
十一日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六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告高祖墓文

公諱之龍

林中麟

維我高祖明季爲博士弟子獻賊屠川糾村民入瀘之白龍洞禦之月餘力竭
自分致命遂志特念林氏不可斬嗣夜隊而出攜曾王父崎嶇至草廬出懷中
左氏春秋讀之義形諸色且悲且忿揮曾大父遠害獨危坐空室賊至授命血
染麟經古所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公眞不愧公可謂死得其所矣曾王父先
是強公行公謂非所及知堅不動不得已移糗糧十餘里馳回見公頭巍然几
案上鬚眉裂張倉惶藁葬旁穴中略掩覆去越三載來視墳突起繼曾王父及
王父欲起遷用術者言不敢移今展拜之餘猶想見公英風不磨凜凜如生也
藐藐元孫荷公庇蔭登第後令粵東三水以制歸典禮未遑備舉敬增坏土豎
豐碑以表於墓謹告

祭董樗齋先生文

清林中麟

維嶽降神篤生異人亭亭獨立萬古不泯自古在昔曰惟先民而我先生更無
與倫先生之學不假追琢自髫齡時早稱先覺惟其秉氣有清無濁風骨珊珊

邈以卓犖兼以人功巧奪天工鎔鑄百家以蘊於中得意忘言萬卷融融物而能化所有一空是以暉光如圭如璋精神燦目瞻視非常丰標孤特孰堪比方千仞之上鳳凰翱翔形諸詞華其書滿家著筆欲仙語帶煙霞天花歷落不數凡葩自成一子言大非誇健翮奮飛木天增輝乃至性人轉與願違兩乞終養著我斑衣二十餘年常在庭幃帝心簡在擢用者再移孝作忠敷陳詳剴歷任方面恩波灌溉至今西人時深愛戴跡其出處本末楚楚端重誠實見推當宁對諸臣工先帝曾語誰如先生清白見許先生雅致蕭然高寄攬轡澄清行其本志終返初服詠歌自遂一塵不染是何位置某媿俗氛碌碌人羣先生不鄙接我殷勤回想齒頰尙留餘芬如何華表幽明遽分茲值歸窆玉骨則斂星回雲漢千載長豔而况名山丕耀光燄不亡者存抑復何歉

祭陳篋南文

萬 慎

嗚呼篋南君之襟度金璞玉溫進趨澹如邁流軼羣君之文章猶春在水綽有餘地雅贍自喜君之儀狀廣穎豐頤是壽者相應享大齊君之行誼重仁襲義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六三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豈伊饜饕爲世詬詈展如之人而止於斯追維疇曩如何勿思我昔讀書合水山寺芋火一爐呼僧課字高蹶兩祛翩然來前曰陳曰蔣有斐少年劇論大談豪氣旁薄驚禽墮柯翼折卵落曾不數年升沉轉盼俯仰身世慨然長歎蔣君卓犖入官中書翱翔容與蘭台石渠君亦奇侅高捷秋賦計吏輶車奮衢騁步惟我窮落青衫如葉苕邈强臺十蹶一躡壬午之歲我作北遊橐筆依人盧龍白溝餓倒金臺颺忽七載洩勃瓊瑤啖嘗成醢君書貺我累千百言速我歸駕如矢脫弦我得君書脂舟剽疾七月出都十月入室君聞我來迎懽履倒非念新特實思舊好危樓瞰江敗梧搖搖脫肉作魚糟糲溢瓢酒酣促我話都門事萬言在口叢出無緒置榼攜筇寂寥莽蒼忠山春妍海觀秋涼自後往還如驂之靳文陣詩壇恣其蹂躪君常規我作制舉文我亦勸君宜親典墳反唇交譏十常八九餘子瞠視唯唯否否己丑春季祝融肆災焦土蕩然空餘劫灰君時奉母艤舟江涘破罌滿筐浣面以水欲書慰君以柳宗元我亦被殃同病相憐天事未已繼以人禍二惠競爽况弱一箇弟婦隕喪哲弟隨之鵠原蕭條悲風

淒其君甚矣僊髮白數莖人非金石焉能忘情桂香過墻泥金至止百憂丁躬
間以一喜摩曳奔馳連走京華北際南陲蕭蕭馬撾去年歸來載書滿船雜市
他物璣貝繪縑人之視君如大腹賈目眩神駭豪奪競取且有索逋等監州符
剝剝啄啄叩門叫呼一病不起囊愁萬族膨鬱煩豕怫亨冤腹嗚呼篋南擾擾
宙合悠悠利名貪夫殉之孰權重輕君有慈母家傳節孝善人無後理難測料
君之兄弟元方季方蘭蕙并折繫誰不傷君之配氏我之弱妹夏綠春紅一朝
電碎有子而病有同無子况奪之去血食斬矣三世一堂煢獨孑立形影相弔
啜其雨泣與君交好重以婚姻存歿感念意何可級嗚呼篋南君之先隴關口
之麓君權葬茲遐瞻遠矚君已立嗣爲異姓兒謂他人父理曾有之君之述造
褒然成集行當校刊爲之鐫刻瀘江水深琴臺霜侵置碣銘幽非余孰膺陵厲
中年英思妙年拊襟傷懷千秋悵然尙饗

江山平遠堂跋

趙藩

宋慶元間瀘帥陳損之建堂西山安撫制置使袁說友榜曰江山平遠載於方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六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輿紀覽閱年七百而堂之所在不可復識矣每至忠山輒發思古之幽清宣統
元年鍾文叔太守規地山陽籌款復建余爲補原榜以存古蹟云

重修江山平遠堂記

趙藩

瀘州西山諸葛武侯祠故有江山平遠堂建自南宋慶元間瀘帥陳損之歷年
七百祠屋屢易不復知此堂所在原夫西山之勝在俯臨城郭四山拱揖岷雒
二水交會於其間揣堂面勢宜不出此而環顧祠中亭館或取境偏巖或且障
蔽無所見不足復副是山之勝余來瀘綜理齟運改持巡節凡五易寒暑每一
登眺心輒惜之會稽鍾君壽康以眉州牧來權瀘事孜孜求治歲豐民和多所
興舉余暇以語君君慨然籌土木費規山之陽撤祠東舊屋築室三楹高敞端
峙別建一樓翼之堂東豎舊題樓則榜曰景忠不百日而落成公讌之辰縉紳
翕集下瞰巖城萬民麟比而竹樹帆檣與內外雙江雪浪雲溱掩映出沒舉在
几席之下衆謂是西山固有之勝也然不啻始攬而有之蓋犁然有以當於人
心知君之爲治準此矣瀘地多佳山水如方山龍馬潭非不窮極曠奧而皆以

距遠不能時至近郭登臨誠莫捋西山者而是堂之在西山尤標新領異以餉後之人相與嗣而葺之與古爲新有舉無廢大夫君子諒有同心非所逆睹也樓別有銘謹泚筆而記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文

六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藝文志

詩 樂府

履霜操 并序

唐 韓 愈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
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
兒甯不悲

聽履霜操 并序

宋 黃廷堅

士有意於學問不得於親能不怨者預聽斯琴予故爲危苦之詞撼其關鍵冀其動心忍性遇變而不悔

靈宮窈窕兮寒夜永篁竹造天兮明月下影木葉隕霜兮秋聲勁我以歲暮起
視夜兮北山飲予斗柄幽人拂琴而當予曰夫子則鍾期嘗試刳心而爲之聽
若有人兮亦旣修宴衽席之言兮不知其子之齊聖嘉孝子之心終不已兮不
忍忘初之戒命人則不語兮弦則語客有變容而涕洟奄不知哀之來處悲乎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六六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痛哉葛屨翦翦兮絺綌涼涼衣則風兮車上霜天雲愁兮空山四野竭九河湔
涕痕兮忽承睫其更下嫠不憂其緯兮恤楚社之不血食盡子職愛兮終非父
母之本心天高地厚施莫報兮固自有物以至今雉雞乳兮麋鹿解角天性
則然兮無有要約哀號中野兮於父母又何求我行於野兮不敢有履聲恐親
心爲子動兮是以有履霜之憂古之人骨朽矣匪斯今也蹙然如動乎其指浩
然如生乎其心也聲音之發鈎其深也枯薪三尺惟學林也

履霜操

周 瑛

母兮兒憎父兮兒怒跼蹐天地憊不知其故父在高堂兒在郊圻晨興履霜踵
血淋漓荷衣不煖椹食不飽不卽捐溝壑念我父母父本兒愛母本兒憐一朝
放逐實兒之愆維鳥有穀維蟲有羸父兮母兮其或歸我

履霜操

盛 錦

霜皚皚兮瀘之澣兒弗履兮畏我父母身載寒兮兒心載苦兒心兮父心兒身
兮母身寒兮苦兮實傷我親兒罪兮莫追親心兮可轉俟日出而回光兮履霜

亦暖

堰北水

先 著

堰北水一日高一尺十日高丈強秋來淫雨多千里萬里洪流長報水汛人善

泗水入水不愁沉水底順流一日五百里自注裹皮毯泗水面日五百里修隄築堰年復年安得水

勢倒行還上天決口乍塞塞口決明年再請司農錢

詩 五古

輓瀘州守蘇公闔門殉難

杜 濬

古來犍爲地雲門通鳥道一夫能當關所貴扼其要赤眉容易來長驅誰鄉導
睢陽真將才倉卒編列校賀蘭忌不援霽雲去無耗常山舌尙留更有何人弔

游雲峯寺 并序

彭潤生

雲峯方山蜀南一勝地也自蜀漢秦宓登臨後歷朝來墨客騷人過其地者
無不遊騁焉寺在山址殿宇崇麗幽敞雅擅虎邱金山之勝甲子偶遊至此
小住數日拈此以志雪泥鴻爪云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六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萬山圍古寺小住息塵鞅叢叢松柏深夾路青苔長曲折沿山行溪嘗出泱漭
到門尙不知一丈石橋廣殿骨聳層霄木魚聲朗朗拾級陟崇階雙桂足幽賞
小憩坐禪堂清風入窗爽老僧喜客至笑迎躬俯仰導我恣遊觀曲徑通幽廠
信宿欲言旋呼童買雙漿山雲不放行牽衣共留強云此登山巔奇境更無兩
我聞心怦怦扶節賈勇上果然最高峯千里如指掌岷峨近咫尺滇黔鬱蒼莽
長江九曲來脚底小於港夕陽催我歸欲下尙惘惘入寺蝙蝠飛鍾聲發清響
一枕松風中魂夢結遐想猶在萬峯頭山雲共來往 宜民採訪稿

同李琴臺父子遊方山得窺秦宓碑詩

閔兆麟

偉哉李琴臺性惟書是嗜寒暑手一編不知老將至有子才不羈文章半游戲
約我登方山尋碑至野寺點畫望模糊苔痕鎖蒼翠是翁興欲飛轉恨身少翅
解帶繫兒腰下垂窺古字句奧筆法道作生芒刺呵護有山靈雲烟千載閱
奇跡遇奇才相得彰自易剔蘚認從頭數行分漢隸知是西蜀時通吳一使
拂石偶勒銘巖壁高位置傳述快人口待補入瀘志

舊志載方山峻嶺

俗名剝刀嶺

上有隸書石刻云鬼虺之牙桀驚之齒誰其躋之秦

氏之子后注漢使臣宓附此詩於后考三國志本傳宓與吳使張溫辯難而不言使吳今據石刻稱使臣或當日有使吳事而史逸之也

奉和宋懷山山中詩

原韻

王正常

人生會有涯適意當前好烟雲非其癖而以山爲寶今讀山中詩森然落彩藻清眞逼淵明迷途覺已早竟須賦移居短句抒懷抱

昔者龐德公足跡絕城堡市井修邊幅紈袴盡蠶繅何如山中服芒鞋踏綠草晴雨一笠斜大布裹終老

武子信豪華毋乃墮惡道人乳作蒸豚腹果心轉燥山中足飲食白米精神保園蔬因新釀興來樽便倒雞豚有故殺生意還大造

吾廬當風月不向隣居討看山清興發得句輒脫稿時還讀古書刊誤落葉掃念茲樂無窮初衣賦須蚤

題楊右侯先生行樂圖

王正常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六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牧令親民官視民如赤子是以古聖人飢溺猶在己宜陽界苗彊猺峒錯雜處
摻之馬駭輿縱之黠似鼠關西夫子來開誠見肺腑椎埋忽變俗賣劍事禾黍
青烏銜紫芝白龍飛雲雨獨愁密箐間出沒多豺虎君聞怒赫然詎敢爭此土
爬梳紛騰逃得者獻公所清平剪荆榛家家式歌舞以是快人心洋洋頌聲溥
臺省文章薦姓名達九五四世作三公君家舊事爾此事未百年恍忽讀古史
披圖瞻遺像肅禮對秋水題辭盡燦然清心得妙理我亦望天門瓣香切仰止

有感

李含志

飢鷹不擇肉終歲無飽時倦鳥不擇林終夜無安枝吾聞威鳳凰聞韶始來儀
桐枯竹不花高飛甘忍饑未敢舉鳳凰雌雉在山梁

與崧生

李含志

聲氣苟相投千里猶求友偶然結同心緩急相奔走况夫兄與弟何異足與手
如以膠投漆投漆猶非偶飢寒一卷書歌哭一壺酒黽勉求藜藿相將娛父母
兄請散其餘弟曰多且有芋粥與瓜羹歡聲騰戶牖廚有交讓奴家無爭食狗

鄉閭偶閱牆竊恐聞而醜奔波衣食暇陪親種花柳天地孰難得古今誰不朽
達當道相勗窮亦死相守

寄鄒瀟舫

李含志

多才造物忌無才太平棄才與不才間又來多口議不能毅然爭不能闐然媚
不能大力回不能肥遯避生我有父母貯我無天地敝衣出門前呵殿無車騎
昨日屠沽兒今日神仙吏人心已怛怛道心猶惴惴歸臥自躊躇欲起詢同志
恐爲同志笑乍起還復睡罔克戰聖狂毫釐爭義利此間不努力問士誠何事
飢驅三十年未必能遂意冷眼看風雲奇貨居仁義

詠懷

蘇啓元

飄萍無根蒂非水將何依大道無端倪非聖將何歸嗟予生已晚未得觀容暉
惟聞陋巷子簞瓢樂庶幾黃河千年清所貴見者稀彈琴不可遇心繞未絃飛
達人何所尙道貴介與通通介俗所駭有當無與同渡水知海闊登山知天空
空闊將何依懷古心忡忡首陽旣爲拙柳下亦云工願居工拙間遠揚二子風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六九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離離山下苗芊芊原上草去草草易蔓揠苗苗易槁古有君子人於此悟學道
抗心千載上致力苦不早鏡以磨而明玉以琢而寶不見衛武公好學以終老
鳳凰翔千仞下而覽德輝延頸鳴善哉衆鳥咸來歸一鳴清風起再鳴華日暉
水爲靜其波山亦開其霏不惜雖雖鳴但傷知音稀知音不可得振翼起高飛
送羅紹棠同年之官廣東 陳鑄

羨君好兄弟送君薊北行爲君籌出處語澈同瑤瓊我祇有一兄相去萬里程
遠在越南域况聞方用兵每因鴻雁南感感賦長征感此思骨肉能無離索情
滇雲白皓皓日暮蒼山橫

四十百無成跼蹐學爲吏古昔稱循良催科勤撫字誰謂牧民者傳舍視如寄
東粵財富區仕者咸覬覬官家一餐粟斯民十畝穗海氛西南來腥膻日夜吹
剛柔互有宜審括貴用智其機速弧矢徐疾方寸地願君恢綺謨裕然抒腹笥
題紀念碑 蒲伯英

粟帛資天府託身非不辰誰令改百業違心學殺人糜肉造京觀曰爲捍墉垣

併命在堂奧渡瀘遑遽論夙無衽席樂輕身固不難然而未死者摧心丘壠間
室家且勿問樵牧猶煩冤况浴枯骨澤相倚成功名自然感存沒封樹親繕完
豈欲誘將來但可誌酸辛我意更癡妄撤劍閣夔門坦然見天下四隣敢不仁
是則真無敵懋哉楊將軍不然極工役崇侈踰驪山寢處竟何裨試問先驅魂

夏題鵝坊壁

高樹

出城二三里林木喜蒼蔚地無市塵聲茗有沙泉味好雨浥輕塵虛窗涵遠翠
鳥語不識名風中發清吹城居苦煩擾到此滌塵肺呼童下竹簾掃榻且酣睡

自箴

高枏

讀書期致用致用始家庭家庭不能用况敢蒞民人不尙經綸迹先求心氣平
闊大非靡靡密致非營營萬事此胚胎請以爲予箴

省財須省事省事先省心省心無別術不與紛華縈家法尙簡易豈爲親故增
富者聽其富吾不羞吾貧僞者聽其僞吾不失吾真我祖實締構蔬菜沃生平
吾母護澤厚紈細弗及身吾曹蒙安業奚以對先靈

瀘縣志

卷第七

藝志文 詩

七〇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忠勝流於鄙文勝流於史家俗將毋同奢儉常相倚儉必由勤出奢輒由惰始
儉則振精神奢則役奴婢毋曰俗所趨吾必示之禮卓然聰訓齋文正師在此

鶴儕以中秋節偕兒輩遊雲谷洞並登忠山賦詩見示步答 孫燧

佳節等閒過孰令僕累重徇俗疏山靈歲月輕擲送匪伊清福人幽興誰與共
小園植嘉木晨夕換鳥哢怪石羅奇峯望之相伯仲終然持管窺襟懷歉空洞
近郭滴乳巖寺敗幾折棟泥搏百小兒拉折似爭鬪乳斷兒苦飢迷信空聚訟
峨峨涪翁書苔蘚滅罅縫後裔篆此邦周易曾點誦幽竊消夏宜炎威任彼縱
在谷如甕中鳶魚悉拒貢忠山衆妙收豸角特遙供地以武鄉傳景忠始標宋
割據雖已矣抗懷觸悲痛上有騎鶴仙展翮不就控未意寶子山成邑言果中
莊生悲枯髅幾見蓬顆空死前爭競心嚙膝齊舍鞆吾道運方屯風雅少詠諷
君懷抱珠玉尋樂獨異衆君詩炫銀海刮垢盡田葑佳日逢新秋追隨引雛鳳
予時飲隣家爲撥床頭甕與君共明月斯遊一敖弄險韻學之難故步轉失用
因憶十年遊重入邯鄲夢

飲酒

孫燧

機巧競相勝百川日東之拘泥者誰子太息黃農時運會適遷變我辰逢今茲
旬日異氣候古方反狐疑大化不可執中心要有持

豐城洩劍氣落落生英姿女寶玉芝草男耀瓊樹枝風雲自來去能者無所奇
報施不屑道何留姓名爲鱗爪偶然露神龍焉可羈

看牡丹有感

何錫璠

春深花盛開春去花盡落富貴曾幾時轉眼便蕭索記得花盛時護惜寧敢薄
繞以八寶欄覆以蓮花幕扶以珊瑚枝隔以湘筠箔邀集多吟朋開筵對花酌
酒多客自豪詩成主更樂無何花事闌繁華大殊昨吟賞一人無終日閉高閣
摧殘任風雨飛集隨鳥雀移之惡木陰不如藜與藿因之識世情炎涼適相若
承迎得志人誰不恭且恪一旦事業非門前殊寂寞生平富貴交不復相徵逐
寄語富豪兒盛時休忽略

文石

何錫璠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瀘陽古治南十里有沙磧莽莽大江隈纍纍盡頑石山川靈秀鍾石亦多奇迹
外觀雖不文內蘊實光澤拾取細磨礪筋力不遑惜久之生面開精瑩光四射
燦然五色分勝彼施金碧或如姻與雲或若田與宅或成花鳥形生動多奇格
或作山林態萬里論咫尺異態良獨多得之殊不易可方燕公珠可比和氏璧
宜受南宮拜宜供平泉席何當供清齋玩賞應無斃

游紅佛寺和邱芸帆

高櫛

勝地在人境蔥鬱遙相對欲登苦無侶望之增感喟之子有同心招邀拚一醉
結伴入林壑蟠屈樹蔚矯首瞻蒼昊南北暗方位林籟和球簧逸響宮羽廢
掛壁急湍飛眠雲危石墜入室靜塵念久坐澹俗慮窗戶凝幽綠匏樽吸寒翠
歸臥溯游蹤魂夢有餘味

瀘縣紅會引渡婦孺出險安置救濟院四十韻

羅順馥

烽火未甯靜四郊不得安東北禍變急禦侮實爲難西南戰益苦推波尤助瀾
盜賊乘竊發里閭爲摧殘老弱轉溝壑徧地餘瘡痍年豐不得飽歲暮衣裳單

藍田當賊衝劫奪如轉丸貲產既盪盡婦孺遭拘攔免脫夜逃竄荆榛路屈盤
扶老復攜幼呼救沿江干望洋不可渡淚下如瀾汎林鳥驚悲啼江流聲咽酸
監渡非聾瞶畏賊何膽寒紅會重人道惻然摧肺肝整隊急救護慈愛天職完
獨樹旗一幟十字色流丹慈航期普濟往返如翔鸞渡人盡出險俯仰天地寬
更爲謀宿食艱苦心力殫聯床置大被陳粟供兩餐幼稚不知愁繞院間呼謹
老嫗憶家園獨坐雙眉攢親戚走慰藉隣婦如堵觀流離免失所暫得骨肉歡
雖知此時事變亂未極端譬如漏初下長夜正漫漫又如舟曉發下有十八灘
賊情似流水泛濫如激湍隄防旣已潰瀉地孔必鑽玉毀櫝無遇况乃虎出欄
安民須定亂何以爲上官但願極天地充此慈善團劫運與魔力降伏指一彈
奉母終林下藏書不厭看把酒復持釣詩翁日盤桓終年睡夢穩晏起日三竿
長享太平樂永免離憂歎渾渾羲皇世悠悠太古冠巢由耻讓國志士樂一簞
男耕婦得織天下安如盤

詠懷

陶開永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江介有佳人容色艷桃李懷芳自珍秘婉變深閨裏王侯尙不顧况乃夸毗子
自種女貞樹三年不盈咫雖無松柏姿豈與蒲葦比不見林中蒿年年霜下死
三代尙井田末流趨商賈兼并歸豪強苑枯判甘苦賈人禁乘車漢制猶近古
許行神農言今日社會祖並耕豈人情均產亦虛語奸雄假仁義顛倒走羣瞽
論說窮百端幾人掬肺腑從來重農桑首貴息干櫓戰伐儻未休空言究何補

寓齊遣興

王沛霖

閒曹便養疴謝謁郊居久署牘吏箝紙論文客攜酒

時供教習兼檢查差
大府升公諭免參謁

曲巷通園

林廣袤數十畝菘藹春徂秋棠梨雜榆柳眠醒食飽時乘興各出走余偶山妻
隨行行互攜手稚子耽嬉遊襟裾引前後晴霽開心顏晚風生腋肘狂蠶飛狎
人鳴鳥嚶求友僮僕遇園夫桑麻話隣叟委懷在邱壑茲償夙所負金谷平泉
莊一生幾消受營營作者心悠悠多士口寧知古達人八荒視肩膺藐焉寄蜉
蝣何者爲吾有應人呼馬牛何物非吾偶心與境相適勿爲物所誘俛仰天地
寬道德亦芻狗

書事

王沛霖

寇引兵而西將軍出南路沿途執人問狼今竄何處寇亦避將軍一步遠一步勞燕相背飛終年不得遇生者困轉輸死者長暴露信哉蒯徹言韓盧惜狡兔

詩 七古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自注任時知瀘州亦坐事對獄

蘇軾

昔年嘗羨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怪君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雁起天爲黑桐柏煙橫山半紫知君坐受兒女困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雖不及來有年詔恩儻許歸田里卻下關山入蔡州爲買烏犍三百尾

石人行

董新策

忠山巖嵒壓江澣上有武侯舊祠宇州人祀事到今虔新爲樓觀爲堂廡門前闢徑轉山腰莽石中間施鑿斧呀然洞穴天爲開石人雙蹲如弼輔長髯豐頰狀貌奇約略一軀四尺許拂拭泥汙剔蘚班背鏤銘詞了可覩一曰守土守土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三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三分辛苦一曰遇隆則興松柏千古此石不知何代理此銘不知何所取於時道路驚相傳叟童觀者集如堵羣蒙臆度且紛囂大都人各語其語冠舄初疑道士妝劍佩或詫軍人伍不則方之隧道間芻靈翁仲爲儔侶賢守摩挲不謂然播以聲詩浮議沮凡物顯晦各有時况屬神人之奧府石人今出祠適興古之作者先逆數百千年來秘石張山靈沉鬱氣斯吐公徒舁至祠之前左之右之森兩部吁嗟乎像人奇蹟世間多往往所遇非其所君不見承露金人辭漢行牽車灞陵泣秋雨又不見平蓋玉人一丈三崔仙仙去誰與處石人石人何幸哉臥龍祠下持門戶忠山宇宙大名垂萬古雲霄高置汝

題宋懷山溶梧桐夜月圖

王正常

我家中外合水流君在蜀西萬里古橋頭相逢彝陵握手一大笑肝膽意氣直與凌滄州舊聞祈陽花滿縣瀟湘半入浯溪卷榻來猶說宋神君不讓當年漫叟漫人生得失何愠喜位置通介之間耳君今卜築爾雅台野情差仿天隨子登堂示我丹青引一色空濛墮清冷下有高人夜著書嘿嘿深坐梧桐影嗚呼

靜者之樂樂無窮神閒性定塵慮空世間最畏夏日烈何不同來消受明月與

清風

作者自寫其胸次耳
奇橫蕩漾近於謫仙

從軍行

王正常

城頭飛黑烏草莽伏赤狐我出爲前驅指揮分爬梳桓桓者總戎赳赳者壯士
予也虱其間文武略相似西安將軍東赴襄鄖屬六縣無遺殃不招而集未流
亡撫恤之後設邊防川陝西南多窺伺狼奔豕突紛交馳唯時師干歸總制探
子隨踪薰屢移或涉澗或登臯似雨非雨霑征袍徑路猗斜馬蹄澀到此性命
輕鴻毛天晴卓午仍濛霧清晨一餐抵薄暮隨人造飯已具陳且往中軍問去
住邊人忽報官軍來相逢彼此互疑猜須臾軍帖下需餉如風雷集夫背抗走
百里望望大營在山址冥冥覓路上營門營門還在山椒裏吾皇好生天地春
蠢茲小醜亦齊民首逆殲禽罪不赦蚩蚩餘黨可投誠各省解散數百萬聞風
潛逃更無算間有游魂尙稽誅逐處搜捕責團練凱歌一唱萬人歡兵勇歸籍
男歸田砦民平地葺舊屋此屋不住垂九年我抱案牘旋襄陽塗中士女餽壺
漿僚友相勞苦洗盞開東堂東堂共一醉兒孫拜家慶書生未嫻軍旅事出門
蒼得師九二猛虎磨牙看此行行險而順攸往利

題守拙草堂課孫圖

賈漢生

先生豈曰拙者流樂民之樂憂民憂循良傳中政績異御屏風上姓名留麾幢
屢典有名郡鸞刀縷切無全牛吹噓寒素到碧落振拔幽滯出靈湫山賊內訌
敢嘯聚勒兵授甲勤爬搜哺育孤雛酬死士別白瓜蔓脫冤囚磨盾野幕開書
局考獻徵文親校讎阨塞戶口練時務輕裘緩帶紆筆籌馬上紅旗馬前酒羽
書鳴鏑風颺颺海島盧循旋授首山中張燕亦函頭臥治襄陽帝曰可干城腹
心寄公侯陽春有脚課屬吏紅帕抹首趨兜鍪硯山碑泐莓苔古十年裙屐羊
杜儔此豈拙者能施設拙者何以無競綵讀書如苟拙於用曹倉李籊徒包羞
我聞士宦有巧拙巧者爲身爲家謀朝露夕陽不自保戀棧時與俗沉浮若公
進退真有道仕學兼資實則優一朝諷詠泉明句萬里歸來蜀國舟自願抽簪
遂初服豈關折腰向督郵吾愛吾廬在人境守拙顏此草堂幽古人功成身則

退往往請從赤松遊電光石火渾間耳巧者徒勞拙者休桃源卽在人世間草堂從此成千秋

薊州聞故鄉重修海觀樓作此寄鄒瀟舫

李含志

擲杯不飲思江陽菌甘於肉新筍香小弟刺船我主柁十三小婢司壺觴醉登海觀訪遺蹟柱倒基傾秋不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飢驅吳楚燕齊邦自厭西南足兵燹遠遊或免心悽愴忽傳虎門讓海道欲令聖德通遐荒豈知夷性異中國重利輕恥難隄防壬寅四月渡洋子嬌歌爛醉金山旁風聞漢奸滿城邑禦賊計緩屠城忙舟至徐州鎮江破此身幸免悲郎當復遭幾度黃河決吏肥國瘦長星長魚鼈食人誰敢說弭謗斧鉞殊鋒鏑不知峨邊近何狀夢聞警報心倉皇豈料年來足豐樂井蛙坐井聊小康吾鄉耆舊老於事郡有轉徙常扶匡及茲太平須潤色倡復海觀臨蒼茫定有高樓出樹杪飽看黍稻連天黃岷江沁目滑如鏡高低倒影山搖光魚舟點破遠空碧呀呀畫角催殘陽江城燈火小市月波心火柱爭寒芒臥知島夷不敢犯帝力於我偏汪洋薊門作詩寄瀘縣志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桑梓心憂血熱神飛揚何當歸與諸父老憑高釃酒窺扶桑

榕山懷古

王元本

君不見榕江之山千萬重就中秀拔惟榕峯嶙峋玉立插天表矯若翔鸞舞鳳乘長風雲氣可望不可卽縹緲直與圓嶠方壺同云有仙人在絕頂手開閭闔與天通風雲倒生杖履下星辰出入戶牖中仙靈聚散條來往龐眉皓首兼方瞳酌之雙玉斝侍者雙玉童有時雙玉杖化作兩白龍山河大地共遊戲朝逐錦水暮瀛蓬相將一笑俯塵市齊州九點煙濛濛仙人一去不復返桑田幾變滄海東後之健者惟鄧公託名吏隱追仙蹤我今訪古聊相從丹竈無火山花紅丹符蝕綠蟲書篆巖影嵌青鶴唳空榕山峯兮榕山榕浮雲變幻大化始終丈夫生當汗漫遊五嶽倒騎日月凌蒼穹

馮李氏節孝詩

周作楫

相思樹連理枝清風嶺上有貞祠古人節烈不可及於今馮母一遇之馮母于歸鳳凰于飛及爾偕老無非無違事舅如事父事姑如事母入廚新洗羹湯手

春祈冬蓄謀齋曰天迺不惜松與柏獨將盤錯試巾幗五年鏡影痛孤鸞恨欲磨笄身化石息奄奄血和淚時春齡剛廿二剪皮金一香字杜鵑啼月蠶吐絲腸轉車輪愁又思上有黃髮翁下有黃口兒黃髮黃口將恃誰死者已矣應亦悲淒風苦雨夜漫漫機聲軋軋穰燈寒上告二尊下六尺一身誓爲此心丹數十年中如一日地老天荒金玉質表閭安下九重雲輯乘已書三品筆我來江陽恨已遲馮君涕泣前致詞滿腔孤苦無從說怕讀天只人只詩五角六張何爲乎賤子六齡亦藐孤聞君此言同泣血此心欲訴常區區鳳將雛雉將雛莫忘高堂母氏劬

輓馬節母

清 鄒容彥

男兒重忠烈女子重貞節貞婦心烈士血不後天地生不先天地滅邇來四萬八千年幾人忠孝堪流傳况乃閨中一弱質所恃貞心介于石石雖可爛名不易直與天地無古今天地雖死心仍赤

朱節婦詩

羅經學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六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夫在時妾有耦夫今亡墓誰守下無弟兮上無兄妾身又復遭陽九夫既無兒妾卽兒年年拜掃清明後清明拜掃灑杯酒不見佳兒見霜婦節婦之節誠可憐甕無粒米廚無煙欲繼族無子欲守囊無錢度日長年仗鍼黹旁人聞之淚如洗君不見文天祥願得黃冠歸故鄉趙家天子豈無後江南號召良非狂又不見史忠正耿耿孤忠天下震明祚一綫苟能延寒灰尙冀然餘燼妾本無兒妾不愁回憶舊恩心煩憂有家不歸誓不悔有墓不守將焉求吁嗟乎節婦之苦苦無比壽考而終今已矣當年雖未博龍章泉下見夫夫亦喜

黃雀行

黃紹謀

羽蟲三百六十屬黃雀之細亦微物曾聞縱博嗜樗蒲不聞勝負憑羽族少年無行競逞豪將以求吾所大欲餞金髹漆竹絲籠不爲營巢爲營屋汝窰磁盞柄雕鏤餌雜葎茸鸞切肉兼金羅致飛將軍擬聽羽林歌凱曲營門對壘戰場開蝸角相爭等蠻觸兩造都從壁上觀懸門手托兩軍出觀者鵠立如堵墻飼鳥居停應齧棘居然有喙駝昆夷或中其眉志其目或欲茹毛寢其皮或甕而

行傷其足或賈餘勇奮鷹揚或養其鋒故雌伏不須雕勦張翼來豈效于思蟠
其腹須臾垂翅走趨風百萬青蚨飛去速借問青蚨何自來以粟易之歲所入
此邦之人胡爲乎黃雀眞能啄我粟吁嗟乎玩物喪志古所懲經史昭然君未
讀邠孫季孫好家俱介距鬪雞興大獄稠父喪勞宋父驕來巢空聽謠鸚鵡沫
邦無備狄人來授甲皆云鶴有祿滎澤驂絳國瀕危不念遺澤留康叔半閒堂
中蟋蟀鳴南渡君臣齊碌碌黃扉望重起屠沽興也淳焉亡也忽古今一轍理
所同後車不鑑前車覆中人之產數十家付與微蟲輕躑躅錙用盡如泥沙
成敗何關烏榮辱王謝堂前燕不來多財豈爲子孫福羽譙尾脩創業難念及
先人宜痛哭華屋邱墟莠在門黃雀依然棲灌木

顏烈女

麟現鄉人顏爾
宦女小字三姑

周于高

常山不作平原死顏氏門風寢衰矣那知造物更翻新特以秀靈鍾女子女子
繫誰乎烈烈顏三姑盈盈年十五霜骨雪肌膚生小識節義不羨羅綺襦除侍
爺孃前笑靨須臾無爺孃珍寶之卞璧隋侯珠一朝阿爺家難作蜚語忽從天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上落角弓翻反亦尋常忍把污名玷閨閣

爾宦弟爾彥索貧不遂
因將三姑任意污讟

遭家不造可奈何耿

耿填胸冤血多慘淡紅絲一刀割月老涕泗空滂沱

爾彥嗾三姑夫家
登爾宦門毀婚

爺孃雙淚紛

如霰強作歡容婉相勸世間不少王右軍再向東床覓良倩女聞不喜亦不怒
惘惘出門懶回顧衣服重重密密縫寒蟬悽咽門前路路旁一水碧如瑩澈底
澄鮮照眼明兒身清白誰堪比惟此淵淵池水清兒身輕兒冤結滿腔冤憤何
時雪除將烈骨葬清流一片冰清向誰說回頭含淚拜爺孃曹娥把臂下池塘
池波忽破悲風發四遠吹送荷花香荷花香清絕那及烈骨香尤烈直上九霄
化赤雲玉蟾山下鵲啼血玉蟾山靈汗欲流取彼讒人豺虎投豺虎不受投有
北浮雲黯黯天地愁

鄒烈女

崇義鄉藍田場
民女字素玉

周于高

瀘江江水不曾深兒恨之深且千尋瀘江江水不曾潔兒身之節侔積雪積雪
見睨有時消兒身歷劫終不滅潛蚊一泣江月高爺孃暗別赴滔滔誰歟梟鴟
誰鬼蜮兒兮泰山兒鴻毛吁嗟烈骨今何處夜夜灘波鳴咽金雞渡

時屍沉江底
猶未浮出

胡烈女

字秀英瀘州小市廂民胡恭順之女

周于高

世間淫婦心最毒屠伯蒼鷹無此酷多少閨中好女兒逢此百罹身莫贖娟娟
胡氏女秀英過人至性天生成草慣離娘甘獨活桐雖得地已孤生烈女母早亡終鮮兄弟

枯楊未仆多情極偃傍楊枝好顏色楊枝婀娜弄春風春風搖蕩無休息濃雲

豔雨朝復朝婉轉行讒夜夜嬌芳蘭當道遭人妒不鋤心恨終不銷

父惑於嬖妾言聽計從妾因設

計陷女而父不覺

彼婦之口工畫策嬌女如花拚一擲只期快意得黃金那管淤泥污白

璧白璧難甘一點污寸寸柔腸轉轆轤不生或免十手指不死難全千金軀寸
心脈脈淚漣漣阿爺攜拜母墳前欲別阿爺伴阿母此念何由達昊天昊天夢
夢悲罔極今我欲生生不得留得瀘江烈骨香絕勝筭總長侍側江流泯泯復
漸漸烈女隨親返棹時海觀樓頭悲薦祚歸子山前痛伯奇伯奇一痛黃龍起
烈女千秋心在水榜人驚歎阿爺傷面上餘癍淚珠洗東船西舫爭飲泣悲風
吹起怒濤立千尋江底覓芙蓉出水依然耀初日江天黯黯慘無光江雲漠漠
裹衣裳懷中石不隨波轉髻上蘭猶滿鬢香髻蘭香比烈日烈日烈追逐北風來北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七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闕北闕龍章下九天天語煌煌崇綽楔綽楔巍巍小市頭新祠弈弈瀘江秋我
來肅拜苔階下風香滿地畹蘭幽

高烈女

字翠英宜民鄉人高應聰女

周于高

風烈日烈女更烈十死情甘生不屑生則無顏對父兄死則有光爭日月高家
有女閉蓬門戀母鳧雛難暫別眉顰楊柳骨冰霜面妒芙蓉心石鐵待年慘被
狂蜂猜救父誤入妖狐穴妖狐計毒毒且工烈女性剛剛且決爺孃喚斷聲嘶
酸手足撐殘膚毀折長繩臂繫手握拳裂帛口銜齒嚼舌一聲喊破天外雲萬
點噴出心頭血完璧縱難返故閨保身終不愧明哲羣凶魄褫汗橫流騎虎已
成勢難歇慘淡羅巾尺五長天實遣之全大節昇去荒塍立挺然參天老柏忽
中折濛濛冤霧塞長空慘慘繁霜飛綺陌黯黯銀河水不流淒淒圭月光爲缺
池蛙瞋怒林蟬哀方山動搖石峯裂武侯祠下撫遺容觀者如山咸怒髮溽暑
蒼蠅不敢前赤日行天香噴發忠烈蘇公喜欲狂我烈爾烈同一轍刺史多情
太好生生怕羣凶都殄滅兩肩就繫逸兩狼九尾妖狐從薄罰萬姓同聲籲彼

蒼不管喉乾氣衰竭我家瀘江東復東江流濺濺忽嗚咽檄召江神問所由江神一一爲余說痛殺法網漏吞舟餘恨重泉何處洩孤墳僵臥寶山頭夜夜猿啼空慘切我聞血動一腔熱思覓佩刀捕餘孽盡食其肉寢其皮爾無子遺我心悅寄謝烈女冥冥中生前冤憤從茲雪

余烈女

小字大姑

周于高

秀英身赴瀘江水山靈嘖嘖江神喜那知轟轟鼓樓峯輒向江神誇不已鼓樓峯峙瀘江東六月冤霜起悲風石筍欲仆啼猿泣喜殺嚴州太守公太守門風真不俗閨中女兒甘虺毒張開前妻土未乾王祥後母刑尤酷酷刑慘慘年復年烈骨森森豎復豎身瀕十死終不死不諒人乎母也天阿爺畏妻兼愛女匆匆遣嫁淚如雨三開魚網縱哀鴻天外冥冥任高舉雪花滿地北風狂吹送阿爺到北邙卻怪河東好獅子命比方山子更長妖狐九尾貌傾國翡翠衾寒眠不得野鹿呦呦好共游雄狐綏綏惟我特斯螽蠕蠕學動股女兒戀母尤戀父甘出生門入死門不遇慈烏遇乳虎湟不緇兮磨不磷保身那得復顧身拚擲紅顏完白璧好向重泉見父親寸寸膚作冰紋折千點萬點萋宏血牧童樵豎慘呼天躋彼公堂皆盡裂幻化妖狐術更工青蚨百萬舞溫風孔方一奮通神力精衛冤沉大海中鼓樓山靈赫斯怒此何人哉不可恕攬扶烈魄下山來握拳凜凜橫當路山光忽落山徑窄野寺荒荒神脈脈瞋目一叱神辟易仆地何人乃阿伯

杜母節孝詩

李于彤

古釵無光掩黃土女蘿山鬼啼風雨瀘山嶽嶽江水深江水秀孕城南杜城南家世擅清華文采風流武庫誇豈知蘭玉多於草端賴瑤池一樹花瑤池花老春無色阿母深居花下室筆峯縉水淨無塵幻出璇閨冰雪質杜陵賢人夜鼓琴戛然絃斷無知音一朝覓得鸞膠續洞房彈出雙龍吟堂上舅姑兩鬢白膝下遺嬰纔數月一聲破鏡飛上天雌鳳孤棲女龍泣撤環視膳雞鳴朝篝燈課子青不搖手作羹湯諳食性書教灰荻代拈毫當年撫孤烏嗚苦此日孤成烏反哺雪竹霜松四十年蘭芽又茁三株樹君不見撫孤者誰晉程嬰苦節有如

漢蘇卿卓哉宜人秉二義煌煌綽楔膺天旌嗟我一官牛馬走升堂拜母來何後爲歌黃鵠輝風騷媮星長照墳前柳

迎佛骨

曾名毅

佛已死骨猶靈君王信佛真杳冥佛雖靈骨已死君王佞佛胡爲爾昌黎上表達天聰竄逐不諒賢臣忠君不見求佛憐爲佛侮始漢明繼梁武

過伯安畫魚歌

敖册賢

莊惠安知有魚樂小智摹寫作雅謔伯安先生真知魚墨魚一噴使魚躍芰荷瀟瀟蒲葦深碧波萬頃蒼煙沉大魚跳波小魚舞一魚酣睡兩魚語更有多魚嘻晴光有子泊泊如風雨吁嗟乎安得先生圖中魚盡化爲龍升天衢倒挽銀河九天水三日三夜盈溝渠胡爲乎赤地千里水半涸波臣躑躅不可活倘教深入先生圖劫外自闢一溪壑鯪生爲詩三十年吾友位置蘇陸間自笑惡詩不足數得先生畫將附傳

秋夜有感

何錫璠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〇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秋風瑟瑟兮草黃鴻雁哀鳴兮雲水鄉關山馬肥兮兵戈不息時李逆犯順全川震搖人民

無主兮中心皇皇顯皇帝是歲寶天上不惜民兮誅求不已官宰乘勢苛斂取盡錙銖兮棄如泥水

既取貨厘又抽人稅民窮財盡兮無所歸民不爲賊兮伊於胡底我生不辰兮逢天憚怒狐

狸豺狼兮橫行當路揚威吐燄兮日月無光頓使世人兮不知朝暮吁嗟舉世

皆濁兮可奈何安能舍我清白兮逐流而揚波縱酒沉醉兮且狂歌莫將山中

歲月兮空消磨

隄上柳

思觀察沈公而作也

何錫璠

送客上沙隄隄上多絲柳欲折贈行人思公難舉手公植柳護隄邊根愈深隄益堅水漲廬舍仍安全崩塌不復如從前人民安堵無播遷羣頌觀察仁且賢願公永壽於萬年長使瀘民戴二天

城南桑

何錫璠

城南桑條遠揚葉沃若枝低昂蠶婦養蠶朝夕忙終日採取攜籠筐有桑養蠶心不惶蠶愈飽繭益好纈得絲多卽珍寶一家溫飽無煩惱煩惱去百廢舉舊

伴相逢話相叙阿儂衣食足且豐沈公種桑洵有功

粥廠開

何錫璠

粥廠開飢民就食紛紛來扶老攜兒席地坐兒饑嬌啼聲欲破呼兒勿啼且食
粥止啼大噉聲霍霍兒啼止母心喜語兒今後切勿爾不有沈公能造福母子
一家成朽骨

溝渠通

何錫璠

開溝渠流穢惡障塞久水生毒酷熱熏蒸氣沸騰中人臟腑成癘疫癘疫甚公
悲哀鳩工役溝渠開溝渠通兮積穢去疫癘止兮萬福來

官街路

何錫璠

官街路久未修石破成坎淤泥留晴天滑沕如脂油陰雨更作洪波流洪波興
阻行人偶爾失足遭沉淪公前捐金促興役舊石胥換成新石街心隆起如魚
脊水分左右入溝渠街中不復淤泥積從此履途如履席

醉後放歌

有序

稅紹武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己酉殘臘自滬旋蜀放輪漢宜間風物蕭條胸臆橫塞取酒痛飲遽盡
一石仰天悲歌不知所云

江水滿眼酒一杯多少古人安在哉古人方去我復至我去後人還復來暫來
暫去一瞬耳空山荒塚徒纍纍卿相輿臺那復識聖賢盜賊同飛灰安得無量
大力者手挈地球如擲瓦一起三十三天外一落十八地獄下轟然碎裂如纖
塵人物紛紛散四野混混沌沌隨洪濛鬼神滅迹天無工此時無爾亦無我無
是無非無私公機巧詐僞不必起世界從此來清風

夫馬行

并序

高楷

丁文誠公裁夫馬歲爲吾蜀省數百萬金而持一孔之論者妄生訾毀
余旣爲丁公立傳載其德政懼後人久而不察且恐夫馬之復也仿白
香山之例作夫馬行

正月已過燈火節灑掃考棚官請客戶科治酒召庖丁胥役下鄉散紅帖衣冠
峨峨輿馬騰孝廉貢監廩附增齎商布賈犬與鷹藉此直可驕親朋匪但月俸

分餘贏賓客既齊官始到大家侍坐如分號誰所尊禮降一揖誰所親暱留一笑果然官好稱民母開口亦嘗問晴雨須臾說到夫馬錢靜聽長官一一數廟宇缺宜修城郭壞當補考試候學政賓興散文武我豈攜錢來作官要須按畝向民取數目略加添董紳仍爾汝官言尙未畢答言衆已悉袖中書就舊呈詞畫諾不問知未知明朝懸牌夫馬局每兩丁糧三兩六

代閨人怨

羅鳳翹

昔妾嫁君時顏色如花枝但云同歡樂不解愁別離君才倜儻人中驥少年不短英雄氣夜讀妾伴君知君有遠志去年上蓉城攜手送君行眼看玉壘春雲遠心逐峨眉秋月明二月君別去十月君來歸君歸丹桂香熏衣紅閨枕簟生光輝與君樽酒敘離愁誰知更作萬里遊登堂拜慈母買棹下渝州留君不可留祖君南陌頭南陌霜飛桑葉落宵長眠早翠衾薄今年思君春日暉柔條青青桑四圍桑蔭滿君未返春去夏來夏又晚感此妾心傷對鏡晨妝懶豈無螺黛畫雙眉君去雙眉那得展人家夫壻同君發聞得歸來已前月遠報平安未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有書思鄉日夜催華髮飛蓬轉瞬變秋風樓頭望斷南歸鴻羅幃寂寂蛛絲網背影孤眠勞夢想妾似庭下蘭無人空自芳君如水上萍隨風遠飄颻蘭有香兮君所知萍無蹤兮妾所悲萍蹤何時定蘭香終不移自君別妾拋紅豆嗁痕濕盡春衫袖怕拈荇帶試腰圍夜夜思君爲君瘦妾瘦妾容變憶君君不見微名何苦區區戀白髮倚門日千遍肯訴私情兒女怨掩涕緘愁欲寄君雙燕歸廉又夕曛

答閨人怨

羅鳳翹

去年何事與君別瀘江水冷梅花雪今年思君纔幾時燕山落木寒蟬悲日將暮兩地離情向誰訴萬里客遊眞自誤蛾月照牀前知君愁不眠辭家六見月華圓與君同樂須少年買舟欲歸囊無錢征人久盼巫峯雲未報泥金早慰君君念征人罷膏沐雙眉應爲征人蹙幾度緘愁遠寄君想君深夜吞聲讀水紋簾上雙鴛枕是君手迹裁宮錦別君見枕如君面伏枕思君君不見遶膝遙憐兒女小小不知愁夜眠早勞君飛夢到京華得到京華天又曉起遲晴日上窗

多愁冷年年苦病魔臨行記得攜君手香肌清減今如何庭槐黃落風蕭蕭白
雲回首親舍遙親舍相思時節變眼逐飛雲心似箭開篋檢征衣數行慈母綫
顯揚未遂時貧賤功名詭遇羞求銜文章報國當有時如今時事吁難爲封侯
悔不先投筆偏教夫婿生別離公車九陌多遊戲冠蓋誰憐獨憔悴別來未忍
澣羅巾巾上分明有君淚安得乘長風吹入君懷中勸君莫怨首飛蓬珍重留
君雙頰紅鴛鴦比翼願爲鳥鯉魚點額終化龍門外秫田秋穫否釀秫煩君藏
臘酒登堂新錦帔舞綵舊斑衣遊子倦矣行當歸偕君晉酒壽護幃

先妣杜太宜人
乙未十二月十

五日五
十壽辰

大火行

鄒宣律

燭籠夜半凌江起噴薄赤燦天地紫東風助勢入城來十萬閭閻頓傾靡已丑
莫春三月時皋比僭擁北城祠送客出門漏初轉忽驚天色如胭脂須臾街市
人聲沸吹到漫空煙靄氣不覺生徒匿影逃漸生旅客焦頭畏登高望火火愈
明拉雜聲兼呼嘯聲提筐挈篋沿途擁墮珥遺簪滿地橫此時欲住愁同燼此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三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時欲去仍難進盡拋書卷束衣裝攜兒去聽城西信城西原有舊蝸廬入戶家
俱滿院鋪西市親朋堆籠橐東家故舊寄妻孥相逢握手皆噓唏共道奇災曾
有幾喚母呼兒哭復啼蓬頭垢面人如鬼城西高處望城東烈焰連天照眼紅
纔聞燒過行臺署又報焚殘武聖宮朝陽已升火不止徹夜風狂火尤駛官吏
徒拋巷口冠兵丁空汲江邊水黑煙忽倒大觀樓蝸廬莫保我心憂淒涼手鎖
空房出且向寶山高處游行到西關皆裹足高堆木器如山嶽別尋問道小西
門慘狀沿途不忍矚徘徊東嶽廟門前火光熄候日光圓忽遇故人向我賀宗
祠無恙猶巍然我聞此語不暇顧急入火城尋故步鐘篋無驚廟貌存棟樑未
改英靈護隣曲相逢慶再生塵埃灑掃茗杯傾街衢不識三叉路瓦礫俄堆半
段城同是無家競相請一枝暫息鷓鴣影傷心寶藏變飛灰轉眼束脩成畫餅
明朝周歷重遲回嚴城彌望劫灰堆呼導忽傳觀察至旌旗滿路勘災來路旁
父老低聲語勘災猶自陳豪舉倘教昨夜折譙樓安教今朝成敗堵

鳳來鄉劉老人遇華百歲徵詩長歌紀盛

鄒宣律

我生不逢八百彭鏗翁但聞一老蜷伏雞窠中白駒過隙須臾耳古稀亦足稱
英雄百齡老叟誰曾見今朝始識劉翁面兩鬢蕭蕭色若霜雙眸炯炯光如電
健步無須鳩杖扶習勞從不鴛衾戀百杯酒謝次公狂五斗飯教廉頗羨今年
十月嶺梅開閩左懸弧屈百回欲談舊日摹銅狄共進流霞泛玉杯五世兒孫
隨杖履一時人士頌臺萊我逢盛會稱觴至酒闌倩說平生事早勤稼穡守先
疇壯讀詩書通大義納稅方登縣宰門爭名不應文宗試却病千金獨宿湯傳
家一部三農記萑符不靖起滇雲抽丁編甲何紛紛買劍賣牛同殺賊短衣匹
馬亦從軍猿臂曾開弓百石龍文試舉鼎千鈞幾獲渠魁仍免脫受賞無緣知
命薄歸來重理舊犁鋤桑麻閒話田家樂秉賦知翁得氣多粗衣淡飯養天和
飛昇不學燒丹術舒嘯聊爲擊壤歌曾看故里千家換已歷熙朝五代過舊事
重提增感慨餘年消遣且婆娑我聽翁言三歎息早衰蒲柳慚何極藜藿方多
壽世人膏梁原是戕身賊方今新主正當陽滋培萬物盡繁昌願翁再覩共和
世留作枌榆異日光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悼松歌

鄒宣律

祇園寺古松極多皆數百年物矣寺僧不知愛惜戕伐殆盡余隱傷焉
爲作是歌

祇園古松不知數盤空崛強蛟龍怒一郡皆同法物看千年定有神靈護三層
傑殿盡遮完一杵清鐘常鎖住老鶴巢雲樹頂危飢鶡飲露枝間怖風起疑翻
大海濤月來難覓層陰路工師注視不敢量畫手臨行屢回顧盡道空山老此
生誰知末世多相妒一朝浩劫歷滄桑何物纖兒任意戕砉然一聲崖谷震山
魍木客皆遁藏剪伐枝柯羣蟻急摧殘鱗甲瘦蛟僵樵采成行暄牧豎護持無
力笑空王橫陳澗壑千夫曳擔運城廂一路香我來憑弔僧房宿夜深如聽山
靈哭不向明堂作棟樑翻爲健兒供竈突日光穿漏暎經臺雲影蕭疏飛錫屋
路人指點說當年老僧培養同花竹昔何蒙密今何疎太息盛衰如轉轂吁嗟
乎有材所貴全其真炫露難免摧爲薪任爾臃腫兼輪困物色偏會來風塵松
兮松兮爾何不生長岷山之麓洱海之濱與物無競天同春胡爲挺拔殊羣倫

托根復與巖城隣蘭摧桂折非無因松自戕耳休酸辛嗟爾懷才抱器人

有懷城都舊遊因作長歌

鄒宣律

憶昔文翁開石室研經遠負蓉城笈百間廣廈萬縹緗風送高吟出今石列居
盡是軼羣材黃絹詞人青瑣客課士常停節使車分曹競注門生籍解頤匡鼎
共升堂折角朱雲多避席有時同作浣花遊丞相祠堂工部樓萍開鏡面搖青
雀柳拂鞭絲控紫騮仙菴極目花如錦酤肆狂呼酒似油此際繁華誇陸海此
時意氣凌滄洲興酣落筆志奇賞淋漓素壁蟠蛟虬一朝錦水風波起鱸堂零
落新桃李駟馬橋邊遊騎稀蝦蟆津畔孤舟艤歸來重理舊琴書草樓築向修
篁裏野客交遊祇白鷗故人消息無紅鯉但憑詩酒遣無聊歲月蹉跎吾老矣
聞說當年講肆空陵遷谷變太匆匆深院全移規制換崇堂別建畫圖工蝌蚪
取攜同草芥犀牛埋沒隱蒿蓬尊經院側爲古石牛寺舊遊回首難重續浩劫驚心尙未終
戰骨御河翻浪白烽煙貢院接天紅惟有讀書心未死夢魂常往少城東憶曩
日心忡忡空山高臥誰與同一杵清鐘鄰寺動尙疑聲出梓潼宮宮與書院僅隔一牆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拉夫行

羅順馥

拉夫復拉夫如羊被縛犬被驅北軍入境日千萬拉夫之役無時無侵晨拉夫
暮未已城市人稀及鄉里菜傭樵叟不得逃長繩繫肩相接比壯夫有力耐饑
寒半粥莫飽牛衣單病者力衰訴且泣堅臥不起橫摧殘路逢行人哭相向家
有慈親倚門望前途日落如不歸憑君傳語慰惆悵來朝炊斷啼饑時更須周
急望原思夫頭逼迫怒如虎生死向前何敢辭中有一夫更慘切子哭聲嘶妻
氣結牽衣細問何時歸努力行役毋自絕夫言遭亂已如此十人上道九人死
縱有歸來家不存况復不歸長轉徙年荒穀貴家赤貧亂世謀生倍苦辛生死
流離各珍重悠悠天地終無情道旁觀者長太息誰歟禍首民之賊爲圖私利
肇兵端使我瀘民受魚肉况聞兩軍臨戰時拉夫前列如藩籬有時天雨立不
穩一夫張蓋一扶持又聞被夫以軍服敵彈飛來洞夫腹軍人苟活避民家役
夫尸積填山谷君不見挑菜女滿城市抱甕汲河小豎子大男赴役死道途中
男避役如逃逋又不見乞食翁抱孫奔走哭途窮自言一子無消息家無儋儲

四壁空吁嗟乎陸軍編制兵五種工兵而後有輜重胡爲虐使及斯民血肉膏原不旋踵安得取消帝制還共和從今同室不操戈福我華民千萬古康衢同唱太平歌

牛衣泣

羅順馥

北軍來北軍來所過皆成燼與灰三師七師盜賊耳擄掠燒淫技止此京師至川六千里當其道者生無可生死不得死百錢尺布盡搜求婦孺衣袴無存留流離轉徙出門去十室九處成荒邱夜深獨自返鄉里滿目荒涼塞荆杞野田蔓草無人耕鄰雞村犬不聞聲寒潭陰暗月色薄瓦礫場空積白骨暗中鬼魅欲搏人澗底飛磷光冷落荒村行盡宿無家道上牛衣亂若麻藉茲露宿不成寐一念身家百感賒吁嗟乎民生凋敝極於斯可憐官長終不知煙釐酒稅茶捐外勒令重輸保命貲追呼不已轉逮捕貼婦賣兒皆不顧安得鄭俠流民圖藉呈以回上官怒

荔枝洲

在廣州府城東

陳鑄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六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昌華苑古丹垣隕春晴羣鳥聲喧逐綠雲罩地樹百本紅塵不起錦作堆東坡先生舊謫居遐方異果珍如瑰今年荔枝熟三百飽其腹明年荔枝少空寓愁嶺表我來正值清秋節麝囊鵲卵不可齧我今欲去春將半荔枝花璨霏瓊屑愧我南來歷五月對之腸鳴沫流舌偶逢嘉蔭滌煩襟未許甘香消酷熱問我口腹福何薄此行萬里嗟落拓林影花香相綽約輕舟已過羊城脚

去蜀行

沈守廉

我來非遲去非早萬里長風行正好我今欲去人欲留宦情離情知多少愧無遺愛蜀之南謝彼兒童與父老兒童父老何多情競製歌詞送我行留我送我我且問我心何如江水清清耶非耶證心跡一官去留何足惜獨惜居官三四年漸漸蜀南風俗易士民安所仰表率在官長誰謂風氣挽不回以誠感人不容強前此旱厄年復年賑饑漫道長官賢長官心事半未了買穀于今少俸錢長堤好護城邊屋插柳還須時修築願民權作去思碑勿思鼠雀速我獄好訟之人蚩且愚訟庭幾見必羸輸徒使豺狼飽慾壑廢時失業胡爲乎爰告里與

社勉事新使者但願屢豐年勿以我念我去也荷花開歸去來躬謁先祠何快哉自注云先文節公專祠燬于兵燹去年因重葺之今會落成奉粟主以崇祀典此心可爲先靈質江上風清江月白人言川江回

頭水官去官來無定止何敢自棄聖明朝願再來任西蜀使吁嗟乎何時來任西蜀使慰我蜀人我心喜

木碗子樹

在朱氏宅前今無

樗木智

大塊鍾靈杳無迹名家老樹產圭璧拔地千尋高插雲垂陰半畝覆阡陌傲雪凌霜葉不枯似楠非楠柏非柏朱氏園林只一株除此之外天下無不知珍重自何許纍纍結實如明珠珠底加盤必榮遂麒麟鸞鷲非祥瑞至今千載驗無差葉茂枝繁轉蒼翠以之名族無不可紆紫佩金花朵朵擬攀仙桂與登雲秋風但看樹頭果見方山志

登寶山行

樗木智

寶山岷岷高百丈一坡逶迤極頂上丞相祠堂巋獨存竹枝桐幹森羅障樓懸斗大涪翁字升菴先生詩曲狀更從門外振衣看拓開眼界如箕放岷江滾滾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匯沱江北崖東崖骨奇壯煙中鱗次萬千家阿誰繡圖工意匠世間不朽是文章我且抗懷吐骭麟雲爲墨兮霞丹黃書破青天恣跌宕君不見四香亭子百尺樓摧殘剝蝕空惆悵又不見宋人鉤畫明人句古香綺藻兩不讓堪嗟墓木烏弄吭沒世無聞徒屬續安得臥龍起滄溟不使石人泣相向

次紹棠喜晴韻

陳鑄

陽靈停曜朱光死白龍雙降臨漳水十日長留不思去川岳蒸雲土膏紫石魚揚鬢生颼颼水鶴巢薨滿城市日復一日陰冥冥扶輪妙手誰能徯苗秀鬱濕稿欲腐箕畢爲災物相瘠客歲霪雨川之東陰賊乘陽失常理草枯木脫悲萎黃金生粟死血神鬼易子作糜骨作炊凶厲感召誰爲使羽檄告賑遍鄰邦千里瘡痍扶未起乙未川東十數縣久雨成災斗米五金有易子食者湘鄂挽賑米十數萬石今年雨伯川南遊上陟扶桑結飛晷

長官祈禱開天心日麗西阿起秬稷烹羊宰豕酬神休萬頃青疇呈蕤蕤孰料豐隆迎號屏跋烏潛伏濡其尾愁霖復作塞四溟俄頃之間殊悲喜紹棠詩至天雨又隨之與寶鏡滌塵翳浴罷咸池駐清美

題城南試卷

高樹

二十年前寫試策六兒娶婦在京得老兄一見淚淋漓此是弟兄始通籍保和殿上風日炎弟坐殿廊兄內室兄書淹遲日踰午弟爲兄憂卷將撤三篇以後不停揮欲代兄書完趙璧那知書竟兩無誤下殿三竿見斜日朝房兀坐寂無事弟抽鼠毫盡餘墨迄今回首恍如夢石洞場邊草蕭瑟常經瀘館問行寓回憶都城遇兵燹甘泉宮中照烽火銅駝陌上生荆棘德兵攜去褚公書倭人拾得羲之帖武英殿板付焚燬永樂大典無從覓吾弟此卷何處藏並無蛛絲與鼠跡糊名紙角燦然新如見揮毫墨猶濕卷面二甲九十五朱字標題先帝筆卷尾讀卷十大臣首恩次徐終爲薛肝腸崩裂難久看付與六兒長什襲作詩記事寄拙園明歲入都跋卷帙

題彭雲石匹馬出關圖卽送歸夔州

高枏

烽火千山照遼瀋老羆臥道呼不醒書生奮臂枕瑠戈歸鞍尙帶胡霜影戰事初酣和議成一鞭歸臥雲安城虜在目中向誰說灞陵不見飛將軍

謂鮑將軍忠壯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八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石馬精靈在乞與真誠訴真宰好約曾胡下九閻戈船東指清遼海海上於今事惘然每從驛使問西川臨江高築武侯壘控馭烏蠻山外天鴻雁西飛秋影闊朔馬嘶羣悵離別幾時玉轡跨黃驄看君再踏盧溝月

雲根

蘇啓元

蒼石矗立萬松裏上有大字書雲根旁注皇宋庭堅作何人剽刻留深痕野老告我稱至寶時發光怪明朝暎往往且暮天欲雨雲氣蒼鬱相吐吞我生好古有奇癖呼朋走訪攜清樽婀娜剛健兩擅勝蛟虯蟠屈不可捫地僻境幽人罕到誰知妙筆今尙存安得良工拓萬本洛陽紙貴何足論坐觀起歎不忍去忽驚山寺鍾鳴昏

餘甘曲

蘇啓元

餘甘渡口樹棲鴉餘甘女兒顏如花玉釵拖頸拋螺髻脂香臉暈蒸紅霞問年未嫁十五六窗開影照春波綠銀鞍白馬少年來遙指紅樓亂心曲樓中學繡雙鴛鴦樓外絲絲垂柳長私心竊慕羅敷女明日蠶飢行采桑

憶昔先朝全盛日深宮聖母耽冲謐春暖慈寧上壽杯月明長信陳瑤瑟供奉承恩小叫天一時聲價重梨園協律新封都尉職賜酺還費大官錢當時海宇猶清晏和議初成罷征戰塞北葡萄奉御筵江南花石紆宸眷離宮六百繞蓬萊徹夜笙歌鏡殿開內院才人工度曲深宮小史解登臺孝欽常使宮人扮戲園亭自愛因

山起鞞鼓誰教動地來長安西去山河異南內歸來罷歌伎憑几同銜顧命哀

垂簾永罷臨朝制兩宮崩後醇邸監國孝定不復臨朝一自堯臺遏八音驪山無復翠華臨會稽道子

仍當國鞠部龜年屢賜金祇謂親賢承帝眷那知荒宴起戒心齊社將傾姜族弱處堂燕雀猶耽樂死節從無雷海清詼諧忍說黃旛綽別館離宮卽漸傾繁華獨讓錦官城煙花作記開南部壁月徵歌出後庭後庭花月誰爲主燕子箋翻新樂府當時一姓恣歡娛至今舉國酣歌舞歌舞流連暮復朝纏頭一擲錦千條祇知樂事年年盛誰識民生漸漸彫幾度桑田人世換依然鐙火迎歌扇展絹休臨鄭俠圖含毫且續伶官傳院本金元舊擅名豪家夜宴敞銀屏元戎顧曲周公瑾狎客參軍柳敬亭爲歡莫恨春宵促水調梁州歌續續謗史愁聞楊叛歌近人楊小屢一書誣讒宮闈過甚不足信也遺臣解賦王郎曲回首長安萬事非銅駝空惹淚霑衣霓裳法曲新聲歇麥秀荒城野雉飛世事年來幾翻覆舊人還見新人哭枉教大澤詐魚書終讓陳橋加袞服歌舞仍歸富貴家光明不照流亡屋天寶繁華事已陳公孫弟子更無人岐王賓客今誰在腸斷江南舞席塵

格鴟鴞

羅經學

格鴟鴞鴟鴞待哺聲嗷嗷欲耕無田受凍餓背負鹽兮市前過鹽丁奪鹽持刀鎗貧民往往遭殺傷鄉愚豈識有明禁遂爾十百常成行富商夾私官不問貧民販私朝有令囹圄桎梏無時休饑寒逼人誰肯聽其初但說仇姦商夜出捉人晝閉藏自牽散勇來瀘陽狐兔化爲豺與狼我聞高黃起鹽澤旬日稱王據城邑養成亂本民受殃戢而散之豈無策告爾民爾莫哀使君身自田間來儘有良策救爾輩忍令小事成禍胎殲厥渠魁有成算脅從之人聽解散安良除暴兵不勞化私爲官民感歎昨日爲鴟鴞今日爲雁鴻爲爾謀稻糧爲爾脫藩

籠從此吾民離罪苦雞犬桑麻成樂土婦進村醪兒唱歌試問當年誰活汝

恤涸鮒

羅經學

恤涸鮒涸鮒無聲淚如注昨日游泳潛深淵今日徬徨泣中路一朝失水愁無依涸轍焉能保朝暮城門火池中魚水深魚自樂池竭魚不蘇池既乾枯水窄狹舉尾潑潑觸四隅吁嗟鮒兮爾無苦主人放爾於南浦南浦連西湖好去勿踟躇欲報主恩慎勿疎殷勤爲覓雙明珠

海船

高 梢

分風劈流霹靂吼潮頭怒立蛟螭走兩岸停橈不得渡海船駛出吳淞口金鋪銅冒鐵牙檣雲構縱橫玳瑁梁雁齒露排前後市鮫客瓜分上下牀紅鑪火蕪烏銀熱雙輪磨轉驂駢急海畔查山烟一點狐燈青閃光明滅螺殼宵吹旅夢醒素練橫飛浪有聲飛廉逞虐素蛾泣轉瞬雲漢飛流星黑洋深黝光如漆墨采浮空天變色不知龍戰幾千秋蒼茫萬頃元黃血樞翻軸覆昏復曉六鼇掉尾狂瀾倒空中乍聞飛鳥過煙臺城郭望中小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〇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燕哺雛

高 梢

巢樑燕飛復飛烟中飛去雨中歸歸來羽毛盡襁褓不憂身不飽祇恐兒嗷飢香稻野無多兒嘶聲不息況有雞鶩爭方急利嘴長距勝不得苦將蟲蟻覓儲頰儲頰待子弗忍食可憐倦羽未曾歇乳燕昂頭笋班立翠味紫頰相啣接星星吐出珍珠粒魯先衛後齊飽德心如鳴鳩平且一一燕向隅未波及如怨如懟鳴幽咽老燕聞聲腸寸裂巢中兒泣母亦泣望兒反哺不敢必愁兒哺兒同一轍

悲合江

陳 鑾

我軍受降在符邑羣盜遁逃開城入漢幟高張天宇明更有滇池客軍集我軍歡呼客軍怒設覆待我遮歸路健兒三百半遭擒劇慘將軍斷頭處

悲昌平

陳 鑾

孟冬瀘合富人子金穴銅山忽傾圯豪徒兩次奪山來身雖未亡心已死移家輦貨居昌平孰謂福門臨禍水地險天寒聞哭聲有人顛墜山巖裏

狼兵謠

王沛霖

寇兵來狼與豺官軍至梳復篋豺狼容有祭獸時梳篋括剔窮毫釐搜粟摸金
載古史征權土貢自今始將軍所至清民煙膏怯於殺敵勇殘民一怒千人萬人死伏羌屬王家樓一堡被屠

吁嗟乎隴右之民貧瘠多原徼幸福承共和不能拒狼且引虎虎嘯狼餐餘幾
何

和趙樾村觀察登忠山

蘇俊

我生最好遊名山青城太白曾躋攀歸來雲壑若在眼常藉山水砭疏頑漢家
武侯奇男子天威凜人近尺咫大忠山上建祠堂髣髴英靈猶未死煙火萬家
連市井登樓直上江天迥沙鳥風帆上下船白雲黃葉高低嶺四顧蒼茫仍指
麾夕陽衰隴空纍纍白人到處開商埠黃種何年振國威使君至瀘凡五度花
木清幽文讌處石上題詩紀勝遊屢令過客回清顧歐美風雲捲地來河山變
色黯氛埃艱難時局勞瘡柱慷慨誰爲天下才

三月三日流觴曲水醉後放歌

蘇俊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一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三月青春深閒涉桃花林隔林得泉水引爲清流泛綠螳綠螳盈觴羅衆英析
波屈曲杯洄瀠游目騁懷信可樂草長花飛無限情況是春歸日將暮殘鶯幾
點啼紅樹我欲隨谿去問津武陵誰識桃源路泛金樽擊玉壺雖無絲竹聲有
鳥鳴相呼與君飲聽我歌我歌答山谷惜昔風流晉永和永和已矣今安在羲
之遺集哀情多乃知秋月春風一擲梭人生不樂當如何

五月十五夜泊安慶

陰懋昭

昨夜爛醉辭武昌亭午一覺過潯陽不須憑藉神風力帆影山光已馬當其時
五月夜十五江水微波月初吐解憐遊子送長征水月無情却有情月是故鄉
明水是峨眉雪長江淼淼寄相思明月回回照離別月照離人有多少離人見
月幾圓缺阿兄阿妹知何處峨眉月照江頭路故園紅透石榴花遙想團圓坐
月華也知阿季走天涯

題忠山詩 并序

趙藩

瀘州忠山故堡子山也亦稱寶山上有諸葛忠武侯祠明季提學黃岡

何蘧菴先生榜曰大忠山自是而忠山之名特著余往來於瀘者四次未及登也今年六月以監鹺至此受事後連日承楊檀叟觀察李湛軒太守折柬招遊文讌歡洽卽席賦七古一篇太守屬書之於石留山中墨緣光緒癸卯七月既望

江陽名勝聞忠山艤舟五度纔登攀不辭連日踐清約山靈償我腰脚頑寶山嵯峨故堡子丞相祠堂去天咫何公榜揭大忠傳義激人心常不死出城回瞰城如井高閣凌虛極清迥煙水蒼茫內外江雲霞明滅東西嶺杯行勸君君莫麾何不學仙豕纍纍誰家守土遺翁仲有鳥歸來喚令威櫂歌風送餘甘渡南定高樓問何處側想提師拜表行可憐盡瘁酬三顧懷古傷今百感來中原舉目莽氛埃皇天於世能無意宵旰方求曠代才

詩 五律

漢嘉送別孟琢菴

王正常

一年同作客分手歲寒時心緒逢搖落魂消此別離壯懷淹日月杯酒露鬚眉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二

瀘縣久康刷印社承印

相望平羌水紆回繫此思

題王方山輓葛超亭詩後

林基深

江上報哀聲初聞古涓城倉皇失知己痛哭想平生白雪誰爲和青山空有情名垂知不朽忍見見玉山傾

爲堯生題嶽色圖

陳鑄

大陸七萬里縱橫記壯游行藏身世感寥闊海天秋征馬潼關路長宵黃浦舟竭來思舊事憔悴望神州

送梅東閣龍少堅兩孝廉歸瀘

高枏

世局杳難問吾儕仍讀書半生纔至此改轍又何如洞秘飛雲處碑沉佛殿餘古人神可接清夢落瓊琚

同楊叔嶠顧印伯傅彤丞曾奐如劉裴村游花之寺

高枏

舊額留題在

曾賓谷先生題扁尙存

尋僧誤寺名

俗名三官祠

地偏無馬跡花落繫春情亂石牛羊

臥虛簷鳥雀聲空餘門外路沙輦送車輪

老境

孫燧

漸老知交少宵閒酒自斟物情流水意春事惜花心緣且將須結窮偏不廢吟
無因成美睡非是道元深

偶成

孫燧

一覺遽然悟閒知清趣長癖除觀自在身老爲誰忙酒美不空醉蘭多時有香
古人重明志何以答年光

和縣長張公曉發牛背石至天仙洞

孫燧

欲遂攀轅意荒村又遠行乘輿殘夢穩侵岸漲痕平靈雀歸來晚天仙縹緲迎
洞中殊氣候早暮嫩寒生

乙巳歲暮有感二首

羅順蕃

冉冉木葉下瀟瀟江水流浮雲起高塚陰雨入危樓獨坐無與語出門何所求
未能忘舊習聊與古人謀

繫古學道者絕俗學乃成自我讀書日事機屢苦更泥塗龜曳尾風雨龍一鳴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三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置身何處所惘惘有餘情

代友人次韻和曼公忠山補襖一二首

陶開永

寶山兵火後蠟屐幾登臨衣帶雙流合烟波一氣湛哀時淹庾信旅食感淮陰
未覺裴王遠高吟攬古今

幾度玄黃戰中原未息戈漏舟愁覆溺曲突忍蹉跎北府軍聲遠

去歲周吉珊師長駐此今移巴縣

東山野興多使君傳彩筆流唱滿巴沱

自慚樗散甚故步失邯鄲攬轡心猶壯尋春興漸闌河山兩戒在文物六經殘
休悵相知晚嚴公禮數寬

哭蘇仲榮法曹

王沛霖

負才遊上都垂死抵州閭朝有陳情表家無封禪書骨歸燕馬瘦魂斷峽猿孤
傾我數行淚春風舊酒鑪

石屏朱濟南直刺同年越日復招飲於此又成五律並以灾石 趙藩

離愁消一醉不記別何年重以文章契眷茲林壑緣炊煙藹城郭風幔展江天

歸路迎初月秋心已渺然

詩 五排

四峯山

董廷策

獨步凌層頂飄然欲上天峨眉開遠岸馬耳接飛煙翠壁三千尺丹巖億萬年
孤城圓更小二水帶交纏鳥喜棲蒼樹猿愁渡壁巔掀髯紅日拂抵掌白雲連
去住山無意遊歌客有緣清秋攀月好彷彿面嬋娟

敬生師館予家十五年甲戌冬辭歸作詩誌別

高枏

憶昔孩提日身顛百雉城為無師約束至使父憂驚枏七歲時放紙鳶由城上顛下始延先生在家教讀聞道楊

時學書傳晏子楹修函因驛寄倒烏下堂迎館帳西河設壺樽北海傾丹鉛圍

濟濟經典說鏗鏗不幸靈椿萎先父辛酉去世難為棣萼榮諸孤依老母累歲聘先生逃

塾耽遊戲焚膏補課程性愚勞講貫文劣費經營日月殊容易兒童漸長成丑

年荆始茂寅歲藻重賡乙丑丙寅七兄五兄入泮季伯皆游泮微軀未入鬢羊公慚鶴舞荀氏

愧龍名今歲逢宗匠前茅列弟兄黃堂傳面獎白屋播休聲今年歲試張學憲傳弟兄面獎似此邀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天幸都因化雨宏鱣堂宜久侍鵬路好遄征何意皋比徹將歸鶴墅耕含飴思

翼鳳載酒欲聽鶯回首嗟吾黨吟詩叙別情讀書先品行報國勉忠貞先生詩有砥行立品

昭氣節句金玉言良切針砭意已誠縱難光史冊誓不辱宗初雲樹千山遠風帆一

幅橫離羣居鹿洞惆悵李延平

詩 七律

書扇贈薛曲泉

自注云薛名治時攝瀘州篆

楊 慎

大賢為政即多聞杜老曾云我亦云千里清風傳穆頌兩江流水漾漪文停雲
遠樹傷遲暮對月高樓悵夜分葵扇揮毫酬雅意棠陰回首惜離羣

夏旱禱雨

夏五亢旱彌旬曲泉薛公精禋露禱霖雨應辰農望既欣道暘亦起詩以志喜

楊 慎

漫擬休埏戲廣川土龍泥鶴盡成捐風雲忽送三更雨庭院如鳴百道泉雲漢
於今無旱魃甫田自古有豐年吾廬坐愛涼如洗好續蘭臺賦颯然

病中秋懷

楊 慎

八月江陽暑未休赫熾朱侵迥添愁西岷秋老金猶伏南詔星迴火不流霜信

幾時來滯雁雨聲終日望鳴鳩似憐宋玉荷綢怨故遣班姬團扇留
南定樓前碧草春荔支林下少埃塵三瀘名號訛千古二水潛沱會兩津青箬
海商松舫集紅妝營妓管絃新多情莫悔登臨數良夜何妨秉燭頻
江郭西偏寂不喧卜居草草結櫺軒蕊珠樓接芸香閣紫洞天環薛荔垣書載
洛中三十乘經傳柱下五千言寬閒謝客緣貧病懶散從吾養性源
迢遰城西百尺樓登茲消暑亦消憂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吉甫
清風來玉塵涪翁妙墨換銀鈎餘甘渡口斜陽外靄迺漁歌雜棹謳

舟中留別韓旻菴任蒼巖詩

楊 慎

夢醒渾疑未別離止舟卻喜似歸時情親千里來相送衰病三秋指遠期間左
又興秦戍役殿前曾識漢官儀琵琶商婦君休聽恐動王涯貝錦詞

舟曉

朱 琬

鸚鵡將雛護石根莓苔綴纜雜衣痕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燒野村祈歲
鄉讎簫鼓咽坐風舟子嘯歌喧蓬牕興劇誰憐汝喚取青峯伴綠尊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送孫彥博之瀘州判官

管 訥

新除貳守向瀘川西上長安萬里船行李莫辭爲客遠判花政喜得君賢官鹽
歲汲千家井火米時收五月田緩帶從遊有佳興寄詩細寫薛濤箋

董侍中墓

阮時升

功著兩朝存故里人亡千載只孤墳山河未改生前舊禾黍今瞻隴下耘遺塚
有基猶識姓薦蘋無主獨悲君遙知英爽依然在欲挽炎精日已曛

贈譚驛丞

登科錄成化戊戌進士譚溥四川瀘州人係山東舊縣驛驛丞登第詩有西蜀句百可跋爲張驛丞誤

畢 瑜

一官恥不與清流退食遺編自校讎枳棘豈能棲彩鳳鹽車未必困驂騮東藩
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卻樊籠入佳境春雲萬里步瀛州

游天竺寺

楊 慎

本爲入山醫鶴病逢師元會大乘禪世人未解華嚴偈妙法遙從藥品傳香供
每添靈草味黃金卽布杏花田欲陪丈石維摩地三管筌篋別有天

庚子都門雜詠

陳 鏞

東西強虜竟鴟張漫說豨蛇薦上方朔簪燕弧慙技拙雲鷗風隼出塵忙請和
突厥終難信屢召桓溫未束裝忍聽大沽嗚咽水洗兵無術海蒼蒼
傷鴻病鶴墜紛紛婉轉哀鳴不忍聞直北時牽孤旅夢山中遙憶上林雲亂離
莫謂金能語烽火頻驚玉亦焚再過平泉莊外路蕭蕭臺榭長榆粉

題紀念碑

宋育仁

飲江滇馬忽千羣喋血沙場爲策勛兒女悲餘競笳鼓旌旗色慘變風雲漫吟
薛荔招山鬼能執干戈是國軍坐看逝川流日夜天垂盡處尙斜曛

題鵝坊壁

高樹

散吏驅車去復來重陽獨醉菊花杯頻年羈旅逢佳節亂世功名出霸才徐福
島兼鄰國土管公樓是望鄉臺故園風鶴今聞警遊子天涯尙未回

和喬勤孫

高樹

懷刺權門履烏闐何如陋巷樂吾天久辭仕版離冠帶聊把君詩當管絃著籍
喜消元祐黨編書漏寫義熙年回思伴直絲綸閣今日纔逢孟浩然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六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硯凍蟾蜍秃筆橫中宵起聽曙雞鳴終南不隱嘲种放塞北遲歸笑子卿款客
家貧惟毳飯和詩味淡似藜羹潁濱山谷聯姻好喜極東坡愛後生

和趙蕘生

高枏

風舞垂楊縷萬條一棚遲放紫藤梢愁懷未遣春將去鄉夢難隨雪共消少鶴
有山期竹隱新鶯無語過花朝東皇漸決思歸計休道征塵望轉遙

漫興

華國清

功名漫詡屬春官抱得銅章便不安訟到堂前聽本易詞從筆下判應難催科
有例聊隨俗弭盜無方敢用寬祇此一椿堪自信臨民常作子孫看

聞翔雲觀察致仕將歸悵然有感賦呈

羅經學

慈雲將去大江東失馬人爭惜塞翁天縱忌才胡至此事眞成怪欲書空皋比
落落曾憐我讒口囂囂竟誤公幾度欲歸歸未得可憐無計學冥鴻
當年諤諤好丰姿同寓京華久繫思市馬肯教夷狄笑批鱗惟有故人知黍棠
已自留千載枳棘猶難借一枝全蜀蒼生盡翹首祝公安穩到期頤

游朝陽洞

高 槁

杖藜尋勝翠微顛，洞入朝陽別有天。瀑布當窗涼欲雨，濃陰拂席淡疑烟。自憐異地長爲客，偶脫囂塵卽是仙。一樣龍團烹出好，山中汲得嶺頭泉。

頤和園

王沛霖

鼎湖龍去劍弓藏

自文宗崩後不復幸熱河

更闢西山避暑莊，海甸麴塵迎輦路。玉泉罨畫抱

宮牆，雲霞嶺近樓臺色。雨露天多草木香，休向圓明訪遺蹟。白頭阿監話滄桑。

聞高晴嵐編修補河南道監察御史

杜應鳴

玉堂仙吏舊詞臣，十載才名動紫宸。每嘆奇才頻點首，還膺異數許批鱗。行行驄馬人咸避，嶽嶽神羊氣自伸。等是知交心更切，要看鷹隼出風塵。

客舍偶成

杜應鳴

行囊檢點一身輕，且喜征途日日晴。山入太華多秀色，風來朔漠有邊聲。關門紫氣誰能識，大地黃河未肯清。聞說四郊民望澤，何時霖雨慰蒼生。

贈慧安和尚

溫 靖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州治之南三十里，方山八面忒多奇。遊人覽勝全憑杖，老衲消閒只是棋。可信天花圍梵座，寧輸芥子納須彌。賈公曾住法乾寺，好句偏逢大尹知。

訪聖可上人

王茂衍

遠尋精舍虎溪邊，中有幽人絕世緣。乍許陶潛參白社，何妨陸羽煮紅泉。行經花雨時聞偈，坐聽松風忽悟禪。共說無生機欲息，掃雲且上石牀眠。

辭郡述懷

張 潤

荏苒邊陲宦跡孤，銘心舊學本難誣。三年報政慙登剡，十載專城類守株。材魯蚤應耽礪壑，時平儘許憶蓴鱸。此生隨遇安如素，彼岸回頭況故吾。幾回稽首對彤墀，察吏安民帝命詞。彰瘴權微公道在，痾瘵念切比閭知。浮雲過眼歸烏有，倦鳥迴翔任所之。晚節天教清福償，可容消受到期頤。

薄暮閑眺南關馬路

艾希濂

南關流水湧車聲，遮莫啾啾毳行得意茶。雲看旖旎留春草，草費經營舞臺幻。相今猶昔拱木幽，魂斂亦驚知己偶。逢清話久杞人何事獨怍怍。

山連蒼翠水淪漪傍麓新開十里隄坐我綠茵談變劇故人青塚認留題秦桑
燕草天涯碧珠箔紅樓夕照西具有孤芳共誰賞不妨鴻爪印香泥

淝水

羅順蕃

投鞭意氣不勝驕一局殘棋戰劫消山色八公分地北江流六代啓南朝風颭
唳鶴傳宵警草木皆兵入望遙河洛未清誰遠志淮淝西去莽蕭蕭

端午日大雨阻遊鬱鬱不樂感賦

羅順蕃

西漢文章漫數公已多名譽滿江東十年見子尙短褐千里隨人今斷蓬蕉鹿
覆藏驚野夢轅駒局促老詩翁口譚一任諸君快沈毅原爲命世雄

詩 五絕

龍馬潭石刻

黃雲鵠

龍馬歸何處仙人未可尋唯餘潭下水終古照丹心

庚申秋夕旅店題壁

原作百首
錄五首

周于高

曉日黯無光黃埃飛滿地生不取賊頭死當爲鬼厲

原注寶山遇害時曉
日無光塵飛滿地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八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太息張睢陽不肯棄城遁魚網罹飛鴻九泉當飲恨

賊至巡檢署委員張據
案罵賊賊醢而食之

閒坐話他鄉未言先哽噎兒女冤魂多愁雲半空結

榮昌隆昌大足永川被
賊尤慘婦女死者無算

巾幗忽英雄臨陣娥眉蹙桃花馬上人重見秦良玉

時有唐老太太董老太
太禦賊於大墳壩等處

萬里君門遠朝朝報捷勞論功蒙上賞無敢望蕭曹

江西巡撫曹督全蜀軍
務楚臬蕭剿賊川南

採蓮曲

杜應芬

朝泛採蓮舟好花正堪弄莫過蓮塘西恐驚鴛鴦夢

古別離

陳金華

語君明早起離別莫回頭妾見纏綿意朝朝淚欲流

客思

月半他鄉客看春已落花此身不如夢一夜一還家

擬古

相別難相見相見難相別今生錯識君不能情斷絕

計夢

昨夜羲皇民前宵夢避秦不知今夜夢又作那朝人

月下賞梅

任謙

一片空明心數點天地意此境人不知靜中有深味

古意二首

涼風起天際皓月正當空繞樹驚烏鵲飛鳴秋夜中
秋閨不成寐蟋蟀鳴東壁悵然憶遠人枕前淚空滴

納涼

晨起納新涼水禽唳碧樹時聞櫂歌聲更入江風去

小市夜渡

羅鳳翹

星月黯無色江城見鐙影波濤夜不驚魚龍臥秋冷

雨中寄柏隱二首

兄弟別離久南鴻遲寄書何時一簑雨同釣柏溪魚
懷人聽雨聲閉戶愁獨酌遙問小園梅天寒應破萼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九九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題李仙實畫四首

施藻章

誰遺雙鯉魚慰我相思苦見書不見人春花了無語
有筆今已秃有書不知讀同時家國恨欲向湘纍哭

盆盎生古香幽齋呈清供蝶也遽然醒富貴春婆夢

空山寂無人秋容淡如水翛然傲世姿一洗瓶壘恥

春日泛舟

馬騰驤

春水綠悠悠波中打蘭槳遙聞款乃聲喚得千山響

珠巖雜詩

高枏

明代古墓存碑書張布政重刻眉山集後世無人問

張布政名第江西江右布政使與夫人合葬成化本三蘇集公所刻墓碑已剝

盡落

詩 七絕

丁巳元宵韓昞菴送燈詩

楊慎

多病新春減醉狂元宵作劇懶逢場華燈珍重勞相贈繡佛前頭禮定光

紀夢

楊慎

夢裏江陽荔子單，覺來枕上五更寒。含情懶對癡人說，強向杯中覓舊歡。

南州歌

曾璵

南洲春草江籬生，南洲日長沙鳥鳴。郎君莫向北湖去，不似南洲煙水平。

題玉蟾山

吳廷舉

川北湖南一水通，生涯半寄祝融峯。此身倘逐雲來往，又挂玉蟾山上松。

挽瀘州守蘇公闔門殉難

韓大賓

三百年來養士多，惟公仗節撼山河。忠山亭上清風句，

自注云公送黃僉事至亭題句云一榻清風從地起，半輪明月自天

來墨痕未乾歸卽被害

直並文山正氣歌

陰風吹徹錦江寒，扶送雙棺血淚乾。

自注云公殉難之次年辛巳五月公柩同舒淑人柩始得同歸故里

賴得聖明崇節義

設壇賜祭表忠肝

挽蘇忠烈

冷時中

背黔忠孝已多年，作吏邊疆肯苟全。城陷猶然圖巷戰，滿腔碧血灑瀘川。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〇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淑清氣骨本天生，殞首殉夫豈爲名。俎豆千秋齊不朽，三朝國史載芳貞。

臧獲從征夏與劉，心堅衛主死瀘州。誰人合葬忠山上，不使清流付濁流。

自注云予幼聞

公有四僕合葬忠山亦不知姓名今閱嗣君公呈知爲夏遷劉明蘇富鄭貞四人也

死主曾傳義婢三，秀貞烈魄葬眉嵐。沙場齊隕秋蘭命，觸樹尤憐小玉簪。

自注云時三婢

聞公討秀貞自經秋蘭自刎玉簪未笄亦觸樹而死

送蘇丈之黃陂任六首

王世貞

才云吳曲奏雲和，忽倚征帆唱楚歌。兩地春風試商略，吳江爭似楚江多。

仙籍雖通未便收，蘇家舊例是黃州。金蓮一夜春風引，還向鈞天夢裏游。

百徧行杯到手空，酒闌風雅自爭雄。前身敢道王摩詰，天下文章筱許公。

欲將何物贈神君，縹緲峯頭一片雲。行過齊安倘爲雨，却來秋雁好相聞。

蕭郎到處共仙斑，婁水風烟一楫間。最是方城分掌握，行春同上鳳凰山。

與君相見卽相憐，曾傍楊雄守太玄。千疊白雲千丈雪，不知何處是西川。

病起

清先著

移植甘蕉爲綠陰經年長大成林天寒霜落休輕剪恐有秋來未死心

自寫逸
民身分

贈海雲子

先 著

相逢炎月亦蕭森來處家鄉是古斟

自注壽光
即古斟國

與論山川幾人物仕秦王猛亦何

心 自注景略縣人苻堅得王猛幾同昭烈孔明魚水之合然
責其不仕晉而仕秦自是正論以上見沈德潛清詩別裁

生生菴

周其祚

江邊一徑傍籬笆荷蓀無心手種花我愛山僧閒處好煮茶聲裏說生涯

別友

李含英

破車羸馬出京都仍是高陽一酒徒寄語諸君須努力而今天地要人扶

題巖壁倒垂蘭花畫扇

李含英

一花一葉亦風流剪破湘江半壁秋畢竟根從天上落露華雖重不低頭

瀘州雜詠

羅經學

飛籤火急等追逋鐵鎖郎當滿道途借問鄰翁緣底事公庭今日比捐輸

咸豐軍
興時州

牧恆保藉防堵加徵
糧每石至十六七兩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一

瀘縣久康印刷社承印

萬千煙火繞城看鑄得新錢小似丸箇箇私爐都納稅半供遊勇半供官

私鑄尤
爲弊政

釀大獄數次
遺害甚巨

紀事

高 柵

符離韜略喪軍威誰守城東遽撤圍九廟生靈無恙否巨雷卅六向空飛
重門兩日無消息誰向東華問兩宮獨向街頭勤問訊路人稀少火光紅
廉威人說海剛峯一紙居然雪後松及到京師神變化始知骨鯁是神龍
軍府離筵唱凱歌中樞謔語問如何虛名枉挂平蠻印馬革新隨馬伏波
淨性明心老大臣不知錢穀不知兵無端召得西軍至都是陰陽變理成
瞽目佞俚手索錢入城頃刻返山巔似聞自詡回天手錯握元樞向左旋
北人歸北一家春禍水橫流看不真始信宋宗真實語爲官須用讀書人
先帝聯姻爵上公醴醴理窟變巫風橋山松檜皆垂淚教授經筵尙未終
巍巍相業賈公閭五鎮雄兵踞上都底事亂萌銷不得會看泥水困鯨魚
相府驍雄得奉先攀鱗附翼到王前臨期決戰飄然去但索城東買命錢

榜示初張報捷音忽藏蹤跡廢園深家中豪僕依然在只向街頭學綠林
拔去官條署白旂花驄西去馬如飛雖然請得查奸例未害商君早晚歸
司農新擢倍光華朱邸尋春共一家賭擲黃金爭買笑殺人端是賽金花
刈草除根五大臣碣砢珠玉不分明徐聯袁許孤忠在終古銜冤瞰帝城
冰雪聰明趙京兆玲瓏何晏更風流解鈴偏把鈴牢繫身在權門不自由
七人從事六人回忠孝如君亦可哀篤信玄壇拚一死魂歸應看老親來
重門雙啓未曾關飛信城中總不還聞道西陵慈輦去卻傳天子駐香山
眞信傳來自不同翠華西去泣秋風傷心尙有宮人井落葉哀蟬血濺紅

晚歸

李于鎮

寶子山頭落日黃餘甘渡口暮蒼蒼歸來莫漫愁沽酒釣得魚兒一尺長
脩武縣道中口占

杜應鳴

夏苗如草色青青二月春光滿驛亭回憶鴻泥留印處八年如夢又重經
宿邯鄲作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二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歷歷風塵念已休醒猶如此夢何求但期一夕還家樂願與先生借枕頭

長新店早發

銀河耿耿月微茫茅店雞聲接路旁信馬不知天尙早直駝殘夢過良鄉

邯鄲

秋陽如火灼征鞍長鋏歸來孰與彈一片熱腸消不得短衣匹馬過邯鄲

馬嵬坡

無端葬玉竟埋香駐馬三軍氣不揚一箇佳人難庇得無情皇帝李三郎
南內無人夜月涼淋鈴曲換荔支香傷心恨不如鸚鵡猶得逢人問上皇

大散關

大散關前路幾重不堪輪指計行踪門閭望久憑誰寄雲棧初經第一峯

灞橋

詩思而今竟若何長虹依舊跨橫波我來正值無風雪信馬低吟緩緩過
兩岸垂楊俯碧流去時曾記柳絲柔不知別後愁多少細雨和煙畫作秋

舟中雜詠

杜天培

江天水國是生涯楚尾吳頭處處家只有榜人風趣好瓦甌斟酒下紅蝦
素心三五共盤桓蓬底船頭聚處寬日午小僮炊飯熟曲肱團坐競加餐
水鄉真足勝山居夜景微茫畫不如恰似流螢明滅處滿隄船舶上燈初
朔風吹雪撼扁舟百感茫茫動客愁上下帆檣忙不了江頭閒殺是沙鷗
鐵路股東會會議有感

琴臺

何錫璠

衆說紛紛意見歧難將棒喝醒頑癡任教掉爛蘇張舌鐵案如山未易移

龍潭

江水潺湲咽古臺履霜一曲古今哀可憐點點思親淚灑作荒岑滿地苔
百尺深潭一鑑開溪山勝處碧潏洄行船莫動琅竿影恐引魚龍出水來
山圍潭水水圍山翠竹陰中一畫船惟愛此間無限樂偷閒來結水山緣
拙溪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三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嵯峨片石傍溪橫字跡模糊蘚暈生莫道此谿真箇拙能邀名士錫佳名

呂仙祠

跨鶴仙人愛遠遊叢祠零落寶山陬門前不是雲煙鎖定有人來借枕頭

餘甘渡

一水潏洄繞郡城餘甘渡口暮潮生多情最是扁舟子日夜殷勤送客行
餘甘渡下月籠沙兩岸人家水一涯何異秦淮三五夜盪舟處處聽琵琶

四香亭

小築園亭號四香四時花放氣芬芳繁華已逐林花盡空有頽垣對夕陽

飛雲洞

穹窿一洞枕江湄百尺流泉映夕暉惆悵讀書人不見白雲猶似昔年飛
白雲飛處洞天開石徑縈紆盡綠苔自昔子西歸去矣伊誰更爲讀書來

江陽兒祠

江陽人道有叢祠爲祀中興光武兒故事未看書漢史遺蹤曾說近秦碑

相傳在方山秦

必碑
側

徒勞杖履方山覓空見聲名舊志垂彼愛妄言姑妄聽此心何用更相疑
李實園刺史以余辭郡有贈依韻答之
張潤

束髮趨庭早授書堅持幼學竟何如而今舊制翻新樣那許沾沾抱古初
宣勤芒部未酬庸此後思君意萬重去就分途全晚節傲霜殘菊後彫松
陳雪巖招賞荷花

黃雞白酒興偏長賸有河干一派香清賞頓忘塵俗累不知身在武陵鄉

詠菊

風亂籬邊金萬點露涵枝上玉千英一生知己惟陶令不識姚黃魏紫人

感舊

高楷

由來孔李屬通家獎借何常吝齒牙堪歎孤星崔曙後荒墳三尺冷溪沙

鄒瀟舫
孝廉墳

在沙
溪寺

無極雜詠

高楷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四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好官不過近人情乍聽君言喜又驚七字抵人千百語旁觀且莫笑平平

李紳鳳閣書云

好官不過
近人情耳

方山

陳金華

名山面面湧蓮花玉立端方半壁遮九十九峯排一隊別無依傍自成家

春日信筆

一村花柳為誰春霧裏煙收眼界新我對青山山對我不知身是畫中人

大街卽事

大街深巷幾條斜帘掛東風掠杏花知己恰逢錢恰盡一壺春酒不嫌賒

田間

壞雲蒼莽漫天飛萬井田夫不肯歸趁未雨時忙叱犢陌頭楊柳挂簑衣

雲上人生日寄懷

任謙

峨眉絕頂雪山西

上人昔年生
日曾登金頂

我與雲公生日齊

余生後
一日

搔首欲歸歸不得杜鵑聲

裏鷓鴣啼

卜居

九十九峯高插天一峯纔斷一峯連只今我欲攜家去一箇峯頭住一年

登忠山

羅鳳翹

騎鶴臥龍何處去春城花木一時新三瀘形勝今非昔平遠江山是故人

山有武侯祠呂

祖閣黃涪翁曾題江山平遠四字今尙存

獨酌口占

朝來小飲對清樽泥巷落花深閉門春日閒愁澆不盡澹煙疏雨又黃昏

夜入虎門口占

星月無光海氣昏疏鐙處處見山村分明一夢還家去又逐潮聲入虎門

重九思家

魚泉久滯客星槎三月流光老鬢華

余五月寓此今三閱月矣

又是重陽好時節秋風秋雨倍

思家

柏溪隔岸是桃溪兄弟茱萸插未齊漫念遠人行役苦異鄉風味蟹團臍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五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題句非誇糕字新半生詩卷紀勞塵客中誰可談風月猶是交親三五人

此間談詩祇岑

秋與文古三昆仲今黃研伯來遊又多一人矣

十年禪榻一身閒何苦遲留雲水間歸去莫憂家壁立村居無恙好溪山

清明節瀘城女子師範學校種樹口占

學圃歸遲老莫嗟吟身猶寄冷官衙

校地即清學師廢署

門前不種閒桃李春雨栽培姊妹

花

隆昌曉發

鄒宣律

楊柳青青縮別情雞聲聽罷又鶉聲閨中若計征人路風雨隆橋第二程

錦江待發

談到看山氣便雄一肩行李葉舟中慣遊不作還鄉夢臥聽瀟瀟雨打蓬

卽景

一望平疇盡種蔬垂楊多處釣人居夜來微雨朝來霽兩岸青山畫不如
款客求魚僕輩忙江干喜聽夜鳴榔柴門侵曉漁人叩網得鮫魚一尺長

雨過園林翠欲流
喚人嬌鳥語啁啾
杖藜信步尋幽去
行到金雞古渡頭
漫成一絕

神仙富貴兩無緣
鬢髮雖凋骨相堅
誰料十柵山館客
清吟淺醉送流年

秋日雜詠

纍纍龍眼壓枝低
雨打風吹欲浣泥
幸免兒曹攀折苦
園東飽啖到園西
種得芙蕖半畝塘
亭亭立水引風涼
終朝長向堤邊立
愛爾無花葉亦香
新筍芽依舊筍生
趁涼早起繞林行
今年雨較去年足
添得龍孫無數莖
立秋連夜雨淋浪
禾稼如雲被隴黃
幾處人家炊欲斷
羨他隣叟早登場

江樓晚眺

紅樹江樓對晚秋
帆檣歷歷引歸舟
夢仙亭在濃陰裏
一點斜陽挂上頭
題賈似道半閒堂

癖愛西湖水與山
平章風月每忘還
美人蟋蟀堂前鬪
堂上何能半日閒
夢遊西湖訪林處
士家有作醒而誌之

瀘縣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六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處士高風世已移
孤山猶在水之湄
欲知何處詩人宅
一路梅花立斷碑

舟過福州啖乾荔子

陳鑄

安得紅囊注玉漿
隔年珍果尙餘芳
華清春暮楊妃老

蔡君謨謂乾荔子爲老楊妃

空憶王家十

八娘

閩王家有丹荔名十八娘以其鮮嫩也

壬寅元宵日遊忠山晚歸

羅順蕃

風淡春和宿雨收
江平水闊接天流
閒身經此甯非福
旬日忠山得兩遊
大江小江燈火明
簫鼓冬冬動滿城
天下有誰撐破壞
眼前莫謂遽昇平

山居卽景

艾希濂

苦中尋樂混朝昏
桑者閑閑十畝村
青笠綠簑春散社
粉榆陰裏醉扶孫
雞黍殷勤勸餐鄉
人猶是重儒冠鬚
眉白盡藍衫舊留
作前朝骨董看

周官

王沛霖

不火周官錯怨秦
蒼生再誤執經人
淮南仙術蕭梁佛
猶是區區自殺身

由高洞橋舟行至花背溪

羅順馥

溪上風清白鶴飛輕舟容與弄晴暉行旌到處萑苻淨風鶴無驚入翠微

喜成功

呂 韜 公略

烈烈轟轟午夜驚合圍羣鬩若雷鳴負隅何若栖遲久逼到臨時獸竄行

一隅安用衆軍攻烽火聯營只內訌九節度師無節制遲遲觀望始成功

甲辰在汴遊二曾祠

熊 燾 沉生

逍遙梁園思前代莽蕩叢祠說二曾十畝煙波春水闊蛟龍睡熟喚能磨

韜略英風邁九州湖湘子弟薄寺侯似聞人誚殘同種衆口悠悠付逝流

藝文志附詞一闕

送薛曲泉之鎮雄勘夷手卷詞

鳳棲梧

楊 慎

自序云澄清德水天開龍馬之湖洋溢恩波春滿魚鳧之國在民岩而堪誦叶公論以無踰緬惟郡少邦伯曲泉薛公澗水奇才鄴城甲族鉤河撻洛擬竹箭之穎資騰茂蜚英呈天球之秘寶升從赤縣出守朱

方西陵有召父杜母之謠南巴分九里八鴻之潤自公覆露蒞茲江陽在昔歌廉薄言觀期月之仁政於今借寇奚必分刺使之眞符北山賢勞欲息踴躍用兵之策東臺被命須仗填寬迥駕之行昂昂千里駒

笑鄙夫畏首畏尾蔚蔚九變豹倖小人革面革心惠我無私式過其歸是祝贈公不拜未占有孚則然聊申蚘竅下里之歌用代驪駒在門之什

借寇歌廉春有肥皂蓋朱幡輝映江陽郭一掬清泉斟且酌候人無事閒鈴閣

瀘 縣 志

卷第七

藝文志 詩

一〇七

久康鉛石印刷社承印

瘴域南方勞鎖鑰靜柝沉鋒虎兕成鸞鶴風颭歸旌詩滿橐休遲竹馬兒童

約

瀘縣志卷第七刊誤表

九七	九〇	八五	七六	六六	六四	五九	五二	五一	四三	四三	四二	三七	一一	九	七	七	篇別
二五	一〇	三	一五	一三	二四	一九	一五	一九	九	二	三	一四	一四	一八	一七	一	行別
二四	一八	二七	二三	一二	九	二	八	一八	二三	二三	一九四	八	八	二二三 三三三	一一〇	一	字別
草	狐	今	霜	弦	麟	韓	名	鮑		櫛	聚		銓	壽辨	此欽		誤
花	孤	金	孀	絃	鱗	諱	民	飽		礪	娶		榮	籌辨	欽此		正
																	多
									金			寺				樊	少